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民间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元

摸花娘
一诺半生
中原大战中的美人计

2020.7
【下半月】
总第561期



民间故事选刊在线阅读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王子鉴作品选



王子鉴简介

王子鉴，1970 年生于河北井陉，别暑晴雪草堂，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6 岁习颜体《多宝塔碑》《颜勤礼碑》《颜家庙碑》，16 岁习行书《兰亭序》《圣教序》及米芾、王铎、唐寅诸家，临池不辍。

国画初学《芥子园画谱》，拜著名画家牛朝为师，攻传统山水画。2019 年在北京画院完成高研班学习，书画作品多次入选各类书画展览并获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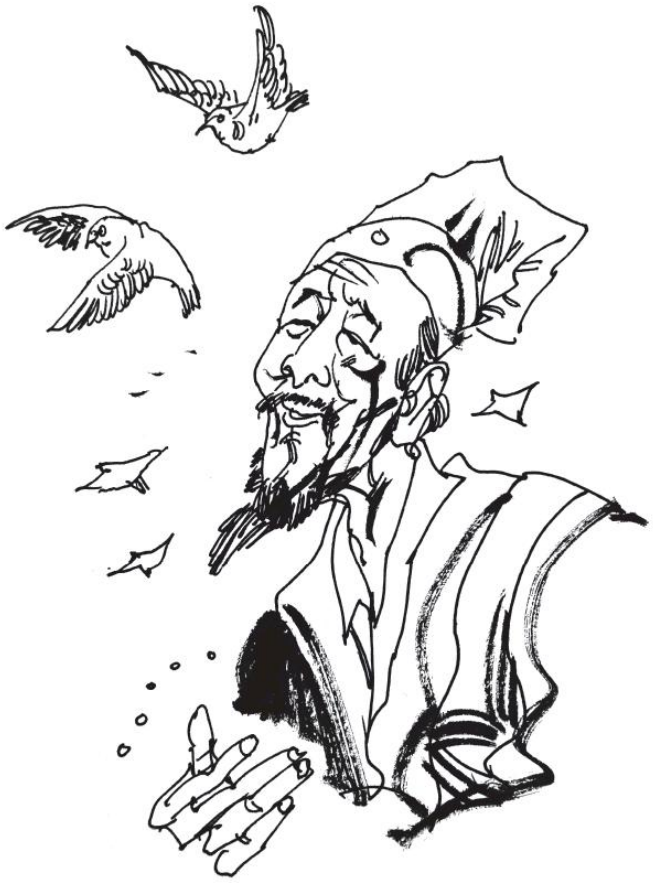




王子鉴绘画作品

麻雀救难

◇文／尹成荣　图／段明



明朝末年，有个叫柏之桢的人，非常喜欢动物，从不伤害它们。

冬天到了，麻雀们四处觅食，不时飞进他家院子。柏之桢见了，就在院子里扫出一块儿空地，把谷物撒上让麻雀吃。麻雀们见了，顾不上害怕，赶紧扑下来啄食。看到麻雀吃饱后欢叫着飞走了，柏之桢非常高兴，此后每天都在院子里撒谷物。

久而久之，麻雀天天来柏之桢家吃食，还围着柏之桢飞来飞去。

快过年了，村子里突然闯来一伙土匪，挨家挨户连抢带拿，还杀死不少人。柏之桢听说后，带着全家躲进地窖里，大气都不敢喘。

土匪来到柏之桢家，看他家的院落像是富裕人家，非常高兴，可一进门，却见院子里只有一群飞舞的麻雀，冷清寂静。土匪想：有人住的人家怎么会有这么多麻雀？这家人一定是听到风声，收拾细软吓跑了。所以，他们连屋也没进就走了。

土匪走后，柏之桢从地窖里出来，到村里走了一圈，只见遍地狼藉，而自家的东西一件也没丢，院子里的麻雀仍在叽叽喳喳。他立刻明白，是这些可爱的小生灵无形中救了他全家。

选自《故事会》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7（下）【总第561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精彩首页

麻雀救难　尹成荣　1

今古传奇

摸花娘　余新国　4
撤退时刻　陈振林　7
亮绝活　庄桂良　9
泣血红豆杉　潘李君　12



险境迷踪

疯狂的决定　[法]皮埃尔·库尼　16
惊险汽车大赛　19

天下奇案

十岁的委托人　[日]原寮　21
圣彼得堡复仇亡灵　罗倩仪　24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宫廷秘事

酒蟋蟀　焱燚　29
改河名　魏炜　33
大总管南下　汪培君　35

乡野异闻

饲猴人　红娘子　38
小篾匠的手艺　江永年　42
神磨　侯发山　46
废艺　孙毛伟　47

世情百态

胖百合的春天　朱砂　50
野猪来袭　查老三　54
神铐子　蒋世平　57

美德风尚

原来是你　杨辉素　59
一诺半生　李春华　62
救父　李雨桥　65



传世传说

重返董家桥　乔山松柏　68
姜八郎逃债　陆春祥　72



秘闻纵横

传国重器“九鼎”失踪之谜　李绍平　74
戴笠“遗嘱”　陈侃章　77
中原大战中的美人计　民柬　79

沧海拾贝

“元旦”始于民国　倪方六　11
不识才　史半山　18
迟到的处罚　沈南均　32
张大千智赚“地皮大王”　盛世　45
赵构用公筷　张希　49
志愿军靠什么顶住了美军　76
巧得妙方　郭卉　80

摸花娘

◇文／余新国　图／段明



倒霉的一摸

早年间，有一支叛军定下这样一条规矩：攻下城池后，作战勇猛、立下战功的士卒可以从掳来的姑娘中挑选一个作为老婆。因姑娘们有美有丑，有胖有瘦，为了防止士卒哄抢，军头往往将士卒的眼睛蒙上，摸到哪个姑娘算哪个姑娘，美其名曰“摸花娘”。

这年，有个叫王二嘎的士卒终于得到个机会。军头一声令下，鞭炮响起来，锣鼓敲起来，摸花娘活动便开始了。只见几百个姑娘围成一圈，个个表情木然，心惊胆战。她们都是战火中幸存下来的人，亲人要么战死，要么被叛军所杀，她们不愿嫁给杀害亲人的仇人，但她们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

相反，来摸花娘的士卒则个个春风得意。他们被蒙上眼睛后，在牵引下，先后进入女人的包围圈。按照规矩，男人只能摸女人的双手，依据手的宽窄、柔韧、胖瘦等，他们大体可以判断出女人的特征和能耐，然后从中选出自己喜欢的。一旦牵手，不能反悔，否则军法处置。

王二嘎是第22个被牵入女人圈的。他按捺住激动的心情，暗示自己：冷静，再冷静。王二嘎参加叛军就是为了摸到一个花娘给自己当老婆。他家太穷了，母亲又双眼失明，不能做体力活，他做梦都想娶到一个贤惠妻子，一来伺候母亲，二来不让王家断了香火。

王二嘎开始“下手”了。第一双手，粗粗糙糙的，王二嘎推测这可能是个做体力活的仆人，自己参军前就是个做苦工的，他可不想再找个粗人做伴；第二双手，柔柔软软的，应该是个心灵手巧的大家闺秀，但这

样的女人往往弱不禁风，很难适应贫穷的农家生活；第三双手，感觉有点肿，不用说，这肯定是个倔强的女子，在被叛军抓到后，想必因不听话而挨了不少打，这样的女人更不敢娶……摸来摸去，王二嘎还真难选中意中人。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眼看王二嘎还在犹豫着，军头不乐意了，他催促王二嘎快快作出决定。恰在此时，王二嘎摸到一双奇特的手，这双手的手心在不停地冒汗。这时候已是初冬，天寒地冻的，手怎会轻易出汗？是紧张、害羞、惊恐，还是另有隐情？

不抓一般的，就抓特殊的，王二嘎心一横，死死抓住这个姑娘的手不放。现场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

解下蒙布一看，嘿，面前的女人面如桃花，肤白如雪，仿佛仙女下凡。王二嘎乐得嘴角贴住耳根。

摸花娘结束，军头便给这些新郎、新娘各安置了一个小洞房，让他们亲热亲热，三天后将由“遣送兵”将新娘们送至各自的婆家。新郎是不能回老家的，军头担心士卒会一去不复返。

邵健是王二嘎的战友，两人平时常在一起聊天、打牌、喝酒。第二天上午，邵健见王二嘎一个人喝闷酒，便凑了上去。几杯酒下肚，邵健大着胆子问：“嘎弟，刚娶了美若天仙的姑娘，应该做梦都在笑，还能有啥不开心的事？”

“老子算倒霉透了。”王二嘎“啪”地拍了一下桌子，“这次竟摸了个……嗨，不提倒罢，一提起老子都要恶心死了，真想一刀宰了她！”

邵健一愣，这花娘咋了？是长得丑还是……

勇敢的一刀

在邵健的再三追问下，王二嘎终于道出了实情。新婚之夜，王二嘎急着跟新娘亲热，谁知新娘“扑腾”一声跪地，声泪俱下地哀求道：“大哥，求求您，千万别杀我，我是男儿身啊！”

原来，军头给每个勤务兵分配了掳掠十个花娘的任务，一个勤务兵忙碌了几天也凑不够数，无奈之下，就把戏班子里长得眉清目秀、经常扮演反串角色的朱文俊抓来滥竽充数。正是这个原因，被摸时朱文俊吓得手心冒汗、浑身颤抖。也该王二嘎倒霉，这几百分之一的概率，让他给碰上了……

“他妈的！太捉弄人了，老子今天非宰了这龟孙不可！”说着，王二嘎霍地站起身，提刀欲走。

“万万不可呀！”邵健一把拦住王二嘎，“你想想，那小子也是被逼无奈才做出这种荒唐事，真正戏弄你的，是那个勤务兵，是咱们这支纪律不严、行动涣散、不讲信义的队伍啊。”

接下来，邵健愤愤地说，刚起义时，叛军头目就声称只用一年多时间就能打败官军，让大家升官发财，如今几年过去了，仅占领几座偏远的州县；曾许诺月月发军饷，决不拖欠，如今半年多没发过一丁点儿银两；曾宣称是为老百姓打天下，可攻下城池后，抢劫财物，干尽伤天害理之事……这样的队伍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就是一群烧杀抢掠的土匪，呆在这样的队伍能有啥前途？

“邵哥说的是，说实话，老子早就想逃走了，只是身边总有耳目盯梢，不敢轻举妄动。”王二嘎摊着双手说，“再说，咱们这些反叛之人即使逃出军营也难有活路，要是被官府抓住，还不照样是死罪？”

听了王二嘎的话，邵健像是下了决心似的，他凑到王二嘎的耳边说：“要是嘎弟信任大哥，大哥倒想给你指条明道……”

半个多月后，叛军头目带着一群随从来军营巡查，王

二嘎趁头目不备，手起刀落，头目的脑袋瞬间落地。接着便是一阵厮杀，好在埋伏在城外的几千官军及时赶到，叛军见势不妙，有的逃跑，有的投降，负隅顽抗的则被官军杀死。激战仅仅进行了一个多时辰，这股叛军就被彻底剿灭。

其实，邵健是官军派来的卧底，他早就拉拢了一部分士兵准备反叛，只是没有遇上一个合适的人选打头阵。此时恰巧看到性格暴躁、敢想敢干的王二嘎被叛军愚弄，于是鼓动王二嘎造反，再联系城外的官军来个里应外合。

叛军被收编后，新成立了一支队伍，因王二嘎有功，被任命为副统帅。自此以后，王二嘎的身份和地位大变，他身披将帅盔甲，威风凛凛，呼风唤雨，令众人羡慕不已。

但此时的王二嘎并没被荣华富贵冲昏头脑，他每时每刻都记挂着家乡的老娘。他参加叛军是背着母亲的，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母亲过得还好吗？

欣喜的一疤

王二嘎决定速速回家乡一趟。经过几天奔波，王二嘎带着随从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他原先心想老家的房子肯定破烂不堪，屋内肯定十分凌乱，谁知到家一看，房屋修葺一新，家具、床被、锅灶一应俱全，红光满面的老娘正躺在藤椅上悠闲地哼着小曲呢。

真是奇了怪了，正疑惑着，一个英俊男子突然背着一捆干柴从门外进来，王二嘎抬头一看，这不是朱文俊吗？

朱文俊洞房花烛夜显露“真身”后，王二嘎一直想杀他，以泄被愚弄之恨，但在邵健的说服下，王二嘎放了他一条生路。朱文俊为此万分感激，愿效犬马之劳报答不杀之恩。王二嘎见朱文俊属实诚之人，便顺水推舟，让朱文俊继续扮成花娘，到老家探望一下母亲。后来朱文俊果然以花娘的身份，被叛军的遣送兵送至王二嘎的家乡。朱文俊见王母双目失明，生活十分困难，就认王母为干娘，留下来精心照顾王母……

“想不到你小子还真是讲信义之人，你这个兄弟，我认了。”王二嘎赶紧帮朱文俊取下肩上的干柴，兄弟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母子团圆，总有说不完的话，可军令一道接一道地传来，王二嘎必须尽快归队。“我走了，母亲谁照顾？”王二嘎愁得寝食难安。朱文俊仿佛看透了王二嘎的心思，他试探着说：“大哥，要不你就娶个媳妇吧，让嫂子终身照顾母亲。”王二嘎想想也是，就点了点头。

将帅要娶亲了，消息传出，上门提亲的踏破门槛，有些媒人甚至直接将姑娘带了过来。不到一天时间，屋内屋外已挤满了妙龄女子，个个貌美如花。以前家穷，娶不到媳妇，如今美女成群，反倒不知道该怎样选了。更为难的是，这些姑娘中，有的是地主的闺女，有的是知县的千金，个个来头不小，家家不敢得罪，这可咋办？

关键时刻，还是朱文俊想出了对策。他红着脸说：“大哥。不如再摸一次花娘吧，这也许是最公正也最不得罪人的办法。”王二嘎苦笑一声：“也只好这样了。”

说干就干。这次“摸花娘”是在保长的主持下进行的。鞭炮一响，锣鼓一敲，被蒙住双眼的王二嘎便开始“摸”起来。跟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他摸到的几乎全是柔柔滑滑的纤手，他知道，这些姑娘多数出自富贵或官宦人家，虽长相漂亮、知书达理，却经不起风雨，更吃不了农家的苦。

正犹豫着，王二嘎忽然摸到一双别致的手，这双手的手背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王二嘎顿时一惊，进而一喜，莫非是她？

十几年前，王二嘎和任小花同在本村一个地主家干活，王二嘎放牛，任小花割

草。两个孩子经常结伴而行，渐渐地彼此都有了好感。有一次，任小花生病了，割草的活很难完成，这时候王二嘎就想帮她，而倔强的任小花不愿劳累别人，双方争执之时，任小花的左手不小心碰上镰刀的刀刃，割下一道长长的血口，瞬间鲜血直流。王二嘎吓坏了，赶紧采了一把止血草，嚼碎，涂在伤口上。后来，伤口愈合了，却留下一道难看的伤疤。这件事后，两人的感情加深了，并许下永结同心、白头偕老的誓言。只可惜长大后，任小花的父母嫌王家穷，始终不肯答应他们的婚事，还将找上门讨说法的王二嘎狠狠地揍了一顿。此事深深刺痛了王二嘎的心，冲动之下，他才参加了叛军……

是她，一定是她！王二嘎欣喜之下，一把攥住这双手不放。

后来，母亲讲述了任小花参与此次活动的前后经过：王二嘎“失踪”后，任小花的心中仍装着他，因而对其他追求者一律拒之门外。她看到王母生活十分艰难，便经常背着父母上门接济王母。王二嘎衣锦还乡后，任小花觉得配不上他，便一直躲着他不见，还是在王母的多次劝说下，任小花才来到这次摸花娘活动，谁知一摸一个准。

选自《乡土·野马渡》

撤退时刻

◇文／陈振林　图／段明



这一场战斗旷日持久，接连地拉锯。

昨天，在这老鹰峰，双方又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战斗，敌我双方各有伤亡，拼杀的声响似乎还在耳边。就在刚才，还弥漫着炮火气息的战场边，将士们接到了最新的命令。这是一道盼望已久的停火命令，战争终于结束了。

士兵们欢呼起来。他们

已是筋疲力尽，身上到处挂着彩。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这下，终于等到了撤退的好消息。

兵团最前线的是二连。二连连长王大虎，昨天其实已经安排好了今天的作战计划。王大虎是山东大汉，说起话来虎虎生威，是个能打仗的好手。按他的计划，我方今天完全能拿下老鹰峰。

但是撤退的命令一来，当然就得立即撤退。

“马上集合全连的将士，三分钟之内务必全到。”王大虎发出了命令，他要集体训话，传达上级指示。

敌军长官也在集合兵士，他们也在同一时间收到了撤退的命令。居然，在集合的士兵中传出一声又一声的口哨声。他们也实在是累了，这时实在是兴奋了。

队伍集合了，王大虎派人认真清点着人数。很快就有了清查的结果，战士李江林不见了。

王大虎的眉头皱了起来：“这个李江林，到底跑哪儿去了？昨天清查时，他也迟到了好大一会儿。他难道会临阵脱逃？”

士兵没到齐，暂且不能撤退。连长王大虎立即做出决定，派出一个班的战士去寻找李江林。半个时辰之后，有消息传到了连长王大虎这儿：李江林跑到敌方的地盘上去了。

“这还了得？一定要严肃处理！”王大虎发脾气了。

一旁的参谋陈平发话了：“李江林这小子，投敌怕是不可能的，恐怕是报仇的念头又来了，去找人报仇了吧。”全连都知道，当初李江林、李海林兄弟二人一同参军，同在二连，同上战场。就在上个月，弟弟李海林被敌军的冲锋枪扫射，中弹身亡。看着弟弟身上的弹孔，李江林当时像疯了一般，哭喊着要为弟弟报仇。

不一会儿，李江林被陈平带到了王大虎的面前。王大虎劈头就问：“是不是跑到敌营去了？”

李江林点了点头。

“那是又去报仇了吧？李江林啊李江林，你这样哪里是报仇，你这是去送死啊！”连长王大虎的声音更大了。

班长陈平说：“我们见到李江林的时候，他正从敌人地盘向我方跑来，后边还有几个敌方士兵在追赶他。他的右脚当时已经受伤了，还好，他踏入了我军营地，我们也正好赶到，那几个士兵便停下了脚步。”

王大虎这才发现，李江林的右脚还在流着血。

李江林静了静，他说话了：“连长，是我违反了军纪，我不应该擅自离队。昨天今天我一共违反了两次，我愿意接受处分。”

“那你昨天是去做什么的？”班长陈平问。

“好吧，我就直说吧，我是为了报仇，为了多杀几个敌人。昨天，我离队偷偷潜到敌方地盘，在老鹰峰北面山脚下埋下了六颗地雷。”李江林说。

“可是，李江林啊，你是军人，你得服从命令，”王大虎继续说，“那你今天到底去做什么呢？你已经知道要撤军了啊！”

“今天，”李江林顿了一下，“今天，我又去了敌方地盘，我其实是去将昨天我埋下的六颗地雷清除干净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班长陈平问。

“正因为我知道了敌我双方会立即撤军，我担心昨天的地雷会在今天爆炸。因为我埋下的地雷位置，是他们的必经之地。”李江林说完，像放下了一副重担的样子。

“这脚呢，为什么受伤？”陈平追问。

“我去扫雷，正在清除最后一颗雷，被对方发现了。他们一追，那颗雷引爆了，我的右脚就受了伤……”

李江林的声音更低了。

一向雷厉风行的王大虎这下子怔住了。他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样处置这个违反军纪的李江林……

选自《军事故事会》

亮绝活

◇文／庄桂良　图／黄胜



根彪有个绝活，弹弓打得出神入化，人也因此有些自负，平日惹祸不少。

前段时间，根彪因为用弹弓打大雁，被公安机关训诫了，一时闹得满城风雨。根彪觉得自己失了面子，负气出走，行踪飘忽不定。

这天，根彪接到舅舅老霍头的电话，只听老霍头心急如焚地说：“有个叫薛剑的，最近整天在山庄外晃悠，腰上还别着个弹弓，不晓得他到底要做什么……”

老霍头在溪河岸边有一家山庄，主营农家乐。根彪从小是舅舅带大的，一听舅舅遇到麻烦事，也不顾面子了，立马动身赶了回去。

见到根彪，老霍头说：“你一回来舅舅心里就踏实啦！”

根彪赶紧说：“您打小把我带大，有事我怎么会不管呢？”

老霍头疼爱地看着根彪：“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舅舅怕你年轻气盛动粗使暴，反倒事与愿违。那个薛剑精着呢，你可别胡来。”

根彪答应舅舅一定见机行事。

这时，老霍头指着远处的一个人，说：“那人就是薛剑……”

“我去会会他。”说着，根彪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了薛剑面前，对他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一再登门，能说说是为啥吗？”

薛剑斜楞了一下眼睛，反问道：“你是谁？”

根彪如实相告：“我叫根彪，是老霍头的外甥。”

薛剑眼前一亮，立马转换了口气，说：“可把你等来了！”

根彪狐疑地问：“等我？”

薛剑笑道：“听说你的弹弓打得出神入

化，却一直无缘见识，我来这里，为的就是你那绝活。”薛剑还说，他是个弹弓迷，寻不见根彪，就来山庄“守株待兔”。

谁知根彪冷冷地说：“我金盆洗手了，你没听说吗？”

薛剑脸上堆着笑，掏出一把闪着银光的弹弓，话里带话地说：“莫非你是徒有虚名？”

根彪怒了：“你想怎样？”

“我想跟你亮绝活，”薛剑顿了顿，又说，“搭台打酒瓶子怎么样？既不违规也不犯法，我只为一个字——名。”

根彪气直往上涌，他曾经苦练弹弓打酒瓶多年，薛剑这明显就是挑衅，于是他狠狠地说：“行，谁输谁土豆搬家——滚球子。”

薛剑笑道：“一言为定！”

老霍头认为这是个解决问题的好机会，因此全力支持。

很快，山庄里搭起了台子，只见台中央摆着空酒瓶，射击位在台口二十米开外，规则是每人打三轮，每次十个空酒瓶，以打掉的空酒瓶多少定胜负。听说有打弹弓比赛，山庄里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

比赛开始了。根彪戴上护目镜，首先出场。他从怀里掏出桃木弹弓，装丸、拉筋、瞄准，一气呵成，只听得一阵“噼噼啪啪”响，台上的十个空酒瓶，碎的碎、倒的倒。很快，台上重新摆好十个空酒瓶，根彪如法炮制，一阵“噼噼啪啪”过后，空酒瓶又是一个没剩。接着进行第三轮，根彪依旧是弹无虚发，他的脸上不禁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面对这一局面，薛剑也戴上护目镜，掏出闪着银光的弹弓，沉稳地上弹丸，之后弓步蹲起，气走丹田，拉起皮筋，歪头瞄准。

看热闹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薛剑稳住心神，开始一阵斜角劲射，只听得“砰砰砰”一阵响，全部弹无虚发。接着第二轮、第三轮，台上的空酒瓶也是一个不剩。

众人一片喝彩，二人打了个平手。这样的局面也在根彪的意料之中，看来，薛剑不是个绣花枕头。

这时，薛剑不服气地说：“不知你还有什么绝活可亮？”

根彪淡定地说：“我能用弹弓打山上的溜达鸡。”

薛剑饶有兴味：“噢？打溜达鸡，怎么可能？我倒想看看。”

老霍头的山庄放养着一批溜达鸡，身形灵活，野性十足。铁锅炖溜达鸡是山庄的招牌菜，抓鸡常常要好几个人围追堵截，颇费气力。

过了一会儿，围观众人跟着二人来到山坡前。溜达鸡见到人群，都万分警觉。

只见根彪一手握紧桃木弹弓，一手从衣兜里抓出一粒钢珠，夹钢珠、拉皮筋，目不转睛地盯着鸡群。突然，根彪飞脚踢起一块石子，鸡群受到惊吓四处乱飞，与此同时，根彪的钢珠已经打了出去，一只溜达鸡应声倒地。

又是一个出手不凡，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叹。

根彪得意一笑，向薛剑投去挑衅的目光，薛剑却指着山下的池塘，说：“我的绝活是坐船打塘鱼，你信吗？”

鱼在水里游，水本身有阻力、会折射光，根彪根本不信弹弓能打鱼，于是说：“那就试试吧！”

众人兴致勃勃，簇拥着二人来到塘边。接着，二人跨上渔船驶向塘心。薛剑站在船尾，手持弹弓盯着水面。很奇怪，船尾似乎真有一群鱼追来。说时迟那时快，薛剑的弹丸已经打了出去，只见一条鱼在水中翻腾起来，一下跃起，又一个猛子潜下，接着又跃出、再潜入，上下翻飞挣扎，直到精疲力竭，被乖乖地收到船上。

这样的绝活让全场都沸腾了，只有根彪铁青着脸，一言不发。也难怪，长这么大，他还是第一次见人用弹弓打塘鱼。

渔船靠岸后，众人看明白了，薛剑的弹弓，打出去的是留有倒刺的鱼镖，鱼镖尾部牵着一根细线，连在薛剑腰间的滑轮上。

众人散去，根彪对老霍头讪讪地说：“舅舅，我输了……”

谁知老霍头笑嘻嘻地说：“没关系，今天来山庄用餐的顾客都排起了队，简直是喜从天降啊！”

根彪不解：“怎么回事？”

老霍头分析说：“重点就在亮绝活，聚拢了人气……”

根彪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转身来到薛剑面前，客气地说：“你我总共亮了三次绝活，第一次打空酒瓶，以静打静，打个平手；第二次打溜达鸡，我以静打动，你没出手，不能说明我赢；可第三次，你在渔船上打塘鱼，以动打动，我确实没这本事，说实话你赢了，我愿意把‘名’送给你。”

薛剑狡黠地一笑，突然问道：“用弹弓打鸡应该偷偷下手才是，你故意把鸡赶飞，不知是为啥？”

根彪不好意思地说：“鸡飞起时能暴露要害部位，可以一弹得手。我还想问你呢，塘里的鱼怎么那么傻，追着渔船让你打？”

“你舅舅关闭了塘里的增氧机，渔船划动使氧气增加，缺氧的塘鱼自然就追过来了。”

根彪听出了薛剑的话中话，话锋一转，狐疑地问：“难道你和我舅舅是事前有约？”

“我就不瞒你啦，其实这一切，都是你舅舅的一片苦心啊！”

原来，根彪出走，老霍头无比担心，他心里想，外甥只是年轻气盛，总不能一直漂泊在外吧？得想个法子让他回来安心过日子。于是，老霍头找到辖区民警，请民警的朋友——同样是弹弓高手的薛剑来帮忙，演一出“亮绝活”的戏。

薛剑说：“跟你亮绝活，我是捏着一把汗呢，幸好不辱使命。”

根彪听了，先是愕然，接着才明白过来，眼里瞬间涌出了泪花。

薛剑将自己那把闪着银光的弹弓递给根彪：“手巧不如家伙好，绝活亮到正路上，照样出彩！”

根彪颤抖着手接过弹弓，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老霍头见了，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早盘算好了，要培养根彪接班。根彪一手打弹弓的绝活，可以作为山庄特有的表演项目，由此能吸引更多的顾客，这也将会是根彪接手山庄的底气……

选自《读者报》2020.3.13

“元旦”始于民国

◇文/倪方六

“元旦”一词真正热起来，始于民国。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时代，也结束了唯用天干地支纪年的历史，进入了西历（阳历）与中历（阴历）并存的“二元”历法新时期。以西历公元为标准纪年，将1912年1月1日确定为民国元年的元旦。

1912年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1912年2月17日，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发布公告：“应自壬子年正月初一日起，所有内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阳历，署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八日，即壬子年正月初一日字样。”



民国三年（1914年）1月21日，时任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提交了《定四季节假呈》，其中说道：“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

选自《特别文摘》

泣血红豆杉



◇文／潘李君　图／颜玮

拼死护树

山寥村是个自然村，一共也就十多户人家，三四十口人，村口有一株很大的红豆杉。

这天，村里的王二赖带来一个张姓的老板，说是来买红豆杉的。这树毕竟是全村人的，王二赖便挨家挨户告知，只要大伙儿同意，就能每人分到800多元。

一圈走下来，多数人都说跟随大家的意见，只有王大爷坚决不同意，说红豆杉是祖宗留下来的，不能说卖就卖了。

王二赖不慌不忙，对王大爷好言相劝，但王大爷依然态度坚决。无奈之下，王二赖只好悻悻地走了，心想：都说少数服从多数，既然大伙儿都不反对，谅你一个人也阻止不了。

回去后，王二赖对张老板说，他已经做通了全村人的思想工作，虽然王大爷不同意，但并不能阻止，这红豆杉是集体资产，不是他王大爷一个人的。

张老板想想也对，问王二赖是不是马上安排锯树。

王二赖拍着胸脯说："树这么大，你也瞧见了，怎么砍伐，怎么运输，怎么挖根，你看着安排就行。村里的事儿我会搞定的，你就放心干吧。"

第二天，张老板把相关设备运到了村里，准备锯倒那株百年红豆杉。

王大爷一看这架势，不由气得暴跳如雷，他拿了一把砍柴刀，飞奔到了村口，往红豆杉旁一站，指着那帮要锯树的人，大声吼道："不要命的就放马过来！"

现场的人顿时怔住了。王二赖见王大爷一副拼命的样子，只好赔着笑脸劝道：“大爷，你这是干吗？有话好说，先把刀放下，刀不长眼，别不小心伤到了自己。”

王大爷瞪大眼珠，怒不可遏道：“少给我来这套，我看你就是罪魁祸首。告诉你，今天你们谁敢锯树，老子就敢砍人。我活这么大岁数也够了，大不了搭上一条老命。”

见王大爷拼死护树，王二赖害怕了，他向张老板使了个眼色，然后转向王大爷，说：“不锯了，不锯了，你老可别气坏了身子。”

王大爷这才渐渐平息了火气，在一旁看热闹的也陆续散去了。

被迫上树

事后，王二赖见张老板的脸色很难看，便笃定地说：“这事儿虽然出了点岔子，但你别担心，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明的不行就来暗的。总之，这树是非卖不可的。”

张老板问王二赖有什么法子。王二赖嘿嘿一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等天快暗下来时，你叫他们把车子和挖掘机统统开走，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再悄悄来个‘回马枪’，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树锯倒。到时木已成舟，那老头儿哭爹喊娘都没用。”

张老板觉得此计甚妙，当即拍手同意。到了傍晚，他便假装“撤退”了。村里有些人见即将到手的钱落了空，不禁感到惋惜，有些甚至暗暗责怪起倔强的王大爷。

深夜，万籁俱寂。为确保万无一失，王二赖亲自“侦察”，他拿着手电，来到红豆杉下，四周张望了一下，不见有人，这才给张老板打了个电话，叫他赶快动手。

不久，张老板用车子拉来了电锯，王二赖也布好了移动电源。只要将电锯插上电，用不了多久，大树便能轰然倒下。

就在这时，两人突然“啊”地惊叫一声，赶紧放下电锯跳开了。抬头一看，只见一股冒着热气的尿流正倾泻而下。

王二赖登时嘴巴都气歪了，他拿手电往树上一照，骂骂咧咧道：“谁呀！找死啊？”

树上的人伸了个懒腰，回骂道：“奶奶的，哪两个小王八竟然深更半夜偷窥老汉解手，丢不丢人啊？”

王二赖这才发现，树上的人竟然是王大爷。他再仔细一看，不由得惊呆了。好一个倔老头，居然在红豆杉的枝杈上横绑了三根木条，在上面把褥子一铺，俨然成了一张“空中楼床”。看样子，他这是跟自个儿死磕到底了。

王二赖气得七窍生烟，双脚直跳：“死老头儿，你到底想怎么样？这树又不是你家的，你凭什么一再阻拦？我告诉你，这树老子砍定了！”

张老板怕闹出人命，万一王大爷被激怒从树上摔下来，他也脱不了干系啊！便赶忙拉住王二赖，叫他不可鲁莽，要从长计议。

王二赖这才气急败坏地离去。

王大爷在树上愤愤地喊道：“王二赖，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要想把树锯倒，除非我死了！”

果不其然，王大爷白天系着柴刀，时时看着红豆杉，夜里则每晚睡在树上。

设计锯树

王二赖一面安抚好张老板，一面绞尽脑汁对付王大爷。这天，他给王大爷在外打工的儿子王民打电话，添油加醋地控诉了王大爷的“罪行”，说全村的人都同意把村口的那株红豆杉卖掉，唯独王大爷不肯，现在，王大爷已然成了全村人的公敌……

王民一听，这还了得？老父如此无理取闹，严重伤害了邻里感情，以后还如何在村里立足？思来想去，他赶紧给老父打了个电话，问他全村是不是就他一人不同意卖树。

王大爷说，没错，别的事儿好商量，唯独卖树这件事儿坚决不同意。

王民想再劝他，王大爷急了，骂道："小兔崽子，怎么连你也执迷不悟？"说着，气呼呼地挂断了电话。

王民见老父不听劝，便向厂里请假，急匆匆地赶了回来。

见儿子专程回来劝阻，王大爷反倒冷静了下来。晚上，他给儿子讲了个故事：那一年，全国闹饥荒，连树皮、草根都被人吃光了。到了冬天，等红豆杉的果子成熟了，人们就把它摘下来充饥，虽然吃不饱，但因为果子非常甜，含热量高，最终帮大家渡过了难关。

王大爷说着，回想起过去艰苦的岁月，不禁眼里噙满了泪水："现在虽然生活条件好了，但我们不能忘本。红豆杉是祖上留下来的，到了我们这一代把它卖了，我觉得对不起列祖列宗。"

"爸，我理解您的心情，可是……您也犯不着拼死护树啊！"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即便我说了，也没人会理解。"王大爷沉重地说，"我曾是一名护林员，虽然早就不干了，但我永远有护树的义务……"

王民沉默半晌，终于下定了决心，说："爸，我支持您！"

见儿子回心转意，王大爷备感欣慰。他一边让儿子看树，一边挨家挨户去做乡亲们的工作，说现在国家富强了，农民的生活越过越好，不能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毁掉珍贵的红豆杉……

在王大爷苦口婆心的劝说下，一部分人终于动摇了，觉得王大爷说得对。

然而，多数人依然受到王二赖的蛊惑，说树留着也没啥用，不如卖掉它，把钱揣入自己的口袋来得实在。

转眼几天过去了，张老板见一直无法锯树，便打算放弃。王二赖急了，连忙说："我们已经花费了这么多人力物力，不能半途而废。请你相信我，我一定能想到好办法。"

见张老板迟疑不决，王二赖咬咬牙："这样吧，我们本来不是说好，事成之后，你拿出3万元让大伙儿分，另外给我两万当作个人辛苦费吗？现在为了拉拢大家，就说你现在出价5万元，我豁出去了，咱各让一步，你多掏一万。我到时找人把王大爷支开就是。我就不信锯不了树！"

张老板想想也是，就这样前功尽弃着实可惜。再说了，树龄这么大的红豆杉再也找不到了，这其中的商业利益他比谁都清楚。为确保顺利锯树，他决定棋走险招，干脆先把一部分钱发到村民手里。

王二赖见"峰回路转"，不由得两眼放光。突然，他听到外面有响动，跑出去一看，只见一只猫"嗖"地跃上墙头……

次日一早，王二赖把村民召集起来，说在他的努力下，张老板已经答应将价格提高到5万，并且马上将一半的钱发到大家的手上。接着，他拿着本子，将领了钱的人一一登记在册。结果不出他所料，绝大多数人都拿走了钱。有钱能使鬼推磨。在红彤彤的钞票面前，人们终究未能抵得住诱惑。

另一边，王大爷依旧待在树上。此时，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不时咬着牙。终于，他趁下面没人的时候，悄悄溜下树，躲到一旁匆匆解开腰带，迫不及待地蹲了下去。

完事后，王大爷刚要起身，旁边猛地蹿出两人，把他按倒在地，解下了他身上的柴刀……

原来，就在今天早上，王二赖悄悄在王大爷的锅里加入了泻药。因为闹肚子，

王大爷不得不从树上下来。

王大爷被控制后，并没有反抗。他知道，事已至此，任凭如何挣扎，也是徒劳，只好在心里暗暗祈祷，希望儿子能早点儿赶回来……

古树泣血

张老板拉好移动电源，指挥两个帮手抬起电锯，对准了红豆杉。不料就在这时，其中一人突然惊叫道："树上有血！"说着放下电锯，直愣愣地看着树上的血。

听说树流血了，大伙儿好奇，瞬间拥了过去。

果然，只见树上流淌着鲜红的血液。

按照当地老一辈人的说法，古树流血，必定是触犯了天怒。

于是，有人高声喊道："这树锯不得，万万锯不得啊！"

一时间，人们七嘴八舌，纷纷议论。

张老板见状，气冲冲地叫道："一定是有人搞鬼，树怎么会流血呢？你们快让开！"

然而，谁也没有理他。

有人细细查看了树上的血，又用鼻子闻了闻，的确充满了腥味。如果说那是动物的血，是有人事先涂抹上去的，那血应该早就凝固了，又怎么会慢慢地流淌呢？这种现象实在太诡异了。

大伙儿你挤我，我挤你，把红豆杉紧紧地围在了中间，张老板自然是没法儿锯树了。

这时，王二赖心急火燎地赶过来，说王大爷晕倒了。因人命关天，张老板只好放下一切，把王大爷送往医院……

就在人们议论纷纷时，王民回来了，身后还带来了几个林业站的人。

林业站的人见红豆杉依然挺立着，这才长舒一口气。趁此机会，他们给村民进行了"普法"，红豆杉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有植物界"大熊猫"的美誉，严禁砍伐、销售，否则要负法律责任……

说着，林业站的人看了看地上的电锯，庆幸道："幸亏及时，不然……"

王二赖见势不妙，想趁机悄悄溜走。王民见了，赶紧一把将他揪了回来，喝道："你别走！"

王二赖手一甩："你想干吗？"

王民义愤填膺地说，"你自己心里清楚。我告诉你，你昨晚跟张老板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接着，他把王二赖的如意算盘当着众人的面抖了出来。

面对众人的纷纷指责，王二赖这才说，他这么做也是出于无奈，前一阵子赌博欠下了一大笔债，现在被人逼急了，就打起了红豆杉的主意……

这时，张老板打来电话，他告诉王二赖，王大爷没事，主要是因为失血较多，加上急火攻心所致，并叫他尽快锯树。

王二赖没好气地说："锯你个头，不锯了。"挂断电话，他看了看红豆杉上的血，像是忽地想起了什么："好一个王大爷，居然用上了缓兵之计。"

"没错。"王民无奈地说，"因为你们太丧心病狂了，我爸不得不出此下策。他割破手指，将血涂在树上，就是希望被人发现后能拖延时间。"

"可是……这血为什么不凝固呢？"王二赖不解地问道。

王民解释说，那是因为在血液里加入了水蛭的唾液，至于水蛭嘛，附近的稻田里多得是。

人们恍然大悟，纷纷对王大爷的举动赞叹不已。

王大爷的身体没什么大碍，当天就回来了。可张老板就没那么幸运了，因涉嫌红豆杉的非法砍伐和交易，被警方控制了起来……

几天后，王大爷看着红豆杉上那块"古树名木保护牌"，终于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选自《山海经》

疯狂的决定

◇文／[法] 皮埃尔·库尼　图／段明



一

空军少尉罗贝尔特·瓦丹在泰克萨斯某地12000米上空飞行，感到特别陶醉。

他不是独自驾驶战斗机，副机长、飞行教官约瑟夫·卡尔内尔上尉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上尉不碰操纵杆，只是监视飞行，直到现在，一切都很顺利。

由于是高海拔飞行，两人戴着氧气面罩。在冰冷澄澈的夜空，喷气式战斗机在满天星斗之下，画出一道漫无边际的水蒸气痕迹。

经过长期理论训练，罗贝尔特少尉第一次在离地12000米上空进行双重操纵训练。他还不到22岁，很是兴奋。

22时45分，火花和火苗突然从紧靠机身右边的喷气发动机射出。教官立刻判定：飞机漏油，肯定是缺油烧了发动机。

这种危险，尽人皆知。涡轮机散热片将像火箭一样，呈扇形朝油箱里喷射。卡尔内尔立即果断下令："离机。"

与此同时，罗贝尔特反复操纵飞机。首先，他关闭自动驾驶仪，使飞机至少能在驾驶员被弹出的时间里，继续保持几秒钟的水平飞行。当他打开保护驾驶舱的有机玻璃盖时，一股时速为700千米的狂风立即冲进驾驶舱。紧接着，卡尔内尔命令罗贝尔特跳出去。

罗贝尔特遵命，拉动他的弹射椅操纵杆，可毫无反应，机器不转动。

罗贝尔特感到动作很费劲，因为卷进驾驶室的风压得他丝毫不能动弹。他把头转向坐着等待把自己弹射出去的卡尔内尔，结果，他大吃一惊。

飞行教官的弹射椅待在那儿，教官不翼而飞。

卡尔内尔被冲进来的风卷走了，只有氧气罩留在那里，他被分离了。

二

毫无疑问，卡尔内尔没固定在弹射椅上，被吸到12000米的高空。

罗贝尔特知道，他的教官将九死一生。

弹射椅发生故障时，机长拥有一顶能亲自打开的急救降落伞。问题是，没了氧气罩，在12000米高空，需要尽可能自由下落一些才行，最多从8000米开始才可打开降落伞，如果伞打开太早，他会在缺氧的高空中摇晃着死去。

不管怎样，现在为时太晚。

罗贝尔特唯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从椅子上解开，带着急救降落伞跳到空中。速度要快，因为发动机已像火箭一样喷射着火焰、火星，自动驾驶仪保不了飞机能水平飞行很久。

罗贝尔特为马上把自己从椅子上解开，向椅后转一下身，找到解开皮带的按钮。突然，他看到一只长筒皮靴。他即刻明白了，一歪身，看见他的飞行教官被紧紧压在驾驶舱的隔板上。

教官没有被弹射出去，而是被狂风卷到驾驶舱最后面的隔板上，被可怕的、冰冷的旋风死死按住了。

表面上看，他没受伤，只是因为一下子失去氧气，昏过去了。

罗贝尔特为不知该如何是好。他刚22岁，做了地面上的各项模拟飞行，还从未面对过这样一种情况。

他的第一反应是，解开自己，去关心教官。这有何用？昏厥过去的教官即使被推出舱外，也不能打开他的降落伞。

可让他待在飞机上，最多3分钟，他就会窒息而亡。

对罗贝尔特来说，唯一要做的就是在飞机解体前赶快跳下去，对不幸的教官，他毫无施救办法。除非……年轻的飞行员突然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绝不能扔下昏厥过去的教官自己跳。

留给他的机会只有万分之一，他要碰一碰运气。

三

他紧握操纵把柄，驾着飞机往大气较密层直冲，在那里，卡尔内尔将重新获得氧气。如果飞得快，他也许会准时到达。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因为右边的发动机始终在喷火，每一秒钟都有爆炸的危险，爆炸的碎片将会穿透机壳，摧毁飞机。

罗贝尔特以最大的力气，力图按住操纵把柄。为了保持飞机水平飞行，从弹射操纵一开始，把柄就已自动关闭，无任何解锁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就是自己使出27千克推力，推动把柄。他办到了。战斗机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呈45度角往下直冲。一开始，在12000米高空，风涌进敞开的驾驶舱的时速接近700千米，温度接近40℃。随后，时速升到800—900千米，温度仍停留在同样的水平上。

罗贝尔特再也不能合上眼睑，因为眼睑被风翻转过来，眼睛越来越难受。在视线最终变得模糊前，他毅然切断了着火的发动机和油箱之间的通道。30秒后，敞开舱门的飞机以1000千米的时速往下冲。

飞行教官卡尔内尔一直被压在舱板上。

罗贝尔特始终握住操纵把柄，他几乎看不见飞机的仪表盘。他默念着飞行秒数，尽力估摸着飞行高度，拉平机身。他不知道他是否还远离地面。如果教官还活着，足够教官呼吸了。至于自己，他再也看不见，而且痛苦地感到，他的双眼在流血。

最后，他用连接地面指挥塔的喉头送话器发出呼救信号：“请求救助。请求救助。”

他连呼数遍，补充说：“我是战斗机2243号的实习飞行员罗贝尔特·瓦丹，请帮助我，我已失明。”

突然，地面传来回应，是基地训练长官

的声音：“您处在1700米空中，我们将使用雷达引导您。”

四

回答是激动人心的，因为基地训练长官很熟悉罗贝尔特，给他上过理论课。长官试图用雷达指挥罗贝尔特的每个动作。

待在失明驾驶员身后的飞行教官尚未恢复知觉。听筒里的声音使罗贝尔特宽心，长官告诉他：“如果喷气式发动机在俯冲时未发生爆炸，它将经受得住打击。”

声音命令罗贝尔特减速到每小时400千米，引导他摸索操纵。于是，飞行速度减慢。

风变得不那么让人难受了。飞机下降了一点。罗贝尔特重新拉平飞机，改变航向。

地面声音提示他如何利用单个发动机驾机侧飞，最后冷静地告诉他：“好了……您面向地面了。”

此时是23时17分，距罗贝尔特噩梦开始时已有32分钟。

地面命令他亮起着陆灯，他摸索着寻找操纵杆，完全是白费劲，他找不到操纵杆。

于是，地面沉着地命令他：“再转一个圈，不用急，我将提示您操纵杆在哪里。”

4分钟后，罗贝尔特重新临近地面。着陆灯闪亮着。

地面声音引导他及时调整失去平衡的飞机。

最后时刻，飞机失去了海拔高度，贴近地面，稍偏了身子。地面训练长官毫不紧张地说：“你可以选择：要么你加快速度转一圈，要么——如果你能够的话，立即收起起落架，侧着身子着陆。”

罗贝尔特立即回答：“我受够了，我着陆。”

2分钟后，所有的救火车追上跑道上机肚溅着火花的战斗机，将它淹没在成吨的干冰泡沫里。

救助人员急忙冲上飞机，把两人一起拖出来。10分钟后，飞行教官卡尔内尔在医务室里苏醒。

实习飞行员罗贝尔特·瓦丹用3天时间恢复了视力。但是，一生留下弱视。

选自《有一天发生的事儿》

不识才

◇文／史半山



唐太宗执政后，主张治理好天下一定要有出色的人才。他召宰相封德彝进宫，说：“宰相的职责就是管理百官，举荐人才。我想请老宰相出力，为我朝多多选拔出色的人才。”

过了好长时间，封德彝也没有推荐一个人。

太宗又一次把他召进宫中，问道：“我上次请老宰相为我朝物色人才，这么久了，不见推荐一人，是不是宰相忘了这件事情？”

“陛下交代的事情，微臣怎么敢忘。”封德彝说，“我到处寻访，尽了全力，现在，天下确实没有出色的人才。”

太宗正色道：“君子用人，如同使用器物，各自取其长处。古代使国家大治的君主，难道都要从别的时代去借取人才吗？要怪就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指责整个天下没有人才呢？”

封德彝满脸羞惭，悻悻退下。

选自《特别关注》



惊险汽车大赛

复活节到了，这一天也是肯尼亚汽车大赛的第一天。

比赛从内罗毕市出发，途经崇山峻岭，悬崖峭壁：要穿过难以逾越的湍流险滩，越过魔鬼般的沼泽泥潭，还要经受赤道线上来回翻滚的大风热浪的严峻考验，迎接从森林来的毒蛇猛兽的突然袭击……

四天时间要跑完五千多公里的路程，道路险峻，困难重重，这对每一个参赛者来说，是一场科技与智慧的较量，是一场勇敢与死神的搏斗。

这一天，肯雅塔会议中心的花园里，各国的旗帜林立飘扬，观众如潮似涌，挤得护道栅栏东歪西扭。一排排新型汽车飞驰如流星闪电，车身上五颜六色的广告鲜艳扎眼。

一声枪响，打破了赛前短暂的寂静，一百多辆赛车在驾驶精英的操纵下，如同一百多支利箭射向远方。一时间，尘土飞扬，引擎轰鸣，人声鼎沸，眨眼工夫，一百多辆赛车消失得无踪无影。

到了第二天，一百多辆参赛的车子仅剩半数了。一路上，有的油箱破裂，有的引擎失灵，有的风扇停转，有的轮胎爆炸，都东倒西歪地停在路旁或深沟里。

第三天黄昏，一百多辆赛车只剩下四分之一了。前面还有更加严峻的考验在等待着他们。

法国姑娘安娜，是这次比赛中年龄最小的女赛车手，她刚度过十九岁生日。现在她的车子在第十一名。她驾驶着一辆达特桑牌汽车，正要加大油门往一个山坡冲去时，只见前面大约五百米处的山腰上，一辆车子正从山坡上往下翻滚。

她眼睁睁地看着车子从半山腰一直滚到山脚下，摔进了万丈峡谷。只听“轰”的一声，从峡谷中升起一缕青烟。

安娜被这惊心动魄的一

幕吓呆了，当她清醒过来时，真想大哭一场。但她没有哭，眼看太阳就要落山，时间不容许她多想，她又加大油门，向着出事地点开了过去。到出事地点一看，只见一头长颈鹿被撞死在峭壁之下。

安娜明白了，原来是那位驾车人为了躲让这头突然出现的长颈鹿，方向盘扭矩过大，盘山公路又窄，使外边的车轮碾了空，这才使车子翻下了山坡。

第四天的午后，安娜驱车开出了一片森林，她心中稍稍舒了一口气，心想：再有一个多小时就要胜利到达终点了。她把车子停在路边，坐在草地上休息。

猛然间，从她身后的密林里窜出三只狮子。安娜一见，顿时头皮发麻，失声大喊：“救命呀！救命！”她拼命地钻进汽车，“嘭”的一声关上车门时，那三只狮子也赶到了车前吼叫起来，惊得林中小鸟四处乱飞。

安娜躲在车子里吓得两手发抖，心想后面的车子快些赶上来就好了。然而，后面的车子还没踪影。三只狮子也真会分工，一只在车前，挡住去路；一只扑上了车门，用它那一对有力的前爪扑打着门窗玻璃；第三只跳上了车顶，把顶板踏得忽上忽下，发出“嘎嘎”的响声，好像那车顶就要塌下来。

安娜定了一下神，心想：一定要把车子发动起来，赶快开走才是。然而，越在紧要关头越会出事儿，这车子任你怎么操控，就是不启动。

安娜这会儿可真要哭了。但她还是没有哭，因为她知道，狮子决不会因为你流泪而大发慈悲。她静下心来，仔细地想了想，毛病究竟出在哪里？“哎，我真蠢！”她自己骂自己，原因找出来了，原来是踏油门的脚错踏在刹车上，汽缸里没有油，怎么能够发动起来呢！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手忙脚乱！

安娜把脚移向油门踏板，车子顺利地发动起来。那个在车前挡路的狮子，听到马达“轰”的一声响，吃不准这铁家伙要干什么，吓得猛一跳，躲得远远的。安娜猛踏油门挂挡，只听“轰”的一声，车子冲出十几米。

那扒车门的狮子被甩到了路边。在车顶上的那一只，运气倒不错。车子猛然一开动，它在车顶上摔了个大跟头，车顶被它砸出个大坑。车子越开越快，它一动也不敢动。

三只狮子已甩掉了两只，这会儿，安娜的心里平静多了。她想：车顶上这只就暂时让它在上面吧，只要前面有个急转弯，就能把它甩下去。

然而，首次参赛的安娜不知道这最后一小时的路程却是一条笔直的公路。路两边五米一棵行道树，树外是深水沟，根本不可能来个急转弯，你想甩也甩不掉。那狮子呢，倒也自在，它竟然在那舒适地睡起大觉来。

眼看终点就要到了，观众也逐渐多了起来。当人们看到安娜车顶上卧着一只大狮子时，无不惊讶万分。

安娜驱车直达终点广场。她想：万万不能马上停车，因为车子一旦停下来，那狮子就会跳将下来，可就闯大祸了。

到了广场，安娜一看广场的右边有个大水塘，急中生智，从东往西，向着水塘方向直冲过去。当她把车子开到离水塘还有五米远的时候，突然来了个左转弯，可真有她的，只见那狮子“嗖”的一声，向着右边的水塘飞去，接着“嗵”的一声掉进了水塘里。

那些看热闹的人都围了过去，看狮子在水里挣扎。这水塘四周都是用方石砌成的，直上直下，有一人多高，狮子一时半会儿别想从水中蹦上来。后来，还是动物园的工人拿来网把它拖了上来，送进了动物园。

安娜比赛成绩是第七名，当人们向她祝贺时，她淡淡地说：“第七名，没什么可喜的。明年我要争第一！”

选自《天下奇闻》

图／段明



十岁的委托人

◇文/[日]原寮　图/戴清胜

被迫雇用

泽崎是一名私家侦探。这天午后，他的事务所来了一位十岁左右的少年，说要请他当保镖，去保护一个叫西田幸子的女人。

起初，泽崎并未放在心上：“你是小孩子，遇到什么困难，应该找父母或者警察，懂吗？”

少年却说：“可是，这件事很荒谬，我没有办法讲清楚，警察大概不会理我，所以才拜托你。”稍做停顿，少年又说：“你只要保护她到明天早上，这里是五万元。”

在泽崎的询问下，少年介绍自己名叫夏本大介，十岁，在淀桥第四国小念五年级，家住北新宿三段五十号。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他跟同学正史在神社躲雨，雨停之后，正史就回去了，他想多玩一会儿，就躲在门后看正史借给他的漫画书。这时候又下起了雨，有两个男子跑进神社躲雨。他听到其中一人说：“你今天去杀了西田幸子，她在黑色大厦的珠宝店上班。”因为他躲在门后，加上又很害怕，所以也没看清那两个男子的脸。

泽崎有点犹豫，这个少年，为了保护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愿意把自己的零用钱花光，说实话，他不太相信……这时候，少年问泽崎洗手间在哪里，泽崎便说了洗手间的位置。过了好一会儿，少年还没有回来。泽崎想去看看，一出门，就看到门口的信箱上有五张万元钞票。他意识到，自己被这少年雇用了。

大约下午两点半，泽崎来到黑色大厦，在珠宝店对面的咖啡店坐下，一边隔着玻璃橱窗观察珠宝店，一边打电话到珠宝店请西田幸子接电话。

西田幸子是个中年女子。泽崎开门见山：“我叫泽崎，想请教你一件事，有人想

要你的命，你知道是谁吗？”西田幸子听完愣住了。泽崎又解释道：“有人听到两个男子在交谈，说今天之内要把你杀了，这件事你有没有线索？”

西田幸子想了想说：“因为工作关系，我有时必须随身携带一些昂贵的商品，确实比普通上班女子危险得多，但我从未遭遇什么危险。请问您是警方人员吗？”

“不是，但请相信我。”接着，泽崎问了西田幸子是否认识夏本大介，答案是否定的。泽崎突发奇想，又问：“那你有小孩吗？”

西田幸子的声音变得有点沙哑：“有个女孩，在念初中。”

泽崎点点头，最后叮嘱西田幸子务必要小心，便挂了电话。不过这之后，泽崎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西田幸子，见她换了件衣服匆匆离开珠宝店，泽崎也跟了上去。

目击劫案

大约两点四十五分，泽崎跟着西田幸子走进了一家银行的营业厅。就在泽崎疑惑西田幸子为什么来这里时，营业厅里的两个男子突然举起了枪。显然，他们是劫匪。

劫匪命令工作人员拉下入口处的铁门，让所有顾客坐在椅子上不要动。接着，应劫匪的要求，银行分行行长武藤荣治站了出来。一个劫匪丢给他两个帆布袋，让他把保险柜里的钱都装进去。一分钟后，武藤提着鼓鼓的帆布袋，走近其中一个劫匪。突然，他从帆布袋后拿出一把枪，射穿了那个劫匪的胸膛，然后迅速调转枪口指向另一个劫匪。“束手就擒吧！”武藤说，“我刚才已经按了警铃，警方马上就会把这里包围起来。”

话音刚落，那个劫匪突然抬手要向武藤开枪。就在这时，西田幸子一边喊着“老公，危险”，一边冲到武藤的身前。为了避免西田幸子受到伤害，泽崎猛地扑了过去，将她推开了。武藤愣了一下，等反应过来，已被劫匪的枪击中，倒了下去。劫匪拎起地上的帆布袋，打算逃走，却被门外的警察逮个正着。后来，武藤被救护车救走，西田幸子也随救护车去了医院。

第二天，各家媒体都对这起银行抢劫案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报道中提到，武藤在十一年前担任银行课长时，该银行就曾遭洗劫；六年前他在一家小分行任职分行长时也曾遭遇银行劫案。报道还透露，武藤经过手术后已无生命危险，他所持的手枪应该是今年元旦休假期间赴东南亚观光时购买的。另外，劫匪的身份也已查明，死掉的那个叫堂上忠勇，没死的那个叫浅田诚也。浅田表示一切都是堂上一个人计划的，他只是遵照其指示行动。

看完这些报道，泽崎想起了昨天那个少年，于是他根据少年之前提供的地址找上了门，可开门的男孩却不是泽崎昨天见到的那个。

泽崎预感自己被骗了，小心翼翼地问：“你是夏本大介吗？”

“是的。”男孩答道。

“可以回答我几个问题吗？你的朋友中有没有人知道你家的地址？只限男孩子哦。”

“班里同学都知道，因为有通信录，上面有所有人的住址。”

“你们班上有多少男同学？”

“二十三个，哦，应该是二十二个，今年夏天正史转学了。”

正史？这名字惊醒了泽崎，他忽然意识到，也许正史就是大介，而大介其实就是正史。

大介告诉泽崎，他和正史是好朋友，彼此都知道对方的住址。正史转学后，他们还通过信、打过电话，最后一封信里，正史说他的父母或许会离婚。突然，大介像是想起

了什么，说：“对了，昨天正史的爸爸在银行……”

泽崎眉头一紧：“正史姓‘武藤’，对吗？”

大介点了点头。泽崎赶紧向他道别，匆匆离开了。

泽崎打算等武藤伤势好转后再去找他，在等待的几天里，他对武藤夫妇做了一番调查。原来，离婚是西田幸子提出的，而且她不要赡养费，不过条件是女儿和儿子归她抚养，可武藤不肯。从三月份开始，两人就分居了，女儿跟母亲同住，儿子跟父亲同住。泽崎还通过好友——警察锦织了解到，两个劫匪在案发当天中午根本没去过神社……

破解迷局

这天，泽崎在锦织的陪同下来到武藤的病房，西田幸子也在。武藤夫妻反复向泽崎表示感谢，毕竟泽崎是西田幸子的救命恩人。

泽崎坦白说：“那天我会在现场，是因为我受人所托，从武藤夫人上班的地点一路跟踪到银行。”

西田幸子这才想起那通电话。

武藤问：“委托你的人是谁？”

泽崎看了一眼武藤，说：“是个十岁的少年，自称夏本大介，后来得知他其实叫武藤正史。”

武藤大叫道：“是我儿子？我儿子去请你保护内人？”

泽崎点点头，说：“据我所知，正史小朋友对你们濒临破裂的婚姻似乎知道得一清二楚。”

武藤夫妻低头不语。

泽崎突然话锋一转：“现在来谈谈劫案吧——武藤先生在十一年前和六年前遭遇的那两起劫案。”

这时，锦织开口道：“十一年前，第一兴业银行涩谷分行遭到两名劫匪洗劫，主犯被射杀，从犯至今下落不明；六年前，位于埼玉县的兴野分行也遭到一名歹徒抢劫，案子至今未破。警方认为，十一年前逃走的那个劫匪和六年前抢劫的那个歹徒，与这次的劫匪堂上忠勇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假如能够证明前后三个劫匪真的都是堂上，那么恰巧在这三家分行工作的武藤先生将会是什么样的立场呢？”

武藤夫妻听完对视了一眼。

“尽管没有证据，”泽崎说，“但正史因父母要离婚而感到非常痛心，加上有一天，他在父亲的衣柜里发现了一把手枪……丰富的想象力使正史以为父亲要用那把枪来对付母亲，他非常担心，每天都偷偷去检查手枪是否还在，只要手枪还在，就表示母亲没有生命危险。就在劫案发生的那天，他发现手枪不见了。他想打电话通知母亲，不巧母亲外出办事不在店内，他又不敢打电话给父亲，更不敢去报警，因为万一父亲并不是要枪杀母亲，他却去报警，那父亲就完了。”

听到这里，武藤夫妻一脸惭愧，像是在自责。

“这时，正史想起了放学路上曾看到的私家侦探社。在他的认知里，似乎只有侦探能够保护母亲了……”泽崎顿了片刻，“武藤先生，假如你真的在那天带着手枪去上班，那你一定事先就晓得那天银行会发生劫案，对吗？当然，我没有任何证据。不过假如你否认自己是劫匪的同伙，警方一定会叫正史去接受审讯的。正史为了保护你，大概会编出一堆谎言，但警方最后还是会问出答案，那时正史就会发现，自己雇用侦探破坏了父亲的计划，也揭露了父亲的罪行……”

武藤一直沉默不语，这时他抬起头说：“我不会让正史被法庭传唤的，我坦白认罪！”

武藤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不想再帮堂上抢银行了。一开始他只是个从犯，因为从事非法的超额贷款，被抓到把柄，所以被胁迫加入堂上他们抢劫涩谷分行的计划中。后来，堂上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威胁他。大约一年前，堂上又逼他帮忙抢银行。由于武藤百般拒绝，堂上便对他施加压力。后来，武藤就把一切都告诉了妻子，包括前两次的抢劫案在内。西田幸子一直劝他去自首，但武藤却计划在这次的抢劫中找机会杀了堂上，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永远逃离那个噩梦。西田幸子误以为武藤又要帮劫匪作案，便提出了分居和离婚……最后，武藤叹息道："正史似乎认为只要留在父亲身边，将来总有一天会让父母破镜重圆。他愿意留在我身边，让我感到很欣慰。为了他，这几个月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举枪射杀堂上的那一瞬间……讽刺的是，这孩子最后竟成了我那计划的致命伤！"

事后，西田幸子告诉泽崎，当她接到泽崎的电话时，心里就觉得不太对劲，但那时她并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好赶往银行，去找武藤商量，没想到歪打正着，将泽崎引向了破解迷局之门……

选自《故事会》

圣彼得堡 复仇亡灵

◇文／罗倩仪　图／戴清胜

复仇之神

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被誉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与美国的大都会、法国的卢浮宫和英国的大英博物馆齐名。金碧辉煌的冬宫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一部分，里面陈列着无比珍贵的艺术品。

这天，冬宫迎来了五个特别的参观者，俄罗斯人安纳托利领着马特、杰森、霍华德、丹泽尔四个美国人参观冬宫。霍华德和丹泽尔都是舞台剧演员，他们随团到圣彼得堡巡演。演出结束后，两人接了个私活，费用是平常的三倍。请他们到圣彼得堡郊外进行表演的人，正是马特和杰森。

马特说，他有个热爱舞台剧的朋友三个月前意外去世，那段时间，马特在出差，没来得及与好友好好告别。正好他在圣彼得堡看到了霍华德和丹泽尔的表演，觉得惟妙惟肖，便请他们来圣彼得堡的郊外，进行三场表演，以示与友人郑重告别。

由于距离约定的表演时间还有一天的时间，马特提出让旅馆的侍应安纳托利带他们到冬宫游览一番。霍华德和丹泽尔都没有参观过这个享誉世界的博物馆，遂欣然前往。

安纳托利口才了得，讲解详尽，但霍华德和丹泽尔总觉得他眉宇间藏着一缕阴森，言语间又带着一丝狡黠，令人不太舒服。

"他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吧？"杰森悄声问马特。马特一如既往



地沉着脸，压低声音：“当然不知道。”

五人来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展厅，那里安放着女皇曾用过的物品。他们一边感叹女皇的奢侈，一边赞叹能工巧匠的杰作。杰森被地面上的一幅画吸引住了，上面是用各种颜色的碎石拼成的一幅色彩斑斓、线条分明的画，画中央是一个人头，长头发里长出很多条蛇。

事实上，它不是一幅让人观赏的画，那一整块都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浴室地板。中间那个长着蛇的长发人，是复仇之神。这里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说，两百多年前，叶卡捷琳娜二世杀了自己的丈夫登上皇位，她特别惧怕有人来复仇，所以每天洗澡时，都要把复仇之神踩在脚下，以免复仇之神附着在丈夫的亡灵上，指引他来复仇，夺回皇位。被复仇之神成功附体的亡灵被称为“复仇亡灵”，“复仇亡灵”带有复仇之神赋予的法力，能消灭一切伤害过他的人。

“那只是传说而已吧！”听了安纳托利的讲解，大伙儿却不以为然。

安纳托利耸耸肩：“确实是个传说，但我们当地人却信这个邪。因为在那一百多年后，先后出现过几次真实的‘复仇亡灵’事件。”

其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有一个裁缝的女儿因长相出众，被贵族公子看中，有意娶她为妻，她在出嫁前一个月却突然倒地身亡。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在她下葬后，天忽然变得阴暗起来，树林里也起了雾，阴风阵阵。去世的裁缝之女穿着飘飘荡荡的白衣，突然出现在送葬队伍的面前，指着众人说：“你们当中有人害死了我！”众人骇然，女孩以惊人的力量掐死了嫉妒她能嫁给贵族的好朋友。事后，大家果然在女孩的好朋友家里发现了毒药。事情传开后，大家都说女孩

是被复仇之神附体的“复仇亡灵”，因为复仇之神看得见所有真相和凶手。

久而久之，人们一旦做了一点儿错事，便反复到教堂忏悔，请求宽恕，以免惹怒复仇之神。

“因外地游客不了解状况，也没有像我们当地人那样经常去教堂忏悔，以前有几个旅馆还出现过闹鬼的事。”安纳托利幽幽地说，“所以，我们旅馆都会在客人房里放一张印着复仇之神的垫子，客人可在洗澡时把垫子拿到浴室，将复仇之神踩在脚下。”

“我才不会做这荒唐的事！”马特沉着的脸上露出一丝鄙夷的神色，“身正不怕影子斜。”“是呀，都是迷信！”杰森第一个附和。而后，霍华德和丹泽尔也纷纷附和，但神情却有些不自然。

离奇去世

第一晚，没人因为“复仇亡灵”的传说而把复仇之神的垫子踩在脚下。

表演安排在白桦林的一所木屋前面，时间是傍晚六点四十分。马特说，以前他与去世的好友，在晚餐后常常一起在白桦林里漫步。

日薄西山，氤氲四起，凉风习习，一棵棵白桦树随风轻摆，树林里一片寂静。霍华德和丹泽尔穿着戏服在尽情表演，安纳托利则为马特与杰森斟酒递水。

表演结束，五人正要离开时，忽然，一个脸色惨白的白衣男人出现在树丛深处。

“你们当中有人害死了我。”白衣男人有着一副烟酒嗓，伸出僵硬的手指向马特他们。安纳托利惊叫起来：“复仇亡灵——”其他四人吓得冷汗直流。马特却大喊起来：“阿列克谢，是谁害死了你？”白衣男人没有说话，一瞬间已消失不见。霍华德和丹泽尔都惊呆了。

回到旅馆，大伙儿仍惊魂未定。“你说的三个月前去世的朋友指的是阿列克谢？可是他至少比你大二十几岁吧？”霍华德与丹泽尔对视一眼，难以置信地问。马特点点头：“我们是忘年交。以前，他还没去美国时，我们是要好的朋友。”

阿列克谢是在美国工作的俄罗斯人，年近六旬，他就是霍华德和丹泽尔团的导演。阿列克谢虽然在艺术上有一定的造诣，但脾气暴躁，对演员极其苛刻，很多演员都痛恨他。另外，阿列克谢在美国没有朋友，还曾风流成性，始乱终弃，据说曾有女演员为他自杀。

三个月前的夜晚，阿列克谢在家中突然离世。年轻的警官根据当时的情况，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推断阿列克谢就着红酒不小心吃了过量的安眠药，在药性发作前欲上楼休息，结果意外踩空坠落而亡。而阿列克谢团里也有演员证实，他确实有喝红酒和吃安眠药的习惯。阿列克谢没什么亲朋好友，这件事很快就结案了。

如今，霍华德和丹泽尔得知阿列克谢竟是马特的忘年交后，不禁面面相觑，神情颇有些不自然。

翌日清晨，大伙儿来到大厅吃早点时，安纳托利神情诡异地望着霍华德和丹泽尔：“你们俩昨晚洗澡时，踩了复仇之神的垫子吧！那垫子到现在还是湿的呢。”霍华德和丹泽尔忙说，自己只是入乡随俗。他们坚信昨天一定有人在搞恶作剧。

早餐过后，霍华德和丹泽尔到市区购物，傍晚才回来继续表演。

杰森悄悄问马特：“长官，你以前在俄罗斯生活了那么多年，‘复仇亡灵’是假的吧？”怎料，马特竟摇头说：“不好说，以前发生过‘复仇亡灵’的怪事，至今说不清原因。”

到外地出差的警察马特，回来后发现了阿列克谢的案件。他看完录像后，发现团里的其他演员都不知道阿列克谢有吃安眠药的习惯，只有霍华德和丹泽尔声

称，阿列克谢有吃安眠药的习惯，所以他跟随霍华德和丹泽尔来到圣彼得堡，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年轻警察杰森主动请缨，来当马特的副手。

傍晚，霍华德和丹泽尔表演结束后，阿列克谢的“复仇亡灵”忽然再次飘荡在丛林深处，对他们五人进行死亡凝视。安纳托利惊叫起来。霍华德和丹泽尔却意外地鼓足勇气冲向“复仇亡灵”，可他们没跑多远，“复仇亡灵”又消失不见了。马特和杰森对视一眼，微微皱起眉头……

午夜，马特被一声尖叫吵醒，连忙跑出房门，看到杰森也已走出来，沉声问：“怎么回事？”杰森一脸茫然：“不知道，声音好像是从霍华德房里传出来的。”两人一并走到霍华德的房间，安纳托利也闻声赶来。眼前的景象让人大吃一惊，霍华德瞪大眼睛倒在地上，看样子是被人生生掐死的。丹泽尔惊恐万状地站在一旁，断断续续地说，由于这两天都发生了怪异的事，翻来覆去睡不着，想找霍华德聊天，但打他电话无人接听，只好来拍房门，等了好久都没人开门，疑惑着拧开房门，竟看到霍华德已倒地身亡。

“看来真的是‘复仇亡灵’干的！”安纳托利用恐怖的眼神看着马特。马特阴沉着脸，一言不发。丹泽尔激动地叫起来：“我不表演了，我要回美国，天一亮就回去……”丹泽尔嘟嘟囔囔地回房收拾东西去了。

马特好像也想到些什么，立马转身回房。

天亮时，马特趴在电脑前睡着了，直到一阵敲门声将他唤醒。“一起吃早餐吗？”杰森话音刚落，忽然传来安纳托利的尖叫声。马特和杰森闻声赶去。

丹泽尔瞪大眼睛，倒在地上，和霍华德的死状一模一样，旁边还放着他收拾好的行李箱。安纳托利指着浴室里那张湿漉漉的印着复仇之神的垫子，声音都颤抖了：“这个‘复仇亡灵’太可怕了，把复仇之神踩在脚下都无济于事！难道阿列克谢是他们俩一起杀害的？”

马特黑着脸，沉默着走开了。

最后的凶手

残阳如血，马特和杰森站在郁郁葱葱的白桦林里，可是再无“复仇亡灵”现身。

“这下线索彻底断了，但我们能推断两件事。”杰森遗憾地说，“第一，也许阿列克谢真的是误食过量安眠药致死，只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有吃安眠药的习惯；第二，霍华德和丹泽尔合伙下药，害死阿列克谢，后被阿列克谢的‘复仇亡灵’掐死。不管是哪种情况，案件都得告一段落了。”

马特似乎没在听杰森讲话，一直埋头看手机。

过了一会儿，他才抬起头来，脸上带着若隐若现的笑容：“不，杰森，如果不是‘复仇亡灵’杀了霍华德和丹泽尔，那么是谁杀了他们？是最后的凶手！”“可是‘复仇亡灵’的事怎么解释？”杰森疑惑道。

“这个很好解释。”马特把整个案件重新梳理了一遍。

原来，马特是阿列克谢的儿子。当年马特的母亲在俄罗斯居住时，和阿列克谢好上了，生下马特后，却被阿列克谢无情抛弃。

许多年后，马特和阿列克谢同住美国辛辛那提市，但两人互不往来。孤身一人的阿列克谢年纪大了，才想着与马特修补关系，但马特态度冷淡。

那天马特出差回来，得知阿列克谢在家中去世，连忙翻阅与该案相关的所有资料，发现疑点重重。马特出差前，阿列克谢最后一次和他通电话时，马特还揶揄他，做过那么多卑劣的事儿，晚上一定睡不安稳，得靠药物入睡。阿列克谢却大

笑着告诉马特，他每天倒头就睡，从不用吃安眠药。

而霍华德和丹泽尔却声称，阿列克谢有吃安眠药的习惯。当后面被问到，是否亲眼看到阿列克谢吃安眠药时，他们又纷纷摇头，一致表示在酒馆喝酒时，听别人说过。

马特暗地里调查过霍华德和丹泽尔，发现他们不但处处遭到阿列克谢的为难，阿列克谢还曾调戏他们各自的伴侣。此外，马特观看照片和录像后，觉得阿列克谢的死状有点奇怪，感觉更像被人推下楼身亡的。

于是，马特随霍华德和丹泽尔来到圣彼得堡，让儿时好友安纳托利帮忙渲染“复仇亡灵”的传说，并找人扮演阿列克谢的鬼魂，看霍华德和丹泽尔的反应。

出乎马特意料的是，霍华德和丹泽尔竟先后被人杀害。在得知霍华德遇害后，马特立刻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一个重要信息——那个在酒馆里让霍华德和丹泽尔误以为阿列克谢有吃安眠药习惯的人。他想借霍华德和丹泽尔的手杀掉阿列克谢，所以阿列克谢死亡当天，他很有可能在场，甚至他可能就是把阿列克谢推下楼的人。他，就是最后的凶手！

马特立马反复观看酒馆的监控录像……

“最后的凶手先在酒馆的吧台前，背对着霍华德和丹泽尔，佯装打电话，透露阿列克谢长期进食安眠药的事。”马特不急不慌地说，“但他不确定霍华德和丹泽尔是否照做了，所以霍华德和丹泽尔在红酒里下药时，最后的凶手就蹲在二楼偷看。等到阿列克谢喝完红酒上楼时，最后的凶手愤怒地将其推下。”

“可最后的凶手为什么要杀死霍华德和丹泽尔呢？他们连他的脸都没见过。”杰森不解地问。马特微微一笑：“一定是霍华德和丹泽尔看到‘复仇亡灵’后，又想起了最后的凶手在酒馆里不经意间透露出的细节，他们因恐惧而商量着去警局自首或干脆嫁祸给最后的凶手。我反复看监控录像，发现最后的凶手在打电话时，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像弹钢琴一般用左手敲打吧台。最后的凶手一定是听到了他们的计划，只好除掉他们，以免暴露自己。杰森，我说得没错吧？”

“你……你认为我是最后的凶手？”杰森身躯微微一震。马特冷静地说：“你有那个习惯性的动作，而且我找人调查过你的档案，你母亲是个舞台剧演员，曾疯狂迷恋阿列克谢，被他抛弃后，上吊自杀了。你想为你母亲复仇！”

杰森深深吸了口气：“马特，你的推理很精彩，但证据呢？”“如果没有证据，我就不和你说这些了。”马特缓缓道来，“阿列克谢有一个情妇偷偷在他家装了针孔摄像头，她最近有点缺钱，想把一段录像卖给我。”马特随手打开手机里的一段视频，视频里，霍华德和丹泽尔正往红酒杯里放药，马特接着说：“最精彩的部分，她要等我付了尾款再发来。杰森，咱们回美国一起看吧！”

“你没机会回去了。”杰森突然拔枪指着马特。马特叹了口气：“你若开枪杀了我，就真的没退路了。”杰森激动地大喊起来：“自从杀了霍华德和丹泽尔，我就做好了放手一搏的准备。至于你那死去的老爸，他难道不该死？”“你要亲手推他下楼才解恨？”马特眉头轻蹙。

杰森毫不犹豫地大声说：“对，我就要推他下楼，为我母亲复仇！”马特也突然大喊起来：“安纳托利，这一切你都拍下来了吧？”

“什么？”杰森望向远处，用目光寻找安纳托利的身影。马特趁机迅速夺走杰森的枪，并将其制服。哪有什么情妇提供视频，不过是马特逼杰森认罪的手段。

选自《知音·海外版》

酒蟋蟀

◇文／焱燚　图／颜玮



落入相府

最近，京城出现了一个斗蟋蟀的高手，打遍所有瓦肆没有敌手。高手自称江陵人，名叫古天生，十八九岁年纪，养了几只怪蟋蟀。之所以说蟋蟀怪，是因为蟋蟀嗜酒，喝了酒的蟋蟀，打起架来个个是拼命三郎，所向披靡。

这一天，城南瓦肆里热闹非凡，古天生正在和人斗蟋蟀，忽然闯进来几名官兵，一名校尉口气生硬地问："你是古天生吧？收拾一下，跟我走。"古天生问道："去哪里？"校尉说道："少啰唆，去了就知道了。"

古天生只得把几只蟋蟀罐放进篾篓里，拎着篾篓跟着官兵走。到了地方一看，居然是相府。来到郝丞相面前，古天生急忙跪下行礼。郝丞相命他起来，捻须微笑说："听说你斗蟋蟀很有一套，本相想见识一下。你既然喜欢斗蟋蟀，蟋蟀界的泰斗妙手李，你应该听说过吧？"

妙手李谁不知道？享誉京城的斗虫王，最擅长调教蟋蟀，经他手调教的蟋蟀，能把蟋蟀的潜力发挥到极致。古天生忙说："小人仰慕妙手李已久，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如能相见，实乃三生有幸！"

郝丞相双手一拍，就见屏风后面转出一个老头，穿戴很是整齐，尖嘴猴腮，双目有神，手里捧着一个蟋蟀罐，说道："在下就是妙手李，幸会幸会。"古天生忙行礼，说道："久仰久仰。"郝丞相发话，之所以把古天生叫来，就是想让两人比试比试，开开眼。

丫鬟捧来琉璃罐放在八仙桌上，妙手李用一根细棍把蟋蟀引到琉璃罐里。好一只威武的蟋蟀，在琉璃罐里游走，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古天生从篾篓里拿出一只蟋蟀罐，打开盖子，众人看去，品相也不错，属于上上等。古天生打开随身的一个小酒葫芦，抿一口酒，含在嘴里，从袋子里抽出一根马

鬃，凑近嘴边引出一滴酒，送到蟋蟀的嘴边，等蟋蟀把酒吃了，古天生又用细棍把蟋蟀引到琉璃罐里。

两只蟋蟀斗得难分难解，旗鼓相当，吃了酒的蟋蟀，耐力似乎更好，最终胜出。妙手李啧啧称奇，说道："我这只蟋蟀，是我精心培养出来的上上品，深得我的喜爱，斗了二十多次，没有败绩，想不到今天竟然输了。古先生，你那只蟋蟀虽然也属上等，但是从品相看，绝对比不上我这只蟋蟀，难道获胜的关键就在那一滴酒里？"

古天生说道："正是。人喝了酒可以借助酒力，力气大长，蟋蟀也同此理。"

妙手李说："可是，据我所知，蟋蟀善饮露水，遇酒即死。"妙手李听说了京城瓦肆里出现了喝酒的蟋蟀，威力无比，自己用酒试过几只，都以死亡告终，所以才禀告郝丞相，把古天生叫来，问个究竟。

古天生说道："训练蟋蟀喝酒，急不得。"古天生讲，他最喜欢养蟋蟀玩，有一天突发奇想，让蟋蟀喝酒，会不会增长功力呢？经过多次试验发现，蟋蟀遇酒，受不了酒力的刺激，确实会死亡。后来，古天生改变了方法，先是嘴里喝酒后哈酒气，让蟋蟀适应酒气，过一段时间后，嘴里含酒往蟋蟀身上喷酒雾，再过一段时间，给蟋蟀喂酒。整个过程下来，成活者大约十之五六。

妙手李摸着山羊胡说道："原来如此，真是匪夷所思。"

郝丞相突然一拍桌子，喝道："给我把这个刁民古天生抓起来！"话音刚落，冲进来几个如狼似虎的家丁，扭住古天生。古天生不解地问道："相爷，小人一介草民，安分守己，何罪之有？"郝丞相冷笑道："天下百姓还有好多人吃不饱饭，粮食何其珍贵，你却用酒喂养蟋蟀，简直是暴殄天物，难道不该治罪吗？"

古天生忙说："小人一时糊涂，还望相爷饶恕。"

郝丞相说道："要想饶你不难，不过你得为我办一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古天生喊道："只要小人能办到的，绝不推辞，不知相爷吩咐小人所办何事？"

郝丞相笑了笑，说道："斗蟋蟀。"

进了皇宫

这次斗蟋蟀，可不简单，是去皇宫和太后斗。小皇上年少，郝丞相是先皇临危托孤的顾命大臣。郝丞相把妙手李招纳麾下，经常送上好的蟋蟀给小皇上，培养他斗蟋蟀的兴趣。小皇上果然迷上了斗蟋蟀，不理朝政，朝廷大事都委派郝丞相处理。这正是郝丞相想要的结果，他可以趁机独揽大权，左右朝政。

但是，皇太后心里明镜似的，自然知道郝丞相的歪心思，她虽然不能干政，却可以干涉皇上的爱好。在她不断的劝说和逼迫下，小皇上最终答应和皇太后比一场斗蟋蟀，输了，就此不再玩蟋蟀，赢了，此后，皇太后不得干涉他玩蟋蟀。

郝丞相当然希望小皇上赢了比赛，他要搜罗天下最厉害的蟋蟀送给皇上，于是找到了古天生。古天生可不想被治罪，只得答应下来。郝丞相告诫古天生，赢了，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输了，就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

古天生战战兢兢地说："相爷，我可不敢保证能赢，除非……"

郝丞相问道："除非什么？快说。"

古天生说道："除非能给我天下最好的美酒。"古天生解释，蟋蟀和人一样，劣质酒容易上头，醉得快，会变得呆头呆脑的，酒越好，越能激发蟋蟀的潜能。

郝丞相点点头说："有道理。府中有一批上好的秋露白酒，管够。"

这以后，古天生就住在相府里，专心培养他的蟋蟀。妙手李根据古天生所说的方法，也悄悄地培养起酒蟋蟀，可是他发现，哈酒气还好，喷酒雾的时候，蟋蟀都死了。

他去问古天生，古天生责怪他急于求成，这事得慢慢来。

转眼就到了比试之期，郝丞相带着古天生来到皇宫，小皇上早在偏殿里等着了。皇太后垂着帘子，坐在小皇上的背后。郝丞相参见完毕，比赛开始。

小皇上的面前放着一只琉璃罐。古天生拿出一只蟋蟀罐，用马鬃挑了一滴酒喂给蟋蟀，然后把蟋蟀罐交给太监，太监端到琉璃罐面前，用小棍把蟋蟀引到琉璃罐里。紧跟着，另一名太监从帘子后端出一个蟋蟀罐，引出一只蟋蟀。两只蟋蟀开始打斗，小皇上满脸兴奋地凑到琉璃罐前，大呼小叫起来。

看见小皇上如此兴奋，帘子后面的皇太后轻轻地叹了口气。

很快，小皇上满脸失望地坐回到座位上，第一局胜负已见分晓，古天生的蟋蟀败了。郝丞相满脸怒色，转头盯着古天生，眼里露出阴狠的杀机。古天生打了一个冷战，忙低声说："相爷，下一局一定扳回来。"

古天生又拿出一只蟋蟀，喂了酒，交给太监。帘子后也拿出一只蟋蟀。小皇上又鼓起兴趣，凑近观看，不一会儿，哀叹一声，古天生的蟋蟀又败了。

三局两胜，皇太后连赢两局，取得胜利。

小皇上忍不住埋怨起来："郝爱卿，怎么回事？你平时送给朕的蟋蟀，个个厉害无比，为何今天的蟋蟀如此草包？愿赌服输，看来，朕今后不能再玩蟋蟀了。"

郝丞相急忙跪下请罪。小皇上责怪了几句，让他退下。郝丞相站起来，带着古天生悻悻地往外退去。

忽听得帘子后传来皇太后的声音："古天生留下。"

郝丞相为难地说："启奏皇太后，臣打算把古天生带回去好好管教。"

皇太后说道："管教什么？他让皇上遵循诺言，从此远离蟋蟀，实乃江山社稷之福，也算有功之人。把他留下来吧，本宫自有处置。"郝丞相只得从命，出了皇宫。

小皇上忽然大喝一声："来人哪，把古天生拖出去斩了！"皇太后急忙说道："皇儿，且慢。"小皇上屏退左右，说道："母后，古天生非死不可，以安郝丞相之心。"其实，小皇上很聪明，早就猜测到郝丞相的用意，但是他年纪太小，羽翼还没有丰满，只能忍辱负重，假装玩物丧志，麻痹郝丞相，等待时机。小皇上说："母后，你搞了这个比赛阻止我迷恋玩蟋蟀，此乃人之常情，顺便敲打一下郝丞相，合情合理。但是，你留下古天生，却不合情理了。"

想不到皇上小小年纪，却有如此心机，皇太后禁不住喜形于色，说："皇儿，留下古天生，确实不合情理，但我说什么也要救他一命。他如落在郝丞相手里，必死无疑。"原来，古天生是皇太后安插在郝丞相身边的棋子，目的就是保证比赛让皇太后赢。

酒庄往事

面对着小皇帝满脸疑色，皇太后讲了起来。

先皇喜欢微服私游，有一次，游览到简家酒庄，被简家出产的缥醪酒所迷住，在酒庄里流连忘返，一直住了五天，与庄主简春秋成为好友。临走时，先皇把缥醪酒指定为皇宫特供酒。每次送酒时，简春秋都要亲自押车，顺便与先皇见面叙谈。先皇去世后，简春秋送酒进宫时，皇太后每次都会接见简春秋，闲话家常。

前不久，简春秋送酒到皇宫，与皇太后闲话时，皇太后说起小皇上迷恋斗蟋蟀一事，简春秋出了一个皇太后与小皇上斗蟋蟀比赛的主意。为了确保皇太后稳操胜券，简春秋让儿子简如意接近郝丞相，用计让郝丞相大败。

听到这里，小皇上拍掌大叫道："母后，这么说来，古天生就是简如意了，古天生是他的化名。"

皇太后微笑着说："正是。"

小皇上说："郝丞相那里，我再找机会

周旋。母后，我现在就召见简春秋父子，好生安抚。”于是让太监宣简春秋父子。

简春秋父子行了参拜大礼，小皇上着实夸奖了他们父子二人一番，忽然叹口气说道，“可惜啊，可惜！”简春秋父子不知所云，不敢应声。小皇上说道，“简如意，看你仪表堂堂，可惜玩物丧志，年纪轻轻，竟然沉迷于斗蟋蟀，不思读书上进。”

简春秋忙说道：“启奏皇上，是草民沉溺于斗蟋蟀，与犬子无关。”简春秋子承父业，经营着祖传的酒庄，可是，他沉迷于斗蟋蟀，常常把蟋蟀带到煮酒的作坊里玩耍。好几次，蟋蟀逃跑，钻进酒坊外的草丛里，这些蟋蟀渐渐地产卵传下后代。后来有一天，简春秋无意中发现，酒坊外的酒糟里，居然跳出几只蟋蟀。

酒糟里酒气熏天，蟋蟀能在酒糟里存活？简春秋惊讶之余，逮住几只蟋蟀，喂酒给它们喝，竟然不会死，而且战斗力极强。简春秋不由得大喜过望。这以后，简春秋刻意在酒坊附近放了很多蟋蟀，让它们产卵繁衍后代，然后用酒喂养，称它们为酒蟋蟀。这些酒蟋蟀，与没有喝酒的蟋蟀争斗，就没有输过。这次代表皇太后参赛的蟋蟀，就是简春秋精心培养的酒蟋蟀。

这时，简如意说道：“启奏皇上，小生秀才出身，专攻诗书，并不喜好斗蟋蟀。这次玩蟋蟀，实属情非得已，奉父命而为。”

小皇上大喜，说道：“太好了，简如意，你一定要好好读书，早中皇榜，朕必重用，成为朕的股肱之臣。哦，对了，朕问你，代表郝丞相参赛的也是酒蟋蟀，为什么喝了酒竟然不中用？”

简如意说道：“回禀皇上，这是一个大秘密，酒蟋蟀受成长环境影响，只适应缥醪酒，遇到其他的酒，必死无疑。我那些所谓的哈酒气，喷酒雾，都是忽悠他们的。在丞相府，每天仍然喂我自带的缥醪酒，只有比赛的时候，才喂的秋露白酒。”

原来如此，小皇上忍不住哈哈大笑，大家也跟着笑起来。

选自《山海经》2020.2 上

迟到的处罚

◇文 / 沈南均



南宋抗金名将刘锜严于治军，尤重军纪。在他任江东路副总管时，手下有一个年轻的军吏犯了法，案件都已经查实了，可刘锜就是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闻不问。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刘锜说：“你们暂时不要管，到时我自然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

就在大家都觉得这件事会不了了之时，一年后的一天，刘锜忽然传令将犯法的军吏抓了起来，当着全体士兵的面，打了军吏五十大板，并且说：“这是对他一年前所犯罪行的惩罚。”士兵们对刘锜的做法感到不理解，一人问道：“既然他是一年前犯的罪，而且当时已经查实，为什么当时不处罚，偏要等一年之后才处罚呢？”

刘锜解释说：“一年前，他的确犯了罪，但当我看到调查案卷时，发现他的老母亲正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如果那时处罚他，他的母亲一定会因为儿子犯法而加重病情，悲愤离世。儿子犯罪，不能累及他的母亲，所以，我才决定在一年后处罚他！”士兵们一听，感叹不已，而那个犯罪的军吏，更是泪流满面。从此以后，他洗心革面，作战无惧生死，成了刘锜的得力助手。

选自《良友周报》



改河名

◇文／魏炜　图／段明

乾隆皇帝当政时，朝中两位重臣刘墉与和珅，斗得不可开交。

话说这年冬天，一日早朝后，乾隆正要宣布退朝，刘墉出班奏道：“启禀皇上，微臣要告假。”乾隆问道：“何事告假？”刘墉一本正经地说，最近几天，他觉得身上奇痒无比，想想已有两个月没洗澡了，可天冷啊，洗澡后易生病，他听闻京北的小汤山有温泉，就想去泡泡。说着话，他又觉得后背一阵奇痒，忍不住就伸手去挠。

他这一挠，乾隆也觉得痒。但又不能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挠痒痒啊，只能忍着。乾隆问他，到温泉里去泡澡，那倒是热，可出来还是冷，一热一冷，还是容易得病啊，跟在家里洗洗也没区别。刘墉回禀，说当地的富户想出了法子，就是在温泉旁边盖几间房子，温泉那间最热，外面渐次冷下来，人有了一个适应过程，就不会冷热相激得病了。乾隆兴奋地说道：“你也不用告假了，陪朕一同去吧。和珅，你来安排。”

五日后，乾隆就坐上马车，前呼后拥地赶往小汤山。直行了两个多时辰，刘墉叫停了马车，对乾隆说道：“皇上，久坐易麻，下车来活动活动手脚吧。”乾隆下了马车，但见此时正置身于一座石拱桥上，桥下是蜿蜒的冰河，远处是起伏的山峦，这景色倒是不错。他问道：“这是到了哪里？”

刘墉回道：“金河。”

乾隆笑道：“我看倒像是条银河，哪里有金色？”

刘墉说道：“这金河的名字是前朝永乐皇帝取的。说起这个名字，还有一段故事呢。”

乾隆最喜欢听故事了，就让刘墉给他讲。刘墉就讲了起来：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不久，便在昌平北面的天寿山下兴建皇陵。一天，他在几位大臣的陪同下前往长陵察看，走到这里

时，他停了下来，问河边一位打鱼的人：“这河叫什么名字呀？”那打鱼的人随声说道：“叫沙河。”永乐皇帝一听，马上变了脸：“什么？叫沙河？！不行，从今天就改了，叫‘金河’，‘黄金万两’的‘金’，这多吉利。”永乐皇帝为什么不许再叫沙河？因为他本姓朱名棣，朱（猪）就怕杀了呀。从那以后，这条河就叫金河啦。

乾隆一听，就笑起来：“永乐皇帝怕杀，就不叫沙河了？我看这金河，更是名不副实，沦为后世的笑柄了。”

刘墉忙着赔上笑脸，说道：“皇上，既然这样，可否给它改个新名？”乾隆最爱起名题字作诗刻碑的，刘墉这一提醒，正遂了他的愿。他微一沉吟，目光就投向河岸，见岸边有一株大榆树，灵机一动，说道：“河中波光粼粼，岸上榆树蔚然成景，就叫榆河，如何？”

刘墉凑近了他，轻声说道：“皇上，榆河虽是好听，但老百姓未必有皇上那样的情怀，只怕会想歪了。待微臣先看看老百姓的反应，报给皇上，再行定夺，如何？”被刘墉这一捧，乾隆心里乐呀，想想也有道理，那永乐皇帝不就留下一段笑柄嘛，就点了点头，算是应下了。

乾隆到小汤山泡了温泉，洗了个热水澡，那是神清气爽啊，更何况还能领略沿途风光，那可比在宫里待着强了百倍。过不得半个月，他又觉得身上痒了。别看他住在皇宫里，可要想洗回澡，那也是烧盆热水，房里点上炭火。炭火能有多大点儿热量，房里还是冷。现在有了这好去处，哪里还忍得住？他传下口谕，到小汤山洗澡去！

行至金河时，乾隆想起了给河改名这事儿，就叫停了马车，问刘墉，将金河改为榆河，民间可有啥反应。刘墉面露难色，支支吾吾。乾隆绷起了脸，说道：“你如实禀来。”

刘墉忙着说，他向百姓打探，说河名不副实，要改为榆河如何。谁知老百姓们听了就笑，说谁起的这破名儿。榆河榆河，淤了河，那不就等着开口子发洪水嘛，老百姓可就倒了霉啦。他特意解释，说是榆树的榆，可老百姓撇撇嘴说，过两年这棵老榆树死了，谁还记得是这个榆，不还是想着要淤河嘛。他觉得老百姓们讲得无理，就没给皇上禀告。

乾隆听了，非但不怒，反倒乐了：“这些无知的百姓，居然真想歪了。不过，他们说的也有道理。刘爱卿，你觉得改叫什么河名好呢？”刘墉忙着说道：“微臣也没有好名字。”乾隆转脸唤过了和珅：“和爱卿，你说叫什么好呢？”和珅躬身行礼，说道：“皇上，老百姓一直把这条河叫沙河。沙和杀同音，永乐皇帝觉得不吉利，这才改了名，还把姓沙、屠、郎、陆的人全部迁出了昌平县。”

乾隆一惊：“这是为何？”

和珅也是个机灵鬼，最善于察言观色，看到乾隆洗完澡后那心满意足的样子，就猜到他还会来，说不准半路还会下车，问这问那，他就提早搜集了沿途的奇闻轶事，现在皇上问起来，正是他显摆的好时机。他笑着说道，那永乐皇帝姓朱啊，朱与猪同音，而这沙、屠、郎、陆四姓所对应的同音字或是能连在一起的词，那就是杀、宰、狼、戮，都是对猪不利的，犯了他的忌讳啊。乾隆听了，不觉“哈哈”大笑：“他把四姓迁走，也没救了他朱家的江山。”

和珅忙着说道：“皇上所言极是。咱大清国运昌盛，国泰民安，皇上更是千古明君，一个河名自是不在话下。这沙河所以得名，原是河中盛产白沙，两岸百姓用河中白沙炒花生，味道奇香，故而对沙河之名念念不忘。皇上不如顺应百姓的称呼，仍叫沙河，一是显出皇上体恤民意，二也彰显皇上运势宏大。此两全其美，不知皇上意下如何？”乾隆

大总管南下

◇文／汪培君　图／段明

大总管是皇太后的宠臣，连皇上都让他三分。丞相上朝时正巧遇见了大总管，急忙招呼道：“大总管。”

听到丞相招呼，大总管不情愿地停下脚步，爱理不理地问：“丞相大人，有何贵干？”丞相近了悄悄说：“有个美差，不知道你愿不愿去？”大总管不问，只等着丞相继续说：“今年朝廷大庆，要派人去苏杭购买丝绸。”

这确实是一趟美差，沿途的府县衙门，都会盛情接待，临走奉上银两或宝物。

大总管一听却生气了，说：“老祖宗定下的规矩，点了点头，微笑着说道：“如此甚好。传旨，从今以后，这条河就叫沙河了，这个镇子，也改为沙河镇吧。”

和珅忙着应道：“遵旨。”

这时，一直在旁边候着的刘墉凑上前来，犹豫着说道：“皇上，微臣还有一件小事。”乾隆说：“说吧。”刘墉皱着眉头说道：“皇上，到底是这清河深呢，还是沙河深？”出了京城，一直北行，要经过两条大河，一条是清河，一条是沙河，刘墉才有此一问。乾隆想了想，说道：“还是沙河深吧。”

刘墉躬身行礼：“皇上圣明！”他转过身来，对御前侍卫们大声喊道：“皇上有旨，杀和珅！来人，把和珅拿下，就地斩了！”和珅吓得脸色惨白，只顾了牙齿打架，竟说不出话来。刘墉大声斥责道：“你们没听到吗？把和珅抓起来，就地斩了！”御前侍卫们面面相觑。乾隆反应过来，大声问道：“刘墉，我何时说过杀和珅？”刘墉忙着跪倒行礼：“皇上，刚才我问您是清和珅还是杀和珅，您说的是杀和珅。金口玉言，可不能不算数啊。”乾隆这才明白，着了刘墉的道儿。刘墉想惩治和珅，明着不行，就玩儿了这招暗的。他诱着乾隆到小汤山去洗澡，过沙河时必是要歇上一歇，给乾隆讲讲金河的来历，以乾隆的爱好，必是要给金河改名。只要改成别的名，他都会反对，最后就得改成沙河，他让乾隆说出是清河深还是沙河深，无论乾隆怎么回答，他都会借此谐音，清和珅，或杀和珅。杀就甭说了，刀落到脖子上，咔嚓一声，脑袋落地，那是丢了性命。而清也好不到哪儿去，清除清理，一样是算账，对和珅而言，甭管是清还是杀，那都是死路一条。

乾隆略一思忖，说道：“朕口谕已出，自是不能更改的。但是，朕并没给出日期呀。何时践行，再等朕的口谕吧。”说完，他就上了马车。

刘墉重重地叹了口气。他彻底明白了，乾隆一心袒护和珅，他再想出奇绝的法子，也不能把和珅怎么样。不过，经此一吓，和珅倒也收敛了不少。一提到清河与沙河的名字，他心里都要颤一颤。特别是修葺清河与沙河时，朝廷所拨银两不够，他还自掏腰包，完成了工程，几十年里，这两条河虽经大水，但从未泛滥成灾，那也是一件奇事了。

选自《民间文学》



太监不许单独出京城，你这不是讥笑我吗？”丞相回答不敢，虽是祖宗定下的规矩，但只要皇太后开恩，任谁也不敢阻拦。大总管一想也是，就问：“这本来是你的差事，怎么……”丞相回答：“我因事捞不着去，所以才想到了大总管。”大总管听了很高兴。

几天后，丞相给大总管送行，酒至半酣，丞相推心置腹地说：“这一路的官员都很听话，只有济宁知府生性秉直，大总管千万别和他一般见识，省得弄出不愉快。”大总管冷笑一声，说：“对他我早有耳闻，不过我相信只要我开口，他就不敢不给！”

丞相不置可否，随后拿出一幅画说：“这幅画皇上早就给了我，让我捎给济宁知府，但一直没有可托之人，就麻烦你捎给他吧。也许，他会破例倾力接待你。”大总管接过展开，见是一幅打虎图，从画布到画的线条，都显得粗糙不堪，显然非名家之手。大总管心中不屑：“这样的画送人，不怕跌了皇上的身价？”

采购船沿运河南下，高挂“钦差大臣”的旗帜。号子响，锣鼓鸣，炮仗震耳欲聋，那真是热热闹闹、威风凛凛。所到之处，当地官员必定高接远迎，送金送银，直乐得大总管合不拢嘴。

不一日来到济宁府码头，码头上不光没有官员迎接，连一个人影都没有。大总管强压住怒火，命令继续敲锣打鼓，点燃炮仗，把动静弄到最大。许多人来看热闹了，但仍然没有官员来迎接。大总管只好派人去通知济宁知府，可回来说知府大门紧闭，所有人都到乡下处理命案去了。济宁知府说已经安排了接风宴席，办完案子马上回来，请大总管稍等。

没想到从初交巳时等到了申时，一船人饿得肚子咕噜噜叫，大总管的脸涨成了猪肝色。济宁知府终于来了，连连道歉。大总管脸上装着大度，说：“人命关天嘛，知府不必道歉。”接着拿出那幅画说：“这是皇上让我捎给你的。”济宁知府跪下，诚惶诚恐接过展开一

看，不相信地问：“这真是皇上赐给我的？”大总管嘿嘿一笑，问：“若是别人给你的，是不是会一甩手扔进河里？”济宁知府看着画自言自语：“若真是皇上赐给我的，肯定另有寓意。”大总管轻蔑地说：“能有什么寓意？走吧，吃饭要紧。”

走到一家酒楼，知府让船上的人进去吃饭，却拦住大总管说：“咱们去微山湖吃四个鼻孔的鲤鱼，是微山湖的特产，皇上每次来都点它。”说着不等大总管开口，就把他扶上了一辆马车。衙役们一溜小跑跟在后面。

半个时辰后，知府扶着大总管下了车，指着正在钓鱼的几个人说：“他们是专钓四鼻孔鲤鱼的。”

走到跟前，就有人钓到四五斤重的一条，眼看就拉上来时，不料鱼一挣扎，脱钩落在了旁边的浅水沟里。大总管看着稀奇，不由喊道：“快过去捞，别叫他跑了。”一衙役闻听就想去捞，没想到脚下一滑，把大总管推进了水里。大总管喝了口水站起来喊救命，一看水并不深，正想自己走上岸，衙役递过来一根旗杆。他急忙抓住，却不料衙役慌张失手，不是往外拉而是往里推，一下子把他推到了深水里，咕咚咕咚就喝了几大口。连吓带呛，大总管几近昏迷，但抓住旗杆的手却是不放，迷迷糊糊中，被衙役领进一个杂草丛生的浅水塘，只走两步，就陷进淤泥走不动了，又被衙役往前一带，不由自主地趴在了水里。知府大呼小叫地呼喊，衙役们手忙脚乱，大总管突然像疯了一样，边脱衣服边往岸上爬，紧接着两只手在身上乱抓。大伙一看，他身上爬满了蚂蟥，正肆虐地喝他的血。

知府立刻命令衙役把他摁倒，告诉大总管，被蚂蟥叮住不能乱抓，一旦把蚂蟥抓断，它身体里的一部分就会钻入血管，再也弄不出来。大总管乞求道：“知府大人，有什么办法吗，快救我呀。”知府回答唯一的办法是用竹片抽打，把蚂蟥打死以后，再一条一条地往下摘。大总管立刻同意，催促快点用竹片抽打。

竹片来了，知府命令两个衙役快打。不料两个衙役扑通跪在知府面前，大喊老爷饶命。知府纳闷，问：“又不是打你们，你们喊什么饶命？”两个衙役回答，大总管是钦差大臣，打钦差大臣是灭九族之罪。知府一听犯了愁，这可怎么办？大总管实话实说，他哪里是什么钦差大臣，只是大总管。衙役说大总管他们也不敢打。大总管一心想活命，哪里还计较称呼？就告诉两个衙役，他就是个太监，可衙役还是不敢。大总管没有办法，狠了狠心说：“我就是主子跟前的一条狗。”知府对衙役说：“行了，打狗你们总敢打吧？”不想两个衙役还是不敢。

痛痒交加，百爪挠心，大总管只好说他脖子上挂着皇太后赐给他的和田玉佛，你们拿去就等于奉了太后的旨意。两个衙役摘下玉佛，先放在一块石头上，然后趴下磕头，说：“太后娘娘，小的们领旨了。”说完爬起来，来到大总管跟前，抡起竹片就打。顿时，白生生的身子皮开肉绽，鲜血四溅。大总管哭爹叫娘，疼痛难忍。没多大会儿，大总管的全身都被打烂，昏死过去。

等醒来时，才知道自己钻进了丞相的套中。大总管咬牙切齿地说：“等我回去启禀太后，让皇上吃不了兜着走。”知府哈哈大笑，说：“你回不去了，我回禀皇上，皇上就会去报告太后，大总管不慎落入微山湖，连尸首也没有找到。”知府接着说：“本来只想在码头上灭灭你的威风，没想到你捎来了皇上打虎的圣旨——皇上要你的命！”

大总管听了，后悔没有仔细看看，半路上毁掉那幅画。但一切都晚了，此时他被四个衙役抓住四肢抬起来，扑通扔进了微山湖！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饲猴人

◇文/红娘子　图/颜玮

艺人青河

王青河是凤凰集上最有名的耍猴人，他耍猴与普通的耍猴人不同。

猴子这畜生虽然聪明，但终究是野性难驯，所以普通的耍猴人多数一手牵链子，一手拿皮鞭，表演时总会时不时地给它们两下，用以规整教训。这些人真正当得起一个“耍”字，因为在他们的眼中，猴子不过是他们赚钱的工具罢了。可是王青河却对他的猴子爱护有加，这么多年来连链子都不曾套过，更别说打骂之类的了。

王青河饲养了一只小猴子，起名叫三儿。三儿很有灵性，神异非凡，通人性，懂人言，辨美丑，一举一动活像是个六七岁的顽童。王青河与三儿感情深厚，配合默契，就像是一对父子，他们的表演自然是精彩非凡，在集市上大受欢迎。这一人一猴随便往哪儿一站，周围立刻是观者如潮，掌声雷动。

这人一出了名，打你主意的人就多了，住在王青河隔壁的黄二毛，就是其中的一位。这黄二毛是镇上出了名的闲人，整日里游手好闲，偷鸡摸狗，在镇上是人见人厌。不过王青河刚来镇上的时候，受过黄二毛双亲不少的恩惠，所以对黄二毛，王青河并不像别人那么厌恶。

黄二毛见王青河耍猴极受欢迎，看上去似乎也挺轻松，就想要拜他为师，学习饲猴，借此赚几个钱花。

可王青河知道黄二毛品行不端，也担心他学会了饲猴的本领，不会善待饲养的猴子，所以迟迟不肯答应。对此，黄二毛心中颇为不快。

救猴儿

这一日早晨，王青河刚从睡梦中醒来，就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刚一打开门，黄二毛就满头大汗地冲了进来，一脸焦急地大叫：“王叔，快救救它，晚了就活不成了！”

王青河低头一瞧，只见黄二毛的怀里抱着一只灰毛

猴子，那猴子满身的鲜血，一脸痛楚，四肢轻微地抽搐着，看样子受了很重的伤。王青河瞳孔一缩，忙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黄二毛满脸急切地说：“我今早出门溜达，在河边发现了这只受伤的猴儿，我见它还有一口气，便把它抱了回来……”

王青河连连摆手，侧身让到一旁，说：“快把它抱进来再说！”

黄二毛应了一声，走进了大门。两人一路小跑到王青河的卧房，把那灰毛猴子放在床上之后，王青河仔细检查了一番，它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有十几处，都是被利齿撕咬的样子，应该是某种猎犬咬伤的。虽然没有伤到致命的地方，可是灰毛猴子失血过多，已经只剩最后一口气了。

“三儿，去把我的刀伤药拿来。”王青河头也没回，就这么吩咐了一声。一直守在床头的三儿，听得主人的吩咐，“吱吱”叫了两声，便飞快地蹿了出去。

这时候，黄二毛已经打来了一盆清水，两人小心地擦拭干净灰毛猴子身上的伤口，三儿也找来了刀伤药，上好药，包扎完之后，那灰毛猴子的情况已经得到稳定。王青河这才松了一口气，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他拍了拍一旁黄二毛的肩膀，安慰说：“没事了，休养一段时间就好。”

“没事就好，刚才可把我急死了。”黄二毛擦拭着额头上的汗，心有余悸地说。

王青河心里本来还觉得有一丝古怪，可是见到黄二毛一脸疲惫，胸口又满是鲜血的样子，也就释然了。看来这黄二毛平时虽然浑了点，但心地终究还是善良的，否则也不会为了一只快死的猴儿，搞得如此狼狈。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那灰毛猴子在王青河的细心调理下，伤势总算好转起来。黄二毛也经常来探望它，偶尔还带些干果之类的吃食给灰毛猴子和三儿分享。或许这就是缘分吧，往日里好吃懒做的黄二毛，却也有真情流露的一面，这让王青河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

至于那只灰毛猴子，这家伙聪明得很，似乎也知道黄二毛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与黄二毛十分亲近，虽然伤还未痊愈，却总是跟着他进进出出，看情况它对黄二毛甚至比对同类三儿还要亲近许多。

眼瞅着灰毛猴子一天天痊愈，王青河对它以后的着落，心中也有了几分想法。这一日，王青河把黄二毛邀到家里，问他：“二毛，再过几天，灰毛的伤就全好了，你准备以后怎么办？”

黄二毛愣了一下，回答说：“叔，说实话，我以前真的不懂你为什么会和三儿有那么深厚的感情。但自从我救了灰毛以后，看着它的伤慢慢好转，总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爹娘去世后，我一个人总是孤孤单单的，直到有了灰毛，这才好像重新拥有了一个家。我想，等灰毛伤好以后把它带回家，也算搭个伴吧。”

王青河沉默了，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他看得出黄二毛是真心喜爱灰毛的，毕竟感情这东西作不得假。王青河思索了好久，终于下定了决心，说：“二毛，你还想学我这门饲猴的技艺吗？”

“叔，你是说你愿意教我吗？”黄二毛见王青河点头，欣喜不已，“自然是愿意的。叔，你喝茶！”

王青河笑着接过黄二毛的拜师茶，饮了一口，缓缓说道：“我以前不愿意传授你这门技艺，是因为你当时只想着用它来赚钱。而现在看来，你是真心喜爱灰毛的，那么我便传授你饲猴的技艺。你跟我来……”说完，王青河朝黄二毛招了招手，往卧房走去。

饲猴之术

两人一前一后走进卧房，见俩猴子正在卧房中嬉戏。王青河沉声对三儿说：“三儿，你先出去，灰毛要留下。”三儿回头看了王青河一眼，似乎明白了什么，回头朝灰毛吱吱地叫了一阵，好像在传达什么信息，末了才独自蹿出大门。

王青河俯下身，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大木箱子，从里面拿出了一根用红布包裹着的条形东西，然后叫黄二毛跪在自己面前，这才正色说道："在此之前，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三儿并非如传闻中的那么神奇，其实它根本听不懂人类的语言，而这一切全是因为我这一门饲猴之术。"

黄二毛心中一动，不禁隐隐有些期待。

"我这一门饲猴之术，源于古代驯兽术，此术在千年前本是用在战场上的，我们的祖师爷便是以此术驱使猛兽和敌人作战。但是，野兽虽然凶猛，却也敌不过千军万马，这么多年下来，我们这一门也逐渐落魄了，传人一代不如一代，再也驱使不了大型的猛兽了，以至于从战场上的猛将沦落为民间的表演艺人……"说到这里，王青河长叹了一口气。

黄二毛见王青河神色黯然，忙安慰说："叔，您别伤心。这老祖宗的好东西，只要一代代传承下去，总会有一天重新焕发光彩的。"

王青河却苦笑着摇摇头，说："不成了，这驯兽术传到我这里，只剩下十之一二，从主仆的关系，变成了友盟的关系……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在这一生中有个忠诚的朋友陪伴着你，你不用担心它害你，图你什么，就像我和三儿一样。"

原来如此。黄二毛点点头，终于明白了王青河和三儿的关系为何如此亲近。

"这友盟关系签订之后，灰毛便会是你最亲近的人，任你的想法所驱使。但是从这一刻起，你们的命运也会联系到一起，如果它或者你受了什么灾难，也会应验到对方的身上！黄二毛，我再问你一次，你是否愿意？"

王青河话里的每一个字，都如重锤一般敲在黄二毛的心上，这让他有种不好的预感。但转念想来，自己做那么多事，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想到这里，黄二毛把心一横，说："我愿意！"

"那好，我这便取你一滴心血，当你的心血融入灰毛的心中，这友盟之约才能算数，而这就是真正的饲猴术！"王青河说完，把手中的红布一掀。黄二毛只觉得眼前有道红影晃过，耳边似乎传来一阵若有若无的呼号之声，而空气中也多出了几分浓重的血腥味。

待他抬头看去，却见那红布之中，原来是把一尺来长的锥子，那锥子通体黑黝黝的，在阳光的照射下隐隐泛出红光，锥柄上刻画着一些蝌蚪状的文字，那尖利的锥尖闪着乌光，看得人心生寒意。

王青河不由分说，掀开黄二毛的衣服，对准他的胸口一刺。黄二毛只觉得胸口微痛，他低头一看，见那锥尖只入了半分，这才松了口气。而就在这时，那铭刻在锥子上的蝌蚪文字竟然突兀地亮了起来，然后又立刻熄灭，但那妖冶的红光却在人的视野中残留了好久，令人头皮发麻。

待那些文字再次亮起时，王青河迅速一退，那锥子便回到了他的手中。黄二毛心有余悸地摸了摸自己的胸口，却发现胸口的皮肤居然完好无损！

王青河没有理会黄二毛，挥手招来灰毛，似乎是三儿之前的叫声起了作用，这小家伙好像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比黄二毛还要镇定几分。王青河含笑拍拍它的脑袋，然后把泛着红光的锥子刺到了它的胸口。小家伙脸上闪过一丝痛苦之色，却立刻安静了下来，王青河低着头，嘴里默默地念叨着什么，锥子上浮现出的红光随之渐渐收敛了下来。

这一过程一直持续了一炷香的工夫，待到锥子上的红光完全暗淡下来，王青河这才收回手，身子无意识地晃了晃，面色苍白如纸，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一般。同时，黄二毛突然发觉，自己的心里似乎多出了某种东西，当他下意识地看向灰毛，却生出一种血脉相连的感觉。就好像灰毛是他身上的手脚，只要他在意识中驱动，便能控制灰毛的任何动作。

直到现在，黄二毛才终于清楚地体会到王青河话中的含义，也终于明白他的表

演为什么如此神奇。

这饲猴之术，果真非同凡响！

“好了，你带灰毛回去吧。”王青河歇息了一阵，脸色好了一些，“回去好好调教灰毛，有它在，你这辈子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衣食无忧。”

黄二毛感激地向王青河磕了三个响头，然后把灰毛放在肩头，走出了卧房。但王青河却没有发现，当黄二毛走出大门之时，眼中闪过了一丝狡黠与鄙夷……

驯猴为盗

这几个月来，城西一户姓胡的大户人家中出了件怪事，每隔个七八日，账房里的钱银总会莫名其妙地失窃。胡家是什么人家？梧城第一大户！而且暗地里的一些隐秘勾当根本不是一般人能知晓的。现在居然有蟊贼胆敢盯上胡家，而且不止一次作案，这明摆着是在胡家光鲜的脸上重重地扇了好几个耳光。

胡家一怒之下，梧城保安队就倒了霉。为了抓住这个来无影去无踪的神偷，保安队队长亲自出马，带着十多个保安队员在胡家账房外守了半个月，直到昨晚，才终于看清了那位传说中的“神偷”——居然是一只猴子！

说起在梧城谁最会耍猴，是人都知道：凤凰集的饲猴人王青河。急需破案的保安队队长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就将王青河抓了起来。

这一天，黄二毛的赌友癞子听到了这个消息，急急忙忙地赶到了黄二毛的家中。黄二毛正和他家的灰毛猴子躺在炕头上，一人一猴手里均提着烟枪，正在抽大烟呢。癞子连忙关上门，上前夺过黄二毛的烟枪，猛抽了两口，说：“二毛哥，大事不好了！我刚才路过凤凰集的时候看见王青河被保安队的人抓走了！”

“抓就抓了……拿回来，我瘾还没过足呢！”黄二毛含糊地说着，抢过烟枪，还未放在嘴边，整个人突然坐了起来，“你说什么，王青河被抓了？为什么被抓的？”

癞子压低声音说：“你说为什么被抓，还不是我们干的那事！我早就说过城西就属胡家不好惹，你偏偏不信，现在果真出事了！我听说保安队在胡家埋伏了半个月，等到现在才出手抓人。”

“完了，肯定是灰毛被他们发现了。”黄二毛惊得手一松，烟枪掉在了地上。

原来，黄二毛先前拜师学艺只不过是个幌子，要他这种人卖艺讨生活，那是老猫嗅咸鱼——休想。他之所以要学饲猴之术，是把主意打在了横财上。他探察过，城西那些大户人家的账房都是有铁栅栏的，人进不去，但小动物却进得去。黄二毛见王青河能把猴子训练得如此有灵性，便想方设法拜他为师，学会他的饲猴之术，好让猴子为他偷取钱财。

可惜，王青河迟迟不肯收他为徒。于是，黄二毛想了个苦肉计，让癞子逮来一只猴子，然后让猎狗将它咬伤，自己又跑到王家求救，于是才有了前面的这一连串事情。后来，饲猴之术终于骗到了手，黄二毛所调教的自然是偷窃之术。这几个月来，城西的每家大户都被灰毛光顾过，而偷来的钱财全被他和癞子挥霍掉了。

原以为以后的日子都会像这几个月里那么舒服，却不想，大祸终于临头。

黄二毛越想越气，破口大骂：“他娘的，这城西胡家那么有钱，我们只是在他手指缝里顺一点儿，有必要那么较真吗！癞子，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癞子沉吟了一阵，说：“还好这次有王青河顶罪，否则我们俩吃不了兜着走！不过我觉得这也不保险，指不定姓王的会把你供出来。为今之计，就是先把灰毛处理掉，就算保安队要来抓人，没了物证，你就来个死不认账，反正没有人知道你会耍猴的事。”

黄二毛觉得癞子说得在理。他转眼看向灰毛，这畜生好像感觉到了什么，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他，目光阴恻恻的。

黄二毛被它盯得心中生寒，转过头向癞子说：“扔远

点，别让它循着路回来，否则麻烦就大了。”

癞子应了一声，一把拎起灰毛便出了门。

血脉相连

是夜，黄二毛和癞子手拿烟枪，舒坦地躺在炕上。他们之所以如此逍遥，是因为傍晚的时候听到消息，王青河抵不住重刑认了罪，承认自己就是连盗城西十一家大户的狂贼。而癞子那边也处理好了灰毛的事，以后无论怎么追查，也查不到他们的头上。

可是，黄二毛心中还是隐隐有一丝不安，猛抽了几口大烟之后，他顺口问道：“癞子，你到底把灰毛弄哪儿去了？”

“这个，”癞子支吾了一阵，这才回答，“我说了你可别生气，我卖了。”

“卖了，卖得好……钱呢？”黄二毛点点头，然后把手伸到癞子面前。

癞子满脸的讪笑：“我……去金雀巷花光了。”

“好你个癞子，去金雀巷找窑姐儿都不叫哥哥一起！”黄二毛踹了他一脚，还待奚落他几句，却突然脸色猛地一变。“你……你卖给谁了？”

“卖给城南玉石王家了，那家少爷好吃猴脑，嘿嘿，所以卖了个好价钱。”

“什么！”黄二毛隐约想起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他手一抖，身子猛地从炕上坐了起来。而就在这时，黄二毛只觉得头骨“轰”地炸开来，紧接着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脑袋中猛地一搅，整个人便抽搐着软了下去。就在他失去意识的那一刻，耳边依稀回响起了一段话——

这友盟关系签订之后……

你们的命运就联系到一起……

灾难，也会应验到你的身上！

梧城，流传着很多传说，而同时发生在那个夜里的两段传说最为诡异——

第一段是说，在这个夜里，有个姓黄的后生突然暴毙，他的死相极惨，头盖骨被生生敲碎，挖走了全部脑浆，那样子就好像……被吃了脑的猴子。

而另一段是说，在梧城保安队的监狱里，一个姓王的犯人在众目睽睽下消失了，让所有人匪夷所思。

而许多年后，在另一个城市出现了一个神奇的艺人，他本人很沉默，但他养的猴子却能听懂四方言语。人们问起他的姓名，他只是淡淡回答出三个字——饲猴人。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小篾匠的手艺

◇文／江永年　图／黄胜

明嘉靖年间，徽州古城小北街上开着十几家竹行，其中最出名的要数老洪竹行。这老洪自己的手艺过硬不说，带出的徒弟也多，所以他家的竹行成了徽州的金字招牌，别的竹行只能仰其鼻息。谁要是不长眼抢了老洪的生意，就甭想在小北街混下去。

这年春天，老洪竹行对门的“老潘木器店”忽然摘下招牌，挂上了“潘家竹行”的老招牌，重操旧业了。

知情的人见状都悄悄议论：五年前，这潘家竹行的老板潘冬林，为请名医救治重病老母，情急之下降价处理了一批竹器，却不知道他的临时降价，害得老洪少赚了很多银子。从此老洪就盯上了潘家竹行，派人专门去挑他们店里竹器的毛病，然后四下宣扬。没过多久，潘家竹行的生意便一落千丈，只好摘下竹行招牌，转行卖木器混口饭吃。

这回，潘家竹行难道是想

东山再起？

奇怪的是，潘家竹行并不急着在店里摆上竹器，只是在店门口摆了个摊，一位长相俊俏的小篾匠在摊上断竹取料、剖竹刮皮，然后开始编徽州人烘茶用的焙兜。

这种焙兜做工非常讲究，黄竹面料的外圈要结实美观，里面青竹面料络成的焙兜顶更要匀称结实，坡度不能太陡也不能太平缓，一般的篾匠师傅一天工夫只能编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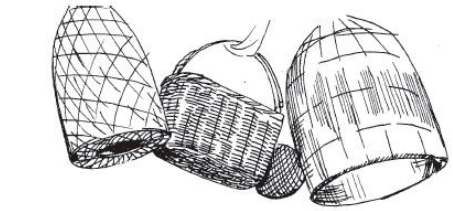
可这小篾匠真是好本事，这太阳还没落山，他就把两个焙兜编好了，不但样式好看，用手里外一摸也不带一个竹刺儿，实在无可挑剔。

对着老洪竹行编制竹器，还真有点班门弄斧的意思，自然引来众人围观，大家看了小篾匠编的焙兜，都夸他手艺棒。

对门店外这么热闹，老洪又岂能坐视不理？在众人的夸奖声中，老洪竹行的伙计王胖子挤上前去，酸溜溜道："这焙兜倒是看得过去，就怕不够结实，中看不中用啊。"

小篾匠望了他一眼，微微一笑说："焙兜结不结实，胖大哥你站到顶上试试，不就知道了？"

他这么一说，大家都惊呆了。以往的确有爱显摆的篾匠，编好焙兜后，让小顽童站到顶上来个"金鸡独立"，展示焙兜的结实。可





孩童一般只有四五十斤重，王胖子足有两百斤，让他站到焙兜顶上，这不是请人打脸吗？

王胖子求之不得，抬脚就往焙兜顶上站。出乎意料的是，直到王胖子颤抖着腿勉强来了个金鸡独立，焙兜仍然纹丝未动。围观的人都竖起了大拇指，夸小篾匠的手艺真是到家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小篾匠仍在潘家竹行店门口编制各种竹器，竹筛、竹篮、竹箱、竹席，一件件精美的竹器展示在大家面前，好多围观者都要出钱购买。潘冬林却在一旁拱手道："承蒙各位错爱，这些只是样品，大家想买的话，小店过几天就有大批竹器上货。"

有人问潘冬林这手艺高超的小篾匠是从哪里请来的，他一脸自豪地说："这是我儿子潘俊峰！"

大伙这才明白，潘家父子二人这几年来卧薪尝胆，就是要争回之前那口气。

整个徽州城都在夸赞小篾匠潘俊峰的手艺，对门的老洪终于坐不住了，叫来手艺最好的徒子徒孙，轮番跟潘俊峰比试手艺，到最后老洪还亲自出马，却一一败下阵来。

老洪像斗败的公鸡，眼睁睁地看着潘家竹行东山再起，生

意一天比一天红火。

但潘家父子不像老洪，并没有仗着名气欺行霸市。好几次，有外地客商来订购竹器，因为数量太多，潘冬林还把客商介绍给老洪和其他竹行，有钱大家赚。

潘家竹行的名头越来越响，外地客商来徽州进竹器，首选就是他们家。屈居第二的老洪自然不甘心，可是不论他压价卖货，还是让徒子徒孙帮忙拉生意，都比不上风头正盛的潘家竹行。

没过多久老洪便抑郁成疾，把竹行生意交给儿子小洪打理。小洪为人圆滑，知道斗不过潘家竹行，便处处向潘家父子示好。

这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潘冬林父子正要关门打烊，小洪忽然带着一个挎刀的大胡子壮汉走进店里，大胡子掏出一张图纸递给潘冬林，皮笑肉不笑道："听小洪老板说，你们竹行的篾匠小师傅手艺顶呱呱，不知能不能编出刀枪不入的竹盔甲来？要是编成了，我要一千副，每副给你们五两银子！"

小洪在一旁赔笑说，自己没那手艺接，只求潘老板生意做成后，别忘了他的好处。

潘冬林问要这竹盔甲干啥，大胡子皱起眉头道："不该问的你别问，反正到时候不差你银子便是。"说完他掏出一锭白银往柜台上一按："这是定金，三天后我来看样品。"说完他带着小洪转身就走。

潘冬林愣了愣，伸手去取大胡子留下的银锭，却发现银锭已陷入柜台板。这大胡子绝非善类呀！可这是一单大生意，要能做成，潘家竹行就更上一层楼了。

潘冬林把图纸拿给儿子看，问他能不能弄出这样的竹盔甲来。潘俊峰看了看图纸，说："我试试吧。"

三天后的傍晚，大胡子如期而至。潘冬林赶紧拿出儿子编制的竹盔甲，大胡子却让他穿在身上。潘冬林依言穿上竹盔甲，大胡子突然冲他连砍了几刀，结果竹盔甲四分五裂，潘冬林倒在了血泊中……

潘俊峰一早出去收购毛竹了，等他回到竹行时，发现竹行的招牌被人砸碎，父亲早已气绝身亡，地上全是沾血的碎竹片。不用说，凶手就是那该死的大胡子。潘俊峰正想去报官，大街上忽然传来阵阵厮杀声，接着便听见有人惊呼："强盗来了，官府都被砸啦！"

过了几天，潘俊峰才晓得这次闯入徽州烧杀抢掠的是一帮倭寇，那大胡子壮汉竟是倭寇头目。他去老洪竹行质问老洪父子。

可老洪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小洪指天发誓，说他也不知道大胡子竟然是倭寇头目，只是听他的要求苛刻，就把他带来潘家竹行，想让潘俊峰出出丑。

老洪听儿子这么说，长叹了一声，为证清白，他拖着病体亲自将小洪押去了官府。潘俊峰见状，也只能作罢。

不知道是胆小怕事，还是太过伤心，潘俊峰关掉潘家竹行，给父亲烧过满七后，竟然不告而别，失踪了。

潘家竹行大门紧闭，老洪竹行的生意马上红火起来。可奇怪的是，老洪一点也不开心。

三个月后，小北街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这天上午，一直店门紧闭的潘家竹行忽然店门大开，小篾匠潘俊峰终于露脸了，接着一队官兵敲锣打鼓送来了徽州知府亲题的"潘家竹行"招牌。

大伙这才知道，小篾匠是去找他的师父一起研究竹盔甲了。研究成功后，他们赶制了一千多副竹盔甲，悄悄送到前线，无偿送给了抗倭将士。穿着这些轻便灵巧、刀枪不入的竹盔甲，抗倭将士们英勇杀敌，打了不少胜仗。

大家纷纷向潘俊峰竖起了大拇指，就连死对头老洪也带着儿子小洪前来祝贺。

没想到潘俊峰却向老洪深深鞠了一躬："洪师傅，谢谢您！要是没有您鼎力相助，我和师父也编制不出刀枪不入的竹盔甲来。"

众人忙问何故，潘俊峰却说这是机密，不可外传。

只有他和老洪心知肚

明，当初潘俊峰去求师父帮忙研究竹盔甲，忙了一个多月都没成功。就在他们束手无策时，老洪忽然带着增强竹片韧性的祖传秘方找到他们，说了八个字：“竹节最硬，竹根最牢。”潘俊峰他们这才用老竹根竹节部位的竹片，成功地编出了刀枪不入的竹盔甲……

选自《故事会》2020.2下

张大千智赚“地皮大王”

◇文／盛世

20世纪20年代，上海“地皮大王”程霖生是个承袭长辈余荫的纨绔子弟，既花钱慷慨，好出风头，又喜欢附庸风雅。一次，张大千走进程家位于爱文义路的豪宅，见厅堂上挂满的名家字画，大多为赝品。张大千不但不说破，反而大加赞赏，并说：“程二先生，你收的字画，珍品很多，可惜不专。如果专收一家，马上就能搞出个名堂来了。”程霖生怦然心动地问：“你看收哪家好？”“你喜欢石涛，就收石涛好了。他是明朝的宗室，明亡了才出家，人品极高。专收石涛，配你程二先生的身份，最好把斋名也改题作‘石涛堂’。”

张大千辞归后，物色到一张二丈四尺的明代宣纸，精心仿作成一幅石涛的大中堂，再将其装裱、做旧，一切妥当后，找了个书画掮客来，叫他去兜揽程霖生的生意，并叮嘱说：“一定要卖5000个大洋，少一文也不行。”

“地皮大王”要觅“天下第一的石涛”，这话已经传遍“圈内”。登门求售者甚多，但程霖生都认为尺寸不够，直到这幅两丈多的大中堂入目，方始中意：“我不还你的价，五千就五千。不过，我要请张大千来，他说是真的，我才买。”即派汽车把张大千接来，哪知张大千一看，脱口说出二字：“假的！”

“假的？”掮客说，“张先生，你倒再仔细看看。”

“不必再看。”张大千指着画批评，哪处山的气势太弱，哪处树林的笔法太嫩，说得头头是道。



掮客既懊丧又窝火，不知张大千为什么要开这种莫名其妙的玩笑，卷起了画，怒气冲冲地赶到张家。张大千笑着告诉他：“你不必开口，听我说。你过两天再去看程霖生，就说这幅画张大千买去了。”掮客愣了一下，旋即恍然大悟。过了几天，掮客空着手去拜访“地皮大王”。程霖生颇为讨厌：“你来干什么？”“没有什么。我是来告诉程老板，那幅石涛的大中堂，张大千买去了。”“张大千买去了！真的？你卖给他多少钱？”“四千五。”程霖生十分恼怒：“张大千真不上路！你为什么不拿回来卖给我？”“我要拿回来说是真的，程老板，你怎么会相信？”程霖生语塞，想了一下说：“你想法子去弄回来，我加一倍，出九千大洋买你的。”

过了几天，掮客来回话说，张大千表示，并非有意夺人所好，一时看走了眼，如若改口，倒像串通了骗人似的；为了表示歉意，所以他买了。听了这番解释，程霖生略为消气，但对二丈四尺的石涛山水，向往之心更切：“那么，他卖不卖呢？”“当然卖。”“要多少？”“程老板再加一千，凑成整数。”掮客接着说，“我没告诉他是程老板要买，恐怕他狮子大张口。”“好！一万就一万。”程霖生悻悻地说：“我的‘石涛堂’，不许姓张的上门。”其实张大千亦不必上门：程霖生先后收藏了300多幅石涛的画，其中，大半出自张大千之手。

选自《都市文化报》

神磨

◇文／侯发山　图／周欣欣



再过半年，县太爷曹建就要告老还乡，回老家颐养天年了。

这么多年，他异地为官，从未给家乡父老做过什么，坦白地说，芝麻大的贡献也没有，如果将来卷铺盖回老家了，乡亲们会怎样看待自己？不说给自己难堪，假如他们不搭理自己，那该有多尴尬？曹建这么一琢磨，便想趁自己现在还在位上，手里多少有点权力，给老家的人做点事。有了这个想法后，曹建立马又作难了。他为官多年，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手里并没多少积蓄。俗话说，有了银子好办事。没有银子，怎么办事呢？办什么事情能不花钱呢？如果变相收取苛捐杂税，那又不是他的作风。

曹建忽然间有了主意。在他管辖的地盘上有盘神磨，那盘神磨从表面上看和普通石磨没什么区别，之所以叫神磨，有它独到的地方：就是从来不用石匠锻，如果磨出来的面粉粗糙了，只要用水泼一泼磨盘，石磨就跟石匠拿钢钻锻过的一样，磨出来的面粉非常细腻，三罗两罗就把面筛了出来……久而久之，当地老百姓就称这盘石磨为神磨。想到这里，曹建两眼一亮，心说如果把这盘神磨转移到家乡，还不把乡亲们高兴坏了？不说感恩戴德自己一辈子，起码自己在村里能够站稳脚跟了。

曹建是县太爷，他要办的事没有人能阻挡得住，尽管当地老百姓十二分地不愿意，但也没有办法。

很快，神磨被辗转百里拉到了曹建的老家。乡亲们没有想象中的激动和高兴，只是觉得很新鲜。族长甚至不屑一顾，根本不相信神磨有传说的那么神奇。

在族长的指挥下，神磨连夜安装好了。族长是村里的老大，当然，他是第一个

使用神磨的人。

等到磨盘“呼噜噜”一转，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包括曹建——神磨竟不神了，而是出鬼了：粮食下到磨眼后，无论磨盘怎样转动，就是不见出面粉。

族长一脸惶恐，忙颤巍巍地对曹建说，县长大人，神磨显灵了，是在惩罚咱们不该夺人所爱……你还是派人把神磨拉回原籍吧。

曹建虽不信邪，但也感到很震惊，心说难道这盘神磨真的不同一般？莫非还要找个道人来驱驱鬼镇镇邪？

族长似乎知道曹建的想法，又是打拱又是作揖，恳求曹建搬走神磨，说县长大人，赶快把神磨弄走吧，要是不搬走，不定村里出啥事呢。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大伙不会轻易饶恕你。

曹建心里一惊，觉得族长的话不无道理，心说自己可不能干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再说，自己也尽心尽力了，乡亲们要责怪，只能责怪神磨。

于是，神磨又物归原主完璧归赵。

说来也怪，当地老百姓再使用神磨时，跟过去一样，磨出来的面粉非常细腻。如果磨出来的面粉粗糙了，只要用水泼一泼磨盘，神磨依然如新……曹建这才松了一口气。

转眼间，曹建卸任了，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个“清正廉明”的匾额，那是临启程时，当地老百姓送他的。

曹建同样没有想到，当护送他的轿子一进老家的村口，族长就带着全村男女老少迎接他来了，场面热烈又隆重。曹建感动之余，满面愧色，喃喃地对族长说，我当了多年的官，没给乡亲们办过一件事……我实在感到汗颜。

你想哪儿去了？族长呵呵一笑，指着那个“清正廉明”的匾额说，大伙儿需要的是这个。

曹建眨巴了几下眼睛，似乎不明白族长的话。

族长用赞许的眼光看着曹建说，你不知道，大伙儿都为村里出了你这个清官感到脸面有光呢。

一时间，曹建感慨万千，心里暖洋洋的，暗自庆幸是那盘神磨庇护了自己，要不是它，自己的一世清明就毁了，怕是也得不到乡亲们的谅解。

多年后曹建才知道，当初是族长故意让人把神磨的下扇装反了，神磨才磨不出面粉的。

选自《传奇故事》

废艺

◇文／孙毛伟　图／段明

临城自古为才子荟萃之地。艺真斋裱画店就在临城城西，店面不大，可门头匾额是张大千题的。

店主金一镖自幼学字画装裱，得大师真传，加之勤学苦练，习得一身字画装裱揭裱的绝活：字画中的缺损能不露痕迹地补上，沾上的墨迹油渍能神奇地“飞走”，能把字画上的一部分挪移到另一处。

很多字画大师找他裱画。他收费不高，装裱名画甚至不收费。俗话说三分画七分裱，让自己的技艺和大师的画艺融会贯通交相辉映，他能得到一种满足。



一个偶然的机缘，老金收了个徒弟李虫。有天晚上，他去店里取物。推门一看，一个半大孩子正呆看挂壁上的画。竟是个爬窗进来的小偷，而小偷竟对画有兴趣，看呆了。醒过神来，见老金站在面前，吓得跪地求饶。他说他叫李虫，爹死了，娘改了嫁，他没办法，进城投奔表哥。谁知表哥是小偷，逼着他去偷。

老金对这个面黄肌瘦的孩子动了怜悯之心，又见他对字画着迷，就有心收他为徒。李虫当然愿意。老金就认下了这个徒弟。

李虫本是个心灵手巧之人，加之走上正路，自然勤学肯干，手艺日渐长进。而老金有了帮手，如虎生翼，生意越做越红火。

一晃十年过去了，李虫的技术已修炼得炉火纯青，也结识了不少书画名人，渐渐地就不安分起来。他想，这艺真斋虽然不错，师傅收费却不高，还常分文不收。自然他的收入也不会多。如果单立门户，凭他的技术，挣钱肯定要比现在不知高多少呢。

终于有一天，他把心思对师傅说了。老金看着他淡淡地问：“想好了？”李虫答：“想好了。”老金没再说什么。

李虫如愿在艺真斋不远处开了自己的装裱店，开始，他扛着老金大徒弟的名头加上纯熟的技艺，生意顺风顺水。可干着干着就不行了。一来李虫的收费比老金高，另外活儿一多，李虫为多挣钱，就粗制滥造，裱材上也以次充好，客人自然不会再登门。客人宁可多等些日子，也抱着画去找老金。

李虫见自家店前门可罗雀，艺真斋却更加红火，不免心生妒意。

这天，李虫坐在空无一人的店里发愁，忽然他表哥上门来了。十多年前他和这个惯偷表哥分手后就再没来往过，前几年，这表哥来找过他，被他几句话赶走了。这回他还想赶他走，可话到嘴边却拐了弯，热情地把表哥迎进门。

李虫想起近日听说老金接了个齐白石画作的裱件，很是名贵。他想，老金店里如果

出了点事，客人就不会再上他的门了吧。

表哥告诉李虫多日没开胡了，流露出想借点钱花的意思。李虫自然不会借他一个子儿，却转弯抹角地提起艺真斋店里有一幅画很值钱……

没过几天李虫就听说艺真斋失窃，一幅极名贵的画被盗走。

翌日，李虫一早去了艺真斋，意思是安慰师傅。一进店门迎面看到一幅画让他瞠目结舌，正是丢失的那幅名画。李虫狐疑地问："画找到了？"老金摇头。李虫又问："那这一幅……"老金笑而不答。

李虫大为惊奇，同样的画能有两幅？他当然知道谁偷的画，一回去就找表哥，看他偷得的那幅画。那画竟和艺真斋挂着的那幅毫无二致，他蒙了。

他把那幅画翻来覆去地看，忽然"噢"了一声，他明白了。

装裱工艺中有一道工序，是把画的宣纸底层剥离掉，通常剥下的底层都很破碎。李虫想过，如果能把底层整揭下来，不就又得到一幅画吗？当然这需要极高手艺，他从未听说过谁能做到，老金一定是这么做的。

李虫对表哥说："这画是假的，不值钱。"表哥半信半疑。李虫又说："不信你去艺真斋看，原画还挂在那儿呢。你留着也没用，卖给我吧。"他用不多的钱把画买了下来。

李虫抱着画就去了艺真斋，进门就喊："师傅，我把画找回来了。"

老金接过画，看都不看就扔到一边。李虫说："我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师傅。"老金说："你说吧。"李虫拿起那幅画问："这幅画是整揭底层得到的吧？"老金点点头。李虫扑通一声跪在师傅面前："师傅教我。"

老金朗声说："不可能！我早就把这个手艺废了。这次破例使出来是因为这幅画太名贵，必须先做个裱样看效果。"李虫叫起来："为什么要废？有这手艺可以一幅画变两幅，可以赚更多的钱……"

老金喝住他："为什么？就为一个字，真。做事要真，做人也要真。"说完，他拿过那幅画，三下两下撕了个粉碎。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赵构用公筷

◇文／张希



宋高宗赵构吃饭，一顿得上几十道菜。他有一个特殊习惯，命太监每餐给他准备两双筷子和两个汤匙，他总是先用一双筷子和一个汤匙将食物盛入碗中，然后用另一双筷子和另一个汤匙食用。每餐如此。

时间一长，皇后看着纳闷，就问高宗原因。高宗道出原委："吾不欲以残食与宫人食也。"按照宫中惯例，皇帝吃剩下的菜肴都是赏赐给宫女、太监们吃。高宗不想让他们吃自己吃剩下的菜，才特意用"公筷""公勺"。

历史上认定了赵构是昏君，但他也有着不为人知的细腻一面。

选自《中年读者》

胖百合的春天

◇文／朱砂　图／周欣欣



偏　爱

他叫丁白河，名字取自家门前的那条潮白河，爷爷拍的板儿。

他是丁家三个院里唯一的男丁，此前，丁家的另外两个媳妇已为丁家生了五胎女儿，每一声呱呱坠地的啼哭都气得爷爷几天吃不下去饭，直到他的出现，爷爷才如获至宝般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据说，因为有了他，一向喜欢将一分钱掰成两瓣儿花的爷爷竟然请了全村的人来喝酒，这让丁家的另外两个媳妇妒忌得差点儿背过气去。

他很胖，肥头大耳、腰宽背阔的样子简直和北极熊一样。村里人都叫他白河，只有我叫他百合。当然，那是我高兴时的叫法，不高兴时，我便叫他“胖百合儿”或者“肥百合儿”，一个“儿”字，蓄满了我对他的轻蔑。

我叫他百合不是没来由的，母亲酷爱养百合花，而他又白又胖，一张嘴每天不停地吃啊吃，一张一合的样子像极了百合花的喇叭花口儿。

大家都说，他的胖根本就是爷爷惯的，从小家里只要有口好吃的，都是他的。以至只比我大4岁的他，体重却超出我一倍还拐弯儿。

从我记事时起，他的嘴便没闲过，爷爷兜里大大小小的毛票与钢蹦儿，都化作了他嘴里的各种零食。

曾经，私下里，胖百合一脸憧憬地对我说，他这辈子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大学老师。他说，他喜欢讲台，喜欢和大家滔滔不绝地谈论国内国际的大事。

他的话让我的嘴撇得差点儿把脸一分为二了，我说："胖子，你就不怕把讲台压垮吗？"

说完，我撒腿就跑。

父亲车祸

胖百合的命一直不错，在家有爷爷罩着，一大家子二十几口人，除了父亲，他谁都不怕。

村里地少，父亲东挪西借，花十多万元钱买了辆大货车自己跑运输。那个时候，家里虽不是财源滚滚，但债务却一天天地减少，并且，父亲还利用跑省城的机会给家里添了彩电冰箱，日子过得在村里也算数一数二。于是，借了胖百合的光，我也过起了有肉吃、有零钱花的日子。

然而，我13岁那年，一切幸福戛然而止。那年冬天，父亲去山西拉煤，由于疲劳驾驶，车翻下了山，从此父亲再也没能站起来。

消息传回家，大伯和二伯结伴去山西料理车祸的事，母亲和爷爷留在家里四处筹钱给父亲看病。

父亲出车祸的第二天，院子里突然挤满了人，一小部分人是来慰问的，更多的，则是听到了消息跑来讨债的。

那一天，一向人高马大、说话声如洪钟的爷爷忽然就矮了下去，不停地给这个倒水那个递烟。

那天中午，和父亲一起长大，平时和父亲好得像亲兄弟似的曹贵把一张纸塞到母亲手里，低低地说："大嫂子啊，三儿刚买车时从我那儿拿了2000元钱，这钱呢，我也不要了，我家喜凤儿早就想买台电视机来着，我看你家这电视也不怎么看……"

曹贵开了个头儿，人们便如梦初醒般地纷纷掂量着手里的欠条找母亲要这要那，任爷爷好话说尽亦无济于事。

家里乱成了一锅粥，最初大家还根据手里欠条儿的多少要东西，到后来竟然发展到见什么拿什么。爷爷气得只嚷了两嗓子便晕倒在地，母亲吓得不知所措，坐在爷爷身边只知道喊"爸"，我更是吓得哇哇大哭。

突然，有人一阵风似的冲进了厨房，等我看清是胖百合时，他已经抄了一把菜刀拦在了大门口，胖百合瞪着猩红的双眼，一字一句地说："叔叔大爷们，父债子偿。和老丁家有点情分的，把东西给我撂下，我爸欠你们的，我还，三年还不完五年，五年还不完我还一辈子；一点情分都没有，就想看着老丁家家败人亡的，那就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长得像弥勒佛似的胖百合凶起来竟然如此吓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我把胖百合当成了英雄。

打　工

家是保住了，生活却从此一落千丈。

彼时，胖百合读高三，在学校里住校，我读初二，已经懂得不再乱花钱，并且，一放学便知道照顾父亲或是帮爷爷和母亲下地干活儿。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夏末的一天，我和胖百合与母亲一起，在田里给玉米施肥，突然，二娘风风火火地跑了来，远远地，二娘扯着嗓

子喊：“白河他娘，快回去，家里出事了。”

是父亲。

那天，胖百合的班主任气呼呼地到家里来找他，父亲问是怎么回事，老师说，高考的分数下来了，一向学习很好的胖百合最后考的那科竟然没及格。

老师不相信，专门跑去教育局找人查了他的试卷，发现胖百合的卷子上所有的选择题竟然没有一道是对的，而且，让人奇怪的是，如果把答案依次向上提一下，所有的答案又都是对的，这让一向对胖百合寄予厚望的班主任心痛不已。

班主任暴风骤雨般的盛怒之后，见父亲一言不发，忽然就明白了什么。班主任走过来，拍了拍父亲的肩膀，低低地说了一句：“老丁，你生了个好儿子啊。”

班主任老师走后不久，二伯过来借锄，意外地发现父亲用他仅剩的一只手，推翻了轮椅，把自己吊在了院子里的那棵枣树上，二伯吓得一边抱住父亲，一边大喊着：“来人哪，救命啊！”

被救过来的父亲像受了刺激般只喃喃地重复着一句话：“我是个废人，别让我再拖累孩子们了。”

胖百合跪在床边，哭着对父亲说：“爸，我知道我错了，可你不能抛下我和妹妹不管啊。有你在，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家，你得看着我长大成人，你得把二丫风风光光地嫁出去啊……”

柳暗花明

初秋，胖百合和村里的其他几个人南下去了深圳，成为千千万万个城市建筑大军中的一员。一次次地，他给家里写信，说在深圳混得不错，并不停地往家里寄钱。

自从父亲出事后，爷爷便搬了过来，母亲养了几头猪，爷爷每天起早贪黑地帮母亲种地、喂猪、照顾父亲，一点点地偿还着父亲欠下的债务。

那年春节，胖百合没有回来，爷爷让我给胖百合写信，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好，几头猪都出栏了，卖了好几千元钱呢，爷爷嘱咐，让他自己在外面注意身体，不要太过节省了。

爷爷没说什么，可是我知道，爷爷想他，在这个家里，如果说还有一个人让爷爷放心不下，那就是他了。

转年，我考上了高中，去了离家30多公里的县城读书，那是胖百合读书的地方。他写信回来，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他还给他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们写信，委托他们照顾我。

初冬的一个周末，我去小姨家拿母亲捎过来的东西，一回到宿舍，便看到我床上放着一件淡绿的羽绒服和一大包零食。

舍友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东西是母亲托一个同村的老乡给捎来的。

睡我上铺的吴晓梅一脸艳羡地说：“音音，你妈可真疼你，瞧，这羽绒服可是真羽绒的呢，还有这一大包吃的，好多我见都没见过！”

我一愣，莫名其妙。我明明刚从小姨家拿回母亲捎过来的东西啊！

翻开羽绒服，里面有张纸条，上面是一行清晰的小字：馋嘴的丫头，不知羽绒服你是不是喜欢，但我相信，这些零食你肯定喜欢。记着，欠我一顿马屁啊！

我瞬间便明白了怎么回事，急切地问吴晓梅那人还说什么了没有。吴晓梅说：“那人看上去挺关心你啊，不停地问这问那的。”

我说：“那不是我老乡，那是我哥。”吴晓梅忽然就瞪大了眼睛，说：“不

会吧，你不是说你哥只有19岁，又白又胖吗？可那个人看上去得有30岁了，又黑又瘦的。”

我的泪，刹那间成河。

原本，胖百合是听说爷爷病了才回来的，他想着在家呆几天便回深圳，可爷爷说什么也不让他再出去了。在爷爷的坚持下，胖百合在家里窝了整整一个冬天，虽然再也没有什么零食可吃，但他竟奇迹般地再次白白胖胖起来。

春天到来的时候，胖百合去了北京，在爷爷一个远房表亲开的饭店里帮厨。爷爷说：“北京离家近，我想什么时候去看孙子就什么时候去。”

胖百合在那家饭店里干了两年，我去北京读大学时，他便不干了，在师大旁边开了一家小饭馆。由于他面善，人又大方，生意竟一天天红火起来。

生活安定了，爷爷便张罗着要抱重孙子，母亲托人给他说媒，被他拒绝了，直到爷爷快不行了，他才领了一个女孩儿回去。

那个女孩儿原本和他不认识，那时，他跟我诉苦，说爷爷要抱重孙子，母亲逼他找对象，可他不想这么早就结婚。于是，他花500元钱，在网上雇了个临时的女朋友。

送走了爷爷，胖百合把家里的猪都处理掉，把爸妈接到了北京。

彼时，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开了连锁的分店，还在北京买了房子，爸妈真正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

我毕业后应聘到一家外资企业工作，结婚生子，生活一帆风顺。倒是胖百合，已近而立之年却仍孑然一身。

他还是那么胖，不但拒绝减肥，还振振有词为自己的胖辩护说：“总得有人来证明咱们国家GDP年增10%的数据不是统计部门注的水吧！”

重新高考

今年，已是29岁“高龄”的胖百合竟然做了件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的事。

那天，我和母亲正在楼上逗儿子玩，门铃响起，是快递公司的人送来了一份快件。

收信人是胖百合，寄信人一栏里，清晰地写着“首都师范大学”几个大字。

一头雾水地撕开信，我的嘴瞬间便成了“O”形：信封里装着的，竟然是一张入学通知书。

直到此时我才忽然想到，胖百合为什么要选择在这条街上开他的餐馆，这所他每天都能看到的大学，是他11年前高考选择的第一志愿啊！

那天，一家人都喝多了，胖百合弯曲着中指敲着我的头，得意地说：“怎么样，小妞儿，这会儿还敢说你哥笨吗？”

我撇了撇嘴，一脸不屑地说：“呸，牛什么牛，你考前一定很心虚吧，否则一个破高考还至于偷偷摸摸地背着大家吗？”

父亲醉眼迷离地拍着胖百合的背，笑着笑着，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

那个夜晚，当喧嚣的城市归于平静，人们都沉沉睡去的时候，我却清楚地看到，胖百合一个人站在露台上，双手捧着那张入学通知书，呜呜地啜泣着。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他哭得那么伤心，又是那么酣畅淋漓。

我没有打扰他，只静静地在窗户后面陪着他流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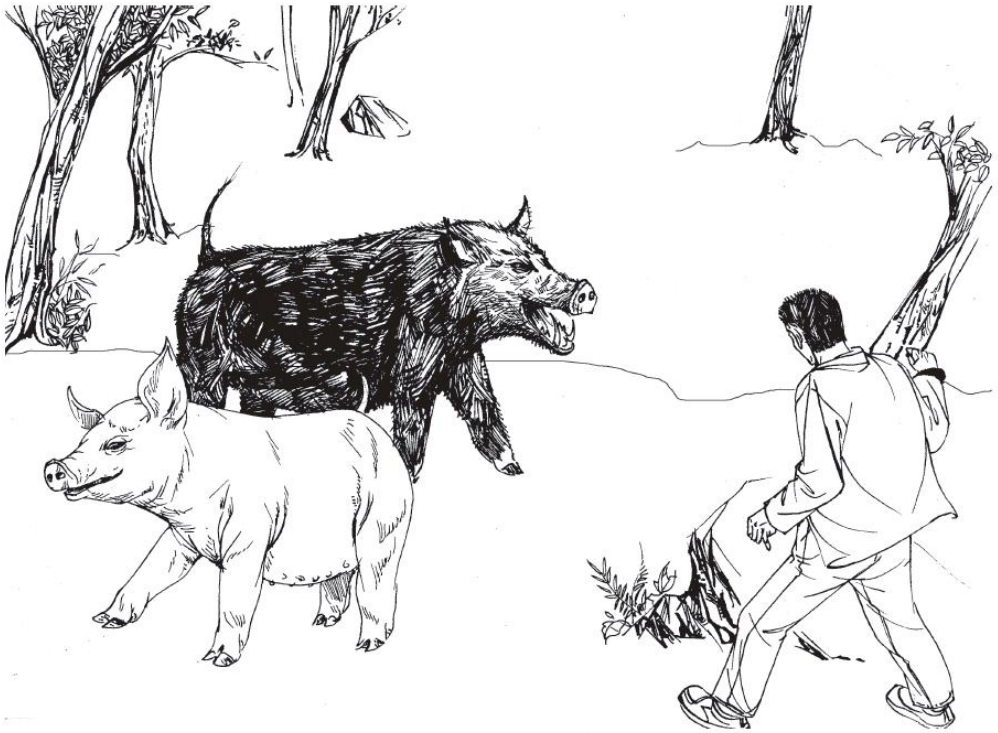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将迎来自己生命里的又一个春天。

在心底，我默默地祝福着，祝福我的胖百合的生命从此生生不息，枝繁叶茂。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野猪来袭

◇文／查老三　图／黄胜



野猪来了

玉米啃青时节，孙得利拎着筐去山上的玉米地想掰点玉米烀着吃。还没走到地头，就发现玉米青棵磙子轧场似的倒了一大片，跑过去一看，遍地都是被啃了半截子的苞米棒子！地上还有乱七八糟的猪蹄子印，这是野猪干的呀。

孙得利心疼坏了，赶紧掏出手机，将灾情报告给村委会主任。

不一会儿的工夫，村主任就和村会计一起赶来了。他们先用手机拍了照，然后用皮尺丈量了受灾面积，见面积没有达到有关部门制定的赔偿标准，便一脸爱莫能助的表情摇着头走了。

孙得利不甘心让野猪白白糟蹋了庄稼，从第二天开始，每天往这片玉米地跑好几趟，就是想看看，野猪有没有再次进地糟蹋他的玉米。

孙得利还暗暗祷告：野猪呀，你就再来糟蹋一回俺的玉米吧！只要给俺凑够了上报领取赔偿款的地亩数，俺给你磕头作揖都中！

野猪是非常狡猾的动物，为了躲避人类在它们出没过的地方下套子挖陷阱，基本上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很少吃“回头草”。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半个月。要是等到玉米成熟，到那时山里的各种果实也都开始成熟掉落了，山里有了充足的食物，野猪便不会再来田里偷吃庄稼了。

就在孙得利觉得快没有希望的时候，这天中午，邻居王老蔫突然跑来找他，说孙得利家的老母猪刚刚跑到他家玉米地里糟蹋了不少鲜玉米，让孙得利以后把老母猪圈住了。

王老蔫走后，孙得利瞅着肚子吃得滚圆被赶回来的老母猪，乐得一拍大腿，生出一条妙计来。

第二天，他从粮食缸里舀出一瓢玉米粒，一路撒着，将老母猪引进了他家那块被野猪糟蹋过的玉米地。

然而，让孙得利失望的是，老母猪进地后，虽然对鲜玉米非常感兴趣，但它并不像野猪进地那样，先将玉米秸秆成片地弄倒再吃，而是伸着脖子一棒棒地去啃玉米棒，这得啥时候才能凑够数啊！

情急之下，孙得利上去用脚把玉米秸秆成片地踹倒，让老母猪跟在他身后吃。

这办法挺好，老母猪很快就吃饱了肚子。孙得利瞅一眼倒下的玉米秸秆，加上先前被野猪糟蹋的，应该达到上报申请赔偿的面积了，于是收住脚，赶着老母猪回了家。然后他又返身回到玉米地里，给村主任打电话。

村主任和会计在拍照时，发现有的地方玉米秸秆倒下了，地上却没有猪蹄印儿，只有人的脚印儿。村主任可不傻，马上明白了几分，便问孙得利这是咋造成的？

孙得利没想到他精心设计的计谋会被村主任几下看出破绽，就一口咬定不知道。

村主任可不是好忽悠的，马上掏出电话要报警，并说有地上的脚印做破案线索，警察很快就会将破坏庄稼的坏分子绳之以法。这下孙得利害怕了，只好承认了一切。

孙得利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被村主任好一顿批评自不必说，可回家后他却把这一切都迁怒于王老蔫。

在孙得利看来，若不是王老蔫来告状，他也不会想出这个损招。于是他把本来就不高的猪圈又刨掉了两层砖，让老母猪更加便于跳出猪圈，去吃王老蔫家的玉米。

这下可把王老蔫坑苦了，往往是前脚刚把老母猪给孙家赶回去，后脚那老母猪又回来了。

几天后王老蔫彻底蔫了，说孙得利：“你这老母猪若是养不起了，那就卖给我；若是能养得起，你就把猪圈好了。”

孙得利耍开了无赖，说：“腿长在猪身上，我还能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看着它呀？”

王老蔫人虽然老实，但也有个倔脾气。他懒得继续和孙得利理论，当天就买回一拖拉机的砖头水泥，亲自动手把孙得利家的猪圈给加高了二尺多，这下老母猪再也跳不出来了。

转嫁损失

第二天早上，孙得利拎着猪食去喂猪时，一下子傻了——只见猪圈的外墙根不知啥时候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圈里的老母猪不见了。

孙得利起先还以为是有人用工具刨开猪圈偷走了老母猪，待仔细一看，见猪圈外的地上，遍地都是拳头大小的猪蹄印，便猜测是外来的一头大猪拱破猪圈放走了老母猪。孙得利赶紧顺着猪蹄印去找猪。

一路跟踪到山坡上时，孙得利已经判断出，他的老母猪是跟那头大猪一起走的。它们先是在一片玉米地里吃够了鲜玉米，然后又一起钻进了山林。

孙得利一路顺着猪蹄印儿，一连翻过两座小山包，真让他看见了老母猪，只见它正和一头四五百斤重、嘴上长着半尺多长獠牙的公野猪“缠绵”呢。

孙得利心说：怪不得老母猪会跟公野猪走，原来是到了发情的日子，在山上的玉米地里留下了气味儿，被到地里偷吃玉米的野猪嗅到了，夜里顺着气味儿追到家，拱破猪圈领走了老母猪。

公野猪多厉害啊，尤其是发情时，会把一切进攻者都当成要和它争夺配偶的对象，凶暴得连老虎都敢斗。

可孙得利护财心切，只顾着心疼母猪，一时间死都不怕

了，顺手从地上捡起根棍子，打算把公野猪吓跑，赶回他的老母猪。

但此时，只见公野猪“嗷嗷”叫着，像一辆开足了马力的小汽车似的，直奔孙得利而来，吓得孙得利“妈呀”一声惊叫，转身便往回跑。

公野猪的速度可比孙得利快多了，幸亏孙得利懂得野猪的习性，这东西跑起来不会打弯儿，直来直去地冲。

孙得利绕着圈儿跑，公野猪就无可奈何了。这样三圈两绕，公野猪对孙得利失去了兴趣，大摇大摆地回去继续和老母猪“缠绵”去了。

孙得利领教了公野猪的厉害，决定回村找几个村民来帮忙。

他回村后一连求了好多人，大家一听说是上山从公野猪身边往回赶老母猪，都吓得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走开了。孙得利无计可施，突然想起那天王老蔫说过要买他家老母猪的事儿，便生出一个鬼主意，去了王老蔫家，谎说他最近要出趟远门儿，家里的老母猪没人照顾，想把它卖给王老蔫。

王老蔫以前一直靠养猪增加家庭收入，这几年因为老婆去城里给孩子陪读了，他一个人在家忙不过来，才不养猪了，不过家里的一排猪圈还都闲置在那里。

这会儿听孙得利愿意把老母猪卖给他，王老蔫心想：自己虽然把孙得利的猪圈加了高，但这小子总爱欺负他，指不定哪天又会把猪放出来祸害自己的庄稼，不如就把孙得利的猪买回来，挣不挣钱不打紧，图个不闹心也算赚了。

想到这儿，王老蔫当即和孙得利谈好了猪价。他怕孙得利反悔，还和孙得利立下了一张谁都不许反悔的字据。

付完猪钱，等到去孙得利家赶猪时，孙得利却说母猪被他放到山上吃草去了，让王老蔫和他一起去山上赶猪。王老蔫无奈只好跟着孙得利一起上了山。

他们顺着猪蹄印儿，在树林里七拐八转，最后终于看到了和公野猪在一起的老母猪。孙得利一指老母猪，说：“你看到我家老母猪了吧，现在它可是你的了，你想怎么把它赶回家，我可不管啦。”说完，转身跑了。

孙得利一口气跑回家，暗自庆幸终于把损失转嫁给了王老蔫那个傻帽。过了一会儿，当他看到空手回来的王老蔫时，心里更是憋不住地乐。

可让孙得利更没想到的是，这王老蔫回来后，不但没去找人帮他往回弄老母猪，反而在家收拾起猪圈来。

孙得利以为王老蔫被气傻了，便跑过去幸灾乐祸地问他：“你不先去找老母猪，却在家里拾掇猪圈，难道那老母猪会自己跑回来？”

王老蔫一边继续干手头的活儿，一边轻描淡写地说：“俺买下你家的老母猪，就是为了少生气。只要这老母猪不属于你了，它回来俺就好好养着；丢了，俺就权当花钱买个消停！”说完，便不再搭理孙得利。

得不偿失

一晃就过去了三个月，长白山地区迎来了初冬的第一场雪。

这天中午，孙得利正在屋里吃午饭，突然听到外面有撞门的声音，他推开门一看，天呐！撞门的竟然是那头跑进山里快三个月的老母猪！孙得利正高兴呢，这时候王老蔫来家赶猪，这才想起，这头猪早已经不属于他了。

王老蔫喜滋滋地对孙得利说：“俺就知道，这老母猪到了该回来的时候啦！”

孙得利问王老蔫是怎么知道的？王老蔫说：“俺小时候给生产队里放猪，有年春天在山上丢了头老母猪，可没想到，到了落雪的时候，那头老母猪竟然领着一群小野猪崽儿回来了——俺才知道，家猪是没办法在山上过冬的！所以俺才料定，这老母猪只要不被山上的野兽吃掉，天一冷它肯定

会回来！”

说到这儿，王老蔫用手一指老母猪的肚子，接着说：“你看这圆鼓鼓的大肚子，里面指定装着十几只小野猪羔子。这可是纯野猪杂交品种，等生出来后把它们当种母猪卖，一头就值上万元！我老蔫这回可要发财喽！”

听着王老蔫开心的笑声，再看孙得利，脸已经成了猪肝色。

谁知王老蔫走出不远，竟然又把老母猪赶了回来，还用手拍着孙得利的肩膀说：“兄弟，我八岁时老妈病死，十三岁老爹又出车祸去世，幸亏你爸妈收留了我，不光把我养大成人，还帮我操持着娶上了媳妇儿。你觉得爸妈为了我没少操心花钱，心里愤愤不平，所以总找碴儿挤对欺负我，也料定我没法儿和你翻脸。可你忘了爸妈为啥收养我吗？你三岁时把一个钢珠子吞到嗓子眼儿卡住了，我正好路过，倒拎着你又是拍又是捶的，钢珠子才掉出来！那以后你爸妈就认定我是你的恩人，一直到去世还记着。他们对我好，是为了替你还情啊！”

见孙得利羞愧地低下了头，王老蔫将手中赶猪的树条子往他手中一塞，接着说：“赶紧把你的猪赶回猪圈里吧！记住了，一定要把它圈好，不要让它总往外跑！”说完，转身向大门外走去。

孙得利冲着王老蔫的背影喊道：“哥，我知道错了！可这猪你是花了钱的呀！”

王老蔫听到孙得利叫他哥，回过头对孙得利摆摆手说：“老弟，那母猪可不是白还给你的！等它下了小野猪羔子，你要给我一只母猪崽，顶当初我买你的母猪钱嘞！”

孙得利听后，鼻子一酸，眼窝就湿了。

恰在这时，只见村主任急匆匆走进孙得利家，看到孙得利泪流满面的样子，一头雾水地说：“我说孙得利呀！野猪是糟蹋了你家一些庄稼，可也不至于你哭到现在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经过我们村委会和广大受灾群众的不断反映，主管野生动物糟蹋农作物赔偿的办公室已经对原来制定的赔偿标准做了修改，以后不管被野生动物糟蹋了多大面积的庄稼，只要情况属实，一律按受灾面积给予经济补偿，还种地农民一个真正的公道！你过几天就可以去领补偿款了！”

孙得利听后，心说：今天这是咋啦？咋好事一个劲儿地上门？看来，我孙得利以后真应该好好做人啦！

选自《民间文学》2020.2

神铐子

◇文／蒋世平　图／周欣欣

骆炳在公共汽车上，刚从一位妇女的挎包里摸出钱包，突然感到手腕发凉。骆炳心中一惊，赶紧把钱包往自己裤兜里塞。可是，自己的手却被另一只手同时举起来。骆炳看到，他的手和另一只手，铐着一副手铐。

神铐！骆炳心中一惊：栽了，碰到公安便衣神铐了！干他们这一行的都知道，小城有个神铐，专铐偷东西的那只手，谁都看不清手铐是怎么戴到手上的。

骆炳到了反扒科，才知道铐他的人叫牧途。

拘了15天，出来后，骆炳很不服气，专门到失手的那条街干活儿，想看看牧途那副神铐是怎么铐人的。

骆炳那天在街上转，看到两个老人在超市购物，便跟上了。那两个老人的钱包，在老头的羽绒服里。在两个老人同一群中老年购物者相遇时，骆炳伸手拉开老头的羽绒服拉链，迅速地掏出了钱包。

就在骆炳手往回缩的一瞬间，突然闪出一位老人，银闪闪的手铐铐在了骆炳手上。



铐住骆炳的这位老人一笑，说：“熟人。再跟我去一趟公安局吧。”原来老人竟是牧途乔装的。

去公安局的路上，骆炳笑起来。他对牧途说：“大叔，别送我去公安局了。我想跟你学这一手绝活。”

“学我的绝活？想出手更快？”牧途怪笑。

骆炳说：“我想走正路，跟你学抓小偷。”

牧途瞧了骆炳好久，说：“半年，你不偷一点儿东西，我就收你为徒。”

骆炳拍胸：“一言为定！”

嚓，牧途开了手铐，朝骆炳挥挥手，然后，头也不回走了。

骆炳怔了。牧途立即放了他，让他感动。直到看不见牧途了，他才低着头离开。

骆炳开始捡垃圾。矿泉水瓶、废纸，卖的钱不多，但养活自己并不难。骆炳是小偷，以小偷之心度小偷之腹，很容易发现小偷行踪。只要一发现小偷行踪，骆炳就拨110。骆炳感到了另一种快乐。

有一天，骆炳肩膀上被人重重拍了一下。是牧途，微笑着的牧途。骆炳充满期待地望着牧途。

牧途拿出一沓钞票。“你这半年，打110一百零八次。反扒组按你提供的线索抓住小偷九十八次。这是给你的奖金。”

骆炳推开钞票，坚定地说：“我只想学你的神铐。”

嚓。牧途把手铐的一边，铐在骆炳手上，让骆炳握着另一边，迅速往自己的一只手铐去。嚓！两只手铐在了一起。

骆炳眼泪顿时涌出：“谢谢大叔。”

一次，两次。十天，二十天。骆炳技艺突飞猛进。那只被牧途铐过的手，也能出神入化地铐住牧途的手了。骆炳的手，本来就因偷而出手如电，现在用手铐铐人，自然如鱼得水。

“只要不怕被小偷打，用刀子捅，你就能铐住小偷。”牧途鼓励他说。

骆炳用力点头。

骆炳开始抓小偷了。脸被拳击三十多次，胸部被水果刀捅过两刀。两年，骆炳抓到的小偷不下百人。

那天，小偷佳逸在超市门口偷了五部手机，准备回去。看到街头有个女孩子戴着耳机，边走边说话，而手机装在挎包里。佳逸忍不住，从背后走近，伸手去掏手机。想不到，手刚从挎包里出来，一只手铐铐在了他的手上。

神铐！

佳逸大惊，想起风传在同行们中的话，佳逸怯怯地问：“你是神铐？”但一定眼神，认出是原来的伙伴，“你？……”

骆炳自豪地笑了，指着跟在旁边的牧途：“他才是神铐。”

佳逸问：“你什么时候干上这行了？”

骆炳嘿嘿一笑，说：“我被神铐抓了几次，决心改恶从善。两年前，牧途让我当了协警。听说城北盗窃严重，牧途叫我来协助他工作。”

佳逸叹了一口气：“你遇到了神铐，真是命好。”

走在旁边的牧途说：“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善念和恶念。善念是真正的神铐。用善念铐住恶念，就会改变个人的命运。”

骆炳听了，感叹不已：“善念是真正的神铐，善念是真正的神铐啊……”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



原来是你

◇文／杨辉素　图／段明

2020年1月9日，农历腊月十五，和往常一样，王进才乘坐30路公交车去上班。车上人真挤呀，他站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不知是第几次把座位让给别人了。此时，他一手抓着吊环，一边望向车窗外，年关将至，大街上车流穿梭、人流如潮，透着迎接新年的忙碌和喜庆。而公交车内，一拨拨乘客上来又下去，快到终点的时候，车上已经乘客寥寥。

王进才健步走向车尾准备下车，突然，车门旁边座位上的一位老太太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这位老太太七十多岁，脖系围巾，身穿羽绒服，仰躺在座位上，双目紧闭，脸色发青，嘴角挂着呕吐物，整个人一动不动。除了王进才，没有人注意老太太，老年人嘛，乘公交车睡觉是常有的事，但有着急救常识的王进才只一眼就看出，老太太这是突发疾病，昏迷过去了！再细看，果真如此，老太太的两条棉裤腿，已经尿得全湿了。

王进才心里一紧，“不好，快救人！”他一步跨到老太太跟前，躬下身立即展开急救。解开围巾，又去抠她嘴里的呕吐物，老人脸色苍白，牙关紧咬，他抠得异常艰难，一点又一点……呕吐物散发出阵阵异味，喷到他身上，让人作呕不已，他却毫不在意，直到把她嗓子里的堵塞物全都抠出来，又把她嘴角擦拭干净。老太太悠悠醒来，睁开双眼，长出一口气道：“哎……憋死我了……我可算能喘口气了。”

从发现——抢救——老太

太醒来，前后不过一分钟，但这是多么宝贵的一分钟啊，在时间的长河中，一分钟根本不算什么，可谁都知道，窒息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如果不是王进才及时发现，如果不是王进才及时救助，后果可想而知。

王进才见老人醒来，这才放下心来，虽是冬天，他却已是满头大汗。司机也看到了这一幕，他把车在站牌前停好，走过来向他竖起大拇指："大哥，多亏你了，这位老人的命是你救回来的啊！"老太太更是激动万分，拉着他的手千恩万谢："好人，我遇到了好人呀，再晚一下我这条老命就到阎王爷那里报到去喽。"王进才说："老人家，我送您去医院吧。"老太太却很执拗，说什么也不肯去医院，坚持要坐公交车回家，可她家住在女子医院附近，离这里还很远。王进才说："那这样，您也别乘公交车回家了，我打车送您回家！"

王进才搀扶着老人下了公交车，叫了一辆出租车。路上，得知老人有两个女儿，王进才用自己的手机给她大女儿打了电话，简单说了老人的情况。大女儿说母亲以前就患过几次心梗，还安了支架，这次是又犯病了，她马上去门口等着他们。出租车一路开到老太太家，大女儿已给二女儿打了电话，两个女儿都来了。

姐妹俩一见他齐齐就要跪下："恩人啊，多亏您救了我母亲！"

王进才赶紧拉住两人："别别别，快起来。"

二女儿左看右看王进才，说："我怎么看您这么面熟呢？在哪里见过？"

王进才一笑："我们应该没见过。"

二女儿苦苦想着，突然惊喜地说："对，我想起来了，我前几天看过您的事迹视频，您是……王进才？"

王进才更笑了："你的记忆力真好，我是王进才没错。"

"哎呀，原来是你，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居然见到了真人，而且您还救了我母亲的命，您真是和报道中的一样啊，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

王进才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

姐妹俩非要留王进才吃了午饭再走，王进才坚决不肯，他叮嘱她们照顾好她们的母亲，这件事不必放在心上。王进才匆匆赶回单位上班，今天，他迟到了，但却迟到得有意义！

王进才做过多少好事，救过多少人，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2016年8月2日零时许，王进才正在熟睡，突然枕边电话响了，里边传来一个急促的声音："老王，我亲家一家三口误食了毒蘑菇，现在正在省第二医院抢救，急需手术费，请你帮帮我……"王进才一看来电显示，自己备注的名字是"老王"，这是谁呢？王进才苦思冥想，又看到来电号码是异地的，这才想起几个月前曾和一个叫王振路的人有过一面之缘。

谁都知道，这种萍水相逢的人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再联系了；谁也都知道，这种萍水相逢的人就算联系了帮忙的可能性也不大；可是谁也更想不到，这个忙王进才还真是帮了！他那天发烧，当即让爱人和女儿带上银行卡，赶到医院为病人垫付了2万元医疗费。王进才家并不富裕，女儿刚刚工作，爱人身体不好，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这岂是用"大气"可形容！

王进才帮的忙还远不止如此，他又积极联系有关方面，为病人一家筹到社会爱心捐款约12万元。由于救助及时，3位病人全部痊愈出院。

正好是中秋节的第二天，最后一个病人出院，王进才开车五六个小时把她送

到家里。这一家人怎么也没想到，恩人居然为他们远道而来，他们感动得落下热泪，拉着他就要跪下。王进才说：“使不得，我这次来，带了月饼，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今天你们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有人不理解，王进才为什么这么做？他是图名吗？显然不是，有多少次他救人后默默离去，他也从不对人主动说起他救人的事迹；他是图利吗？显然更不是，他帮助了那么多人，搭进了多少钱，他从来没有计算过。他这样做，除了本性里的善良，更跟他曾经从军的经历分不开。

王进才永远忘不了，1988年3月22日，在参加边境作战时，他临危受命，去打掉211阵地上的3个敌人工事，消灭8名劲敌。谁都知道，打这种炮的人很少有活着回来的，王进才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给父母写好了遗书，把自己的物品交给了老乡管理，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坚决完成任务！

王进才在战友炮火的掩护下，通过1000多米的船头暗道和3条百米生死线，冒着随时触雷的危险，沿着仅有30厘米宽的军工路，到达指定地点——那拉主峰406高地。在我军强大炮火的掩护下，他瞄准敌人工事果断扣动扳机，一发发炮弹如流星般飞出，两分多钟时间里，敌人的3个工事被全部摧毁，8名敌人被全部消灭！但火炮炮尾喷出的烈焰从掩体的巨石上折回来，将他的后背严重灼伤，受气浪的挤压，他受了严重的内伤。

他迅速撤退，突然，从敌人阵地上传来炮弹出膛的声音，紧接着，头顶上听到了“哧哧”的响声，凭直觉判断，头顶上的炮弹距离他不远，危在旦夕千钧一发之际，他果断就近找了个石缝钻进去，下半身还露在外面。9发炮弹同时落入他周围四五十平方米的范围内，炮弹炸起的碎石、沙土将他掩埋，他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他清醒后，敌人的报复性炮击也停了，他试着动了动身体，天哪，他还活着，只是左小腿被弹片划了个口子。阵地上的战友们从猫耳洞冲出来，围住他说：“我们都以为你肯定完了，你真是命大呀！”

是啊，他真是命大啊！一年半猫耳洞生活，每天都是生离死别，他目睹了那么多战友走进纪念碑，自己却受到命运垂青回到了凯旋门，这次作战后，他荣立一等功。他说：“我不是英雄，英雄是那些长眠在南疆的战友！”

他多少次见义勇为，临危不惧，大声斥责小偷：“我在老山前线枪林弹雨都没怕过，还会怕你们两个小蟊贼吗？”多少次面对黑恶势力的威胁，从容淡定，“你不是想知道我家门牌号吗，我告诉你，我在家等着你！”这一身正气，让蟊贼震慑，让坏人胆寒！

2004年，王进才转业，成为一名巡视干部，他从不为自己谋私利，从不为贪官谋私情，谁触犯了党纪国法，在他的火眼金睛下都无可遁逃。他有勇有谋，敢于碰硬，敢于担当。再难的案件都能让他找到问题线索，用“找线头、拆毛衣”的方法，被他一“拆”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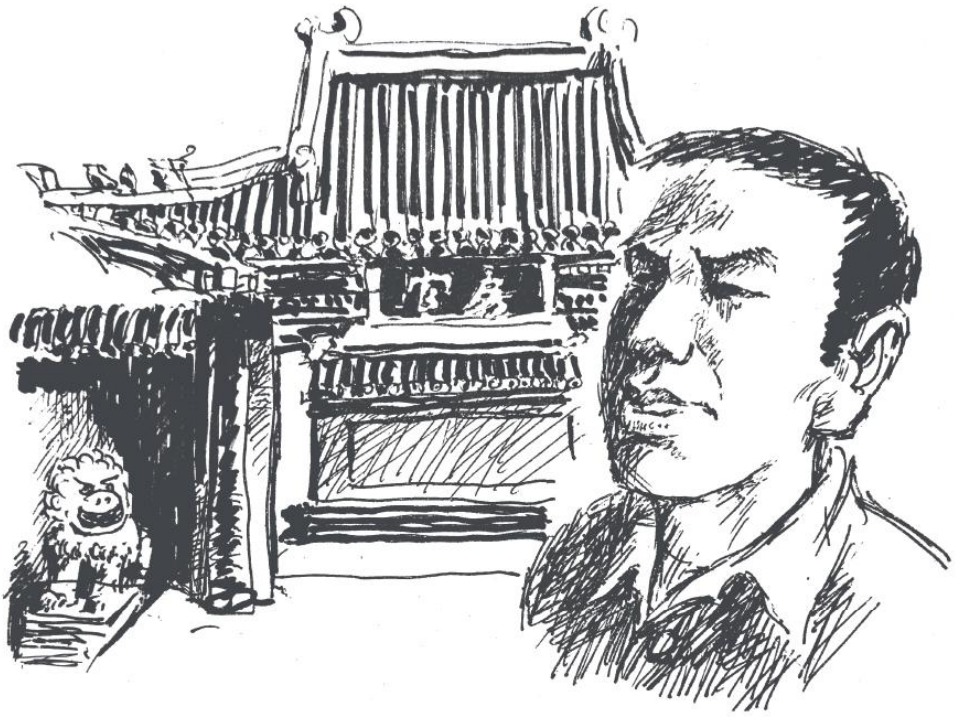
有人问他：“你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吗？”

他说：“我是上过战场的人，连死我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我是一名党员，党员就是要在关键的时候站出来，在危险时候豁出去，才对得起共产党员的称号！”

（王进才，作为一名老兵，始终把见义勇为当成义不容辞的责任，以军人的姿态守护社会的安宁。2019年9月，王进才荣获“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一诺半生

◇文／李春华　图／颜玮



村民像一窝喜鹊，叽叽喳喳地散了。

牌匾闪着金光，映着他的影子。他半眯着眼，抽着烟，白净饱满的脸，浓眉细眼，噙着泪。爸，2017年，咱村评上了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他嘘出一股烟雾，如释重负。

他正是官房村党支部书记徐景明。

回溯到十几年前，姐夫开了家工厂，他跑业务。姐夫小舅子配合默契，工厂干得风生水起。他撒着欢儿，干得正带劲儿。

一日，公社领导给他姐夫撂下话：给景明松绑吧，官房村还得老徐家出头。

听姐夫说起，他哧哧地笑，权当笑话听，也没在意。

2001年，公社领导找徐景明谈话。

你老爸可是扛着红旗进的棺材。你要收拾官房村的残局呀！

啊？他吃一惊，片刻后，才醒过神：敢情是设了局，就等我往里钻哪。

本来，他想回绝，可再瞄一眼领导不苟言笑的脸，就是板上钉钉了，没一点活泛气啊！

得嘞！他苦笑下，那就干呗！

上嘴唇一搭下嘴唇，干字好出口，可该咋干？

眼下的官房村，他比谁都门儿清，就是一摊扶不起的烂泥巴。家家门口堆满柴火堆、垃圾堆。破墙、破门楼，坑洼不平的破路，怎一个破字了得啊。换句话说，脏乱差出把子力气也能搞定，可人心不齐，不好管理啊……

接连几天，他不干别的，就在村里转悠。他心里像塞了个秤砣，吃不下，睡不着。夜晚，一片寂静，偶有几声山雀清脆的叫声。他望着白花花的屋顶发呆。

不几日，他的心豁亮了。他把村里的当家人聚在饭店，敞开心扉，放出亮话：我在外跑业务，碰到县里人就觉得亲。更甭说一个村的，关上大门就是一家子。祖祖辈辈的感情呐，该过去的就过去！人心齐泰山移，咱拧成一股绳，把咱村……话还没说完，一桌人唰地站起来，端起了酒盅，觥筹交错间，一笑泯恩仇。

11月，他当选官房村党支部书记。

他当着全村老少爷们的面，举起右手，许下诺言：打今儿起，我的后半辈子，就是打造官房村了。话一出口，一诺千金哪，他掂得出分量。干脆把生意交给女婿，断了后路。

有人问，这大烂摊子，咱打哪儿入手？

徐景明沉思片刻，手一挥，咱先摘帽子！话音未落，他脚下生风，嗖嗖地往外奔。帽子？在场的人面面相觑，呼啦也跟着出去了。徐景明二话没说，动用工厂买原料的钱，备好了沙石、水泥等材料。

按下葫芦又起瓢。满大街的杂物，该咋开工修路？

乱堆乱放，就像一天吃三顿饭，成了村民的习惯。一朝一夕能改？

于是，村委会的广播轮番轰炸：各家各户清理柴火、杂物啦……

喇叭声再大，村民还是看西洋景，不见动静。有人还说，柴火不放外头，放哪儿？没柴火咋做饭，书记请客吃饭店？这些话，拐弯抹角地传到徐景明的耳朵里。

后退？我的字典里，压根儿没这俩字！

他带着村两委班子成员，挨个胡同走，入户串门。唾沫星子飞溅，道理说了一箩筐。大山怕碰头，人也怕见面。村民瞅着徐景明，心急火燎的，就是块冰也该焐化了。

尘土飞扬的土路，铺上了石板、鹅卵石路面。官房村摘掉了“脏乱差”的帽子。2002年，来了个“华丽转身”，评上了省级生态文明村。

2007年，一天，徐景明瞅着破败不堪的门楼，斜腰拉胯的青砖古城墙，龇牙咧嘴，枯草来回摇摆。他鼻子一酸，眼里一片雾气。门楼和围墙，有一百五十年了，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啊，就在这辈给败了？

话说官房村，始建于明初，村里人是守卫长城的官兵，村里盖了围墙，成了驻守军的家属院。到了清朝，村里人有跟随康熙皇帝征战有功，授皇封的世袭武官。村子临近清东陵，也有守陵的官兵。村里有97户人家，清一色的满族人。

说起官房村的古迹，不能不提他的老父亲——徐连弟。

20世纪60年代末，徐连弟是官房村的党支部书记。当时，马兰峪镇修水库。不知谁看上了官房村的古城墙，公社领导多次找他。老人拿村民不同意搪塞。公社领导哪肯罢休，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这样吧，给你们一辆拖拉机，把围墙拆了修水库。咋样？

按说，在那个年头儿，一辆拖拉机，可是大件稀罕物，够让人眼馋流口水了。

谁想，老书记一口回绝。你给金元宝也不行，围墙都百十来年了，是老祖宗留下的物件，拆了对不住祖宗！得嘞！领导就是有一百个不乐意，对眼前的“倔老头”，也是无计可施。

一天，外村的几个红卫兵头目，丁零咣当拆了村外的影壁。还撂下话，明儿拆村里的影壁。老书记听说后，跑过去一看，影壁成了一堆瓦砾。造孽呀，百十年的物件啊，毁了！他心疼啊！可跟这帮人讲不出礼数，也不能碰硬啊！

第二天，老书记让几个村民在影壁上，拿着锹镐拉着架子“拆”影壁。红卫兵见官房村有人拆影壁，扭头走了。老实巴交的老书记，竟套用“瞒天过海”之计，保住了影壁。

党支部书记年轻化，徐连弟退了下来。没多久，公社又请他二次出山，接手烂摊子，可村里今非昔比，派系纷争，上访告状。老人心急火燎，突发心脏病去世了。镇领导说，老书记是扛着红旗进的棺材，是马兰峪的一面旗帜！

徐景明最清楚，老爸有未了的心愿，死不瞑目。

村两委会上，徐景明挑明了。祖宗留下的老物件，那是文化，不能白瞎。东门楼是咱的门面，人活脸，树活皮。这话戳疼了所有人。

是啊，老辈人说过，1930年前后，门楼年头多了，塌了一角，没钱翻盖，又怕砸人，把门楼拆了，等后人有钱再修……到了咱这辈，

说啥要保护好喽，不能败在咱手上啊！

那就定了，先修门楼。

可村里没进项，这施工款打哪儿出？

徐景明吃了秤砣，铁了心，咱就是冒着“枪林弹雨”也要攻山头。这样吧，村两委班子成员自认掏钱，剩下的尾款我补齐喽。于是，有掏几千的，也有掏一万的……徐景明掏了几万，凑足了施工款。

门楼落成。古色古香的挑檐，青砖黛瓦、红色门柱、红色檐梁的门楼上，“官房”两个金色的大字，特醒目！那天，就像过大年，全村老少倾巢出动。

村里的老者，看着气派的门楼，含泪道：“先祖啊……”泣不成声。

徐景明不语，心里默念：先祖，老爸，你们可以瞑目了。

徐景明像箭在弦上，一发不可收。修复古城墙，新建的“八旗文化广场”上，正黄旗、镶黄旗、正红旗、镶红旗等八面旗帜，在官房村口，带着一股民族风，呼啦啦地飘扬。

官房村的房子，坐西朝东是厢房。有人会问，北方人的习惯，一般是坐北朝南的正房，咋建成了厢房？

话说马兰关，有个外号叫徐二老虎的人，有权有势，心里打着小算盘，拉拢官府，把官房村的房子盖成了厢房。夜里官房村各家各户的灯火，照亮了东山他家的祖坟。

徐景明在村两委会上，说了改造民居。

那是老辈留下的宅子呀，说改就改？

徐景明扑哧乐了，好东西咱留着，糟粕留它干啥？再说，一年到头儿住厢房，连个日头都见不着，阴潮背光的住上瘾了？

哈哈！一阵哄堂大笑。景明啊，还真是这个理儿。

说干就干。徐景明翻古籍，请满族建筑专家，设计满族风格的民居。2012年，他家的房子完工。村里的老少爷们，围着他的房子左瞧瞧，右看看，嘴巴笑成了上翘的月牙。哎呀，景明，房子是忒好了！

徐景明却在心里嘀咕，一枝独秀不是春啊！可火候也没到呀。突然，他的脑瓜灵光一闪，一拍大腿：我住的胡同，党员最多呀！他干脆去党员家串门，唱连环戏。跟父辈说，看人家直摇头。他扭头又跟年轻人唠扯，年轻人再说通父辈。说通了男人，男人再跟女人说。临走，他还撂下话：谁家钱不够，我给垫上……

有个党员，不哼不哈，让俩儿子改建了门口、院子，弄了古民居标识，红瓦顶的烟囱上，盖个“将军帽”。村里人啧啧称赞，好威风啊。

这条古色古香的胡同，起名叫“忠义胡同”。

村里人悄默声地动工了。一排排青砖灰瓦、坡屋顶的宅院，院落宽敞气派。

官房村修缮村口古门楼、千米城墙、古井、古石桥等古建筑，建仿古宅院50个，建6000平方米的八旗广场，先后投资3000万元。

有人问徐景明，当了十几年的村官儿，耽误了买卖不说，还往里搭钱，后悔不？他说，我做事，从不后悔。

头几年，他打的是文化牌。官房村稳妥了，他又重操旧业，念起了生意经。他认一个理儿，不能抱着老黄历过日子。

平日，他最烦满嘴跑火车。说起官房村的明天，他的嘴倒像一口炒锅，爆炒豆子噼里啪啦地往外蹦，如数家珍：复原总兵署、教军场、点将台等古迹，建4A景区标准的满族皇家风情“清城”，建医院、学校、体育场、图书馆、国际商务酒店……

他家院里的大棚，种了很多松露。他考察了，松露适合官房村的土质，一旦栽培成功，可产业化，旅游、住宿、餐饮一条龙……

嗬，一个持重半百的大男人，说起松露，眼睛里竟忽闪着金光，活像抱住了金娃娃……

（徐景明，以“后半辈子的事就是打造官房”的诺言，18年来，带领村民将本村打造成为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获河北省“千名好支书”“河北好人”等荣誉称号。）

救父

◇文／李雨桥　图／戴清胜



无论过去多久，康静始终认为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对的，而每每回想起，总是让她又回到那个不愿提及却终生难忘的日子。

2018年4月2日，康静如往常一样醒来。金色的阳光透过窗子，小屋温暖而宁静。她侧卧在床给睡意惺忪的小女儿喂奶。厨房里传出叮叮咚咚的声音，丈夫在做早饭。

忽然，电话响了，康静摸索着手机接听了电话。电话是母亲打来的，未等康静开口，母亲在电话里悲痛欲绝地喊：“静，你爸出事啦！”

“什么！我爸咋啦？妈，你别哭，到底我爸咋啦……”电话那头是妈妈悲怆的哭声。康静不敢怠慢，迅速下床，风驰电掣般赶往医院。

路上她想：在她30载的记忆里，父亲几乎与病无缘，更没见过他吃药打针，父亲就是一家坚不可摧的擎天柱。他在县钢厂工作多年，为给家里增加收入，他几乎没有请过假，因身体好，业务过硬，他也是团组的支柱。莫不是在单位磕碰出了小事故，更年期的母亲大惊小怪了吧？

康静在医院病房见到她的父亲康青海。只一刹那，康静两耳“轰”的一声，大脑一片空白。眼前与自己预料的可谓天壤悬隔！她从众人以及亲人的围观中，不得不判定：这一团血肉模糊，毫无生命迹象，令人愕然恐惧的肉身，就是父亲！父亲蜷缩着，全身通红，面目全非，身上不断有殷红暗黄的血水流淌渗出！天哪！康静一下子傻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原来康静的父亲康青海在今晨交接班时，不慎跌入作业区沸腾的高温热水池，强烈的求生欲，激发他

在昏迷之前拼尽全力爬上地面。幸亏工友们及时发现，将他第一时间送到医院。

医生告诉家人，因烫伤面积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康青海几乎已无生还的可能，唯一的希望就是火速转市医院急救。

经市医院再次诊断，康青海全身烫伤面积达99%，其中80%是三度烫伤，生命垂危。医院在最短时间给予全力抢救，立即启动补液、抗休克、抗感染、手术植皮等治疗手段。

母亲目光呆滞："咱家，天塌了！"祸从天降，让一家人不知所措，谁都无法从噩梦中醒来。

康静看着从手术室推进推出，浑身缠满绷带的父亲，回头看一眼以泪洗面的母亲和惊魂失魄的弟弟妹妹，她挺直脊背，紧紧搂住他们："天没有塌，咱家还有我！"

父亲的病况让人无法预知生与死的距离。康静开始习惯医生不间断送来的病危通知，最初签字时她的手会抖，但渐渐地，她似乎有了见微知萌般的沉静与坚定。

在医院的每一天都是煎熬，康静知道父亲随时会有意料不到的状况发生，随时有离开人世的可能。她的耳朵总是习惯性听着来自病房的传唤。

走廊那头妈妈和姑姑又在小声饮泣，康静也有害怕，痛不堪忍，但她不能流泪。她知道父亲暂时躺下了，她要为这个家重新撑起一片天。康静一个人透过门上的玻璃，远远望着昏睡的父亲，默默祈祷。她相信父亲一定能听见。

情深可撼天！康静常听奶奶说，一个受苦受难的人若能得到所有亲人至真至诚的祷告，迟早会脱离苦海。以前她笑奶奶迷信，这次她信了。一个星期后，深度昏迷的康青海竟醒了过来，虽然还神志不清，迷迷糊糊，但能醒过来说明他已经迈出挣脱死神的第一步。医生激动地说，这是一个奇迹！

全家人喜极而泣。

一个月后，康青海时好时坏地恢复了意识。他看到康静的第一眼，嘴唇蠕动，断断续续吃力吐出几个字："妮儿……你咋有白、白头发了？"康静笑着哭了，在场的医生护士也都偷偷转过脸，悄悄地拭泪。

全家似乎看到了曙光！康静心里也稍稍松了一口气，但"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正当这家人满怀期待时，又一个骇心的消息传来：由于康青海属烫伤特重度，医院一直反复采用头部一块仅存的自体皮肤与人造皮肤结合培植，但因烫伤面积太大，等待表皮恢复时间过长，自身免疫逐渐减弱，已有感染败血症的危险……医生建议，挽救康青海的性命，最好的方案就是：从亲属身上取皮移植。

医生的话音刚落，康静说："用我的皮吧！"

妈妈哭着摆手阻拦："静静，可不能用你的皮，你从小到大怕疼又晕血。没听医生说吗，取皮是有危险的，有感染的可能，再说，你还有吃奶的孩子啊…"

"妈，你不要担心，比起我爸的命，这又算什么呢？"康静安慰妈妈。妈妈捂着脸，靠墙一蹲，眼泪顺着指缝淌了下来。弟弟妹妹靠在她的肩头呜咽，争着要取自己的皮。康静告诉弟弟妹妹，他们还太年轻，她是大姐，是家中的长女，理应身先士卒。说完没半点犹豫就去医生那里签了字。

手术前一天，她回老家了。医生说手术后就不能给孩子哺乳了。在返回医院的路上，丈夫一直沉默，康静在后视镜里看见男人眼里闪烁的泪花。

7月4日，医院为康静进行了两大腿取皮术，同时为她父亲做了烧伤肉芽创面扩创植皮术。手术中腰部以下麻醉，康静的脑子是清醒的。手术过程很安静，她甚至可以听见刀片切割皮肤

的“嚓嚓”声。她闭上眼睛，听液体一滴滴注入血管的坠落，想着自己一片片鲜活的表皮，植贴覆盖在父亲全身裂开的肉芽上。情浓，血浓，父亲身上的伤口在愈合，表皮在伸展、蔓延。

手术很成功，康静为父亲献出身体约百分之二十多的表皮。手术完成，医生在她面前竖起大拇指：“我从医将近40年，遇到类似病人太多，可一般都是父母为子女献皮，但子女给父母献皮的真不多见哪！即便有也多为男性。第一次见这么一个文静柔弱的姑娘为父献皮，好姑娘啊！”

手术后的康静其实是很痛苦的，两条腿缠紧绷带，针扎般地疼。母亲进来了，看着女儿疼得满头大汗和苍白的脸，心如刀割。康静笑着说：“妈，你和爸为了抚养我们姐弟三人，风里雨里，没日没夜，有过怨言吗？无论多么艰难你们还不总是笑呵呵的。再说爸爸那么开朗豁达，谁家有困难他都出手相帮。这次好不容易有机会女儿帮了一回爸，你应该替我高兴。”

她又问妈妈：“我爸怎样了？是不是有了我的皮的保护，身上就会舒服一些了？”她清楚父亲的状况，父亲的身体完全是没有皮肤的创面，结着厚厚的硬痂，如乌龟的背壳，错综开裂出一道道血痕。康静每次看见都不忍直视，她不敢想象，父亲经历了怎样非人的痛楚与折磨。

丈夫将一双儿女带到医院，想让孩子慰藉一下支离之苦。几个月的时间，被强硬断奶的女儿对她显然已经陌生，辨认多时，扑进她怀里大哭。上小学的儿子知道妈妈的腿正在痛痒长肉阶段，揪心地难受，他伸出小手默默替妈妈揉揉脚，轻轻拍打双腿。

十几天后，康静挣扎着下地了，她太惦记父亲。她知道父亲也在惦念着她。

康静脱下了病号服，穿上漂亮的花长裙，把马尾辫扎得高高的，拖着依然麻痛的双腿一步一步挪到父亲床前，拉住父亲的手爽朗地笑：“爸，我来看您了！您快点好吧，我们还一起拉上奶奶去村边捉泥鳅，和妈一起喂鸡，卖鸡蛋去。”

54岁的康青海久久凝视着消瘦的女儿，嘴角颤抖，父女执手相看，无语凝噎，只泪眼滂沱。

康青海的身体恢复很快，女儿的表皮为他起死回生。虽然在医院期间做了30多次手术，以后还会有一些后续治疗，但康青海一次比一次乐观，一次比一次有信心。大家都明白，女儿康静给了他不可思议巨大的爱的支撑！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康静割皮救父的事迹不胫而走。住院期间，总有爱心人士前去探望，大家都想看看这个勇敢可爱的姑娘和大难临头永不言弃的一家人。

一天傍晚，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找到她，拿毛巾不断擦拭着眼角说：“闺女，我步行走了一百多里地就是为了看看你，你是我们老人的希望，是天下做儿女的榜样啊！”康静紧紧拉住老人的手：“我们的命都是父母给的，相比养育之恩，这么一点点事不足为道，搁谁都可以做到，算不了什么！”

康青海出院后的一天晚上，康静在灯下沉思良久，郑重写下入党申请书。经历一场劫难，康静的心里深有感触，她感激那些救死扶伤，视患者如亲人的医务工作者们，感恩素不相识的社会爱心人士。她想向党组织靠拢，要求自己不断进步，走出自我，将来更好地为社会为身边的人传递真情，奉献温暖。

（康静，用自己18块手掌大小的皮肤，挽救了父亲的生命，被网友赞为“最美女儿”，获“中国向上向善好青年”“中国好人”等荣誉称号。）

重返董家桥

◇文／乔山松柏　图／黄胜



一

扶风县与岐山县交界处，有一条大深沟。靠扶风县境内的沟这边，有个小村庄叫殷家庄，这殷家庄就像一块小小的补丁，点缀在大深沟边沿上。

北宋时期，距离殷家庄不远处，有座过沟的木桥，叫董家桥。别看这桥架在两县交界处的荒沟上，却是通衢大道，一头连着扶风县城，一头通往岐山、凤翔、九成宫，每日行人往来，车水马龙。

按说，这座桥架设在殷家庄，应叫殷家桥，可为什么要叫董家桥呢？相传，那时候，这桥头上居住着董龙、董虎兄弟俩，一个外号叫“盘地龙”，一个外号叫“坐地虎”。这兄弟俩有个妹妹名叫董凤，嫁给了县衙门里的都头，仗着这势力，董家兄弟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如龙如虎，踅跳顺卧。他们霸占了桥头，将大桥改名为董家桥，又在桥头开了一家车马店，生意很是红火。

这一天，车马店进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青春年少，彪壮英武，满面红光，目光炯炯，周身上下穿戴讲究，手里提着一个笼子，里面装着一只松鼠。

这个笼子有多精致、有多金贵暂且不说，单说笼子里面的那只松鼠，就非同一般。那松鼠，脊背花花绿绿，花得鲜艳，花得惹眼，笼子是圆筒形的，有框架，可转动。松鼠踩着笼子跑，笼子就飞快地转动起来，笼子上系着一个小小的铃铛，松鼠跑，笼子转，铃铛响，声音响亮清脆，吸引来一众人围观。

这小青年正是赵匡胤，人虽小，却有雄心壮志，心想着要治乱世、理太平，将来要干一番大事业。他为了遮人耳目，就装扮成一个提笼玩鸟、掐猫逗狗的纨绔子弟，表面看是无所事事、游山玩水，实则是想观世事、察民情。

这天，赵匡胤从宝鸡附近的箭括岭下来，一路过凤翔，经岐山，来到董家桥，准

备到扶风县城安歇。

当他路过殷家庄，走到董家桥车马店门前时，听见车马店大院里吵吵嚷嚷。循声望去，只见几个大汉吆喝着，推推搡搡，将一个衣衫褴褛的干瘦老头儿赶出大门，那老头儿摔倒在门外大街上。

老头儿跌跌撞撞，从地上爬起来，踉踉跄跄爬到门口，呼天抢地地哭喊："英儿！英儿！我要我的女儿！你们还我英儿，还我英儿——"

这哭喊声一时间招引来许多人驻足围观，赵匡胤混在人群里，不动声色。

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询问干瘦老头儿是何缘故如此悲伤？干瘦老头儿抽泣着，断断续续说出情由。

二

原来，这老头儿是从甘肃逃难到陕西扶风来投亲的，不料亲戚病故，父女两人在这里举目无亲，只好流落街头乞讨。车马店的二掌柜董虎看到这姑娘生得长脖儿、细腰儿，身材苗条，虽未梳洗打扮，却如芙蓉出水，有几分姿色，于是就打发人从中说合，想娶她做三房姨太太，还热情招呼着父女两人住进车马店。双方说定二十两银子作为彩礼钱，又写了一纸人钱两清的字据。

谁知，这董虎竟然心怀叵测，写了字据不付钱，虚钱实契，就来娶人。

父女俩不从，董虎就强霸硬箍，威逼英儿与他圆房，英儿拼死抗争，董虎恼羞成怒，将英儿囚禁起来，又将老头儿赶出车马店。

老头儿一边哭诉，一边"英儿，英儿"地叫喊女儿的名字，众人听罢，交头接耳议论起来。

正在这时，只见几个大汉吆喝着分开围观人群，牵着一头毛驴朝车马店里赶，毛驴的背上，驮着满满的两筐木炭。一个满脸被木炭涂抹得乌黑的壮年汉子，死命抱住毛驴的脖子，斜着身子不让毛驴前行。只见那几个彪壮汉子，围着毛驴，前面拉的拉，后面赶的赶，还有两个人不住地用皮鞭抽打紧抱毛驴脖子的黑脸汉子，吆喝他快放开手。

那黑脸汉子被这伙人打得鼻青面肿，却就是不肯松手，嘴里一个劲儿大喊大叫："我不卖给你们，我不卖！青天大白日，强盗抢劫啦！"

这时，从大门里出来了一个五大三粗的胖汉，满脸横肉，铜铃眼，络腮胡，下巴一歪大声吼道："嚎什么嚎？谁是强盗？"这胖汉，就是车马店的店主董龙，听见门外吵嚷，就赶了出来。

黑脸卖炭人见董龙喝问，就分辩说："我这两筐木炭已经谈好了买主，人家定钱都给了，这帮人却硬下手，强行赶驴，把我强拉硬扯到这里，不是强盗是什么！"

络腮胡的董龙眼睛一瞪，大声吼道："少啰嗦，别人给你的钱少，我给你的钱多。快把毛驴往院子里牵，卸下木炭就给你钱。"

黑脸汉子说："上一次也是说卸下木炭就给钱，结果一个钱都没给，还挨了一顿打，今日说啥都不进你这院子去。"

董龙笑道："不进去？还由着你啦？快往里拉！"说完大手一挥。

身边的打手们见主人这手势，立马三下五除二，将紧抱毛驴脖子的黑脸大汉拉到一旁，骂骂咧咧，将毛驴赶进车马店。黑脸大汉哭喊着撵进大院，那董龙使个眼色，打手们就闭上大门，驱散了围观的人群。

这半晌，赵匡胤站立在街边，目睹着车马店门口发生的这一切，心里暗想：这卖木炭的黑脸汉子进去会不会挨打？董龙当真不给他钱？还有，干瘦老头儿的女儿现在怎么样了？她被囚禁在哪里？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赵匡胤越想越着急，越想越生气，按他这脾气，没见到的不平事，不知道也就罢了，可是一旦见到了，就决心要弄清楚这些事。他想了又想，心里头有了主意。

赵匡胤上前叫开了大门，说是要住店。门口立刻跑出一个招呼客人的门房先生，上七眼下八眼地把赵匡胤打量了一番。

门房见眼前这位客官，周身绫罗绸缎，手里提着金贵的鼠笼，肩上斜挎着一个沉甸甸的小包袱，一看这人就非同一般，定是有钱的主儿，立马堆出一脸笑容，殷勤招待，小心伺候，拣车马店最好的房间让赵匡胤住下，又殷勤地沏茶斟酒，打水洗尘，安顿停当后，这才笑嘻嘻告退。

却说赵匡胤住下后，怀揣心事，出了房间，闩了门，上了锁，来到大院里，装作信步溜达，暗暗观察动静。

这个车马店，院子很大，靠后面有一道月亮门，将整个大院分为前后两院，前院房舍鳞次栉比，后院情景如何，却不得而知。

赵匡胤正在徘徊疑惑，忽然看见地上有一个显眼的毛驴蹄印，再仔细一看，毛驴蹄印朝后院的月亮门方向去了。

赵匡胤心里暗想，这一定是刚才那位黑脸汉子的毛驴留下的。正好这时从后院传来一阵毛驴哭嚎似的叫声，赵匡胤就顺着地上的毛驴蹄印，朝后院走去。

快到月亮门前时，看见门旁边挂有写着“来客止步”的牌子，赵匡胤就斜着身子，探头向后院里面观望，果然看见那头毛驴就拴在一棵碗口粗的榆树上。

赵匡胤举目四望，看见后院比较空旷，房舍也零零星星，杂草乱树丛生。而在杂草乱树中间，只有一条细细的小路，通往最后面的一排低矮的房舍。看来这后院平日很少有人进出，却为什么要将毛驴拴在这里？

赵匡胤正暗自思忖，忽然听见从最后面那间低矮的房舍里隐约传来女子嘤嘤的哭声。赵匡胤心想：莫非那干瘦老头儿的女儿就被囚禁在这里？还有，毛驴拴在这里，可那卖木炭的人此刻又在哪里？

赵匡胤正想闪身进月亮门看个究竟，不料回头一看，只见前院里有人进进出出，而且还有两个人站在不远处，目光正瞄准他盯着呢。一见这光景，赵匡胤只好回转身子，踩着细细的小径原路返回，心里想：先回房歇息，等到天黑后再作打算。

三

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话说赵匡胤回房，早早安歇下来，打算半夜三更悄悄潜入后院察看动静。谁知还未等他行动，自己早就被人算计上了。

原来，招呼客人的门房一双贼眼早已盯上了他，见赵匡胤穿戴不俗，特别是斜挎在肩上的那沉甸甸的小包袱，估计里面不知包着多少金银珠宝。

门房把赵匡胤领到客房住下，安顿停当后，立马就跑到董龙那里，竹筒倒豆子一般，将赵匡胤的情况如此这般说了一遍。

董龙、董虎开的这车马店，不但明里生拉硬扯，连抢带夺，还在暗里图财害命“歇黑店”。一些远路单人独行的客商，但凡多带钱财的，不明事理住进车马店，会被“迷魂烟”迷昏，不省人事，惨遭毒手，店主得了钱财，再将遇害客商的尸体投入后院枯井里。

当下董龙听完门房的一席话，诡秘地一笑说：“那好，就按老办法行事，得手后，另有重赏。”

再说赵匡胤天黑后躺在床上，心里有事也睡不着。他心想等到三更过后，就悄悄去后院，找那位哭泣的女子问明情况，再看能不能找到那位卖木炭的汉子，如果能找到，就一同救出他们，连夜逃走。如果他们被打伤，行走不便，那就天明后去扶风县衙告状，告发董家兄弟的罪恶。人赃俱在，证据确凿，纵令他巧舌如簧，也难逃脱干系。

心里正想着，忽然听得一声鸡叫，估摸已经到三更了。赵匡胤准备起身下床，却感到头昏脑涨，身子沉沉的，想起身却起不来。原来有人已经趴在窗外，给他房间里吹进了“迷魂烟”，这会儿药力产生作用，赵匡胤浑身无力，很快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感到浑身疼痛，一抬胳膊，手指撞到潮湿的墙壁上，四下一摸，全都一样，抬头一

看，头顶上只有筛子大的一块亮光，亮光里还点缀着两三颗明亮的星星，赵匡胤这才明白，他掉在井里头了。再仔细揣摩，在他的身下，是一条胳膊粗的树根，从井筒这边伸出来，再从那边的壁缝里扎进去，在井筒里架成一座“独木桥”，他恰好就掉落在“桥”上。该着他命大，被这树根挡在井筒半中腰卡住，才没有掉到井底摔死。

当下赵匡胤忍着剧痛，踩着当年打井人上下时留下的“脚窝”，手脚并用，连蹬带攀，这才爬上了枯井口。

出井一看，距离这井口四五步远，长着一棵粗壮的椿树，这井筒里的“独木桥”，就是这椿树扎到地下的根了。

赵匡胤有心去救暗房中哭泣的女子，却又转念一想，自己孤掌难鸣，没有帮手，加之人地生疏，一旦被发现，不但救不了那女子，就连自己也恐难逃脱。又想转身回房间，取回他的行囊和松鼠，可自己都被人家投进了枯井，随身所带之物恐怕早就成为人家的了。

也罢，先逃出去再说，等我赵匡胤有了出头之日，再来捣毁你这董家黑店。于是赵匡胤就趁着朦胧的月色，从后院矮墙上翻越过去，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之中。

四

一晃过去了五年。

五年后秋日的一天傍晚，赵匡胤带领一支人马，在兴平一带打了一个大胜仗，准备天黑后在马嵬安营扎寨，顺便去杨贵妃墓看看。手下有人插话说，马嵬距离扶风不远了，扶风的法门寺，是前朝的皇家寺院，唐朝有八位皇帝六迎佛骨，咱还可以顺便去扶风法门寺看看。

一提起扶风，赵匡胤立即想起了扶风的殷家庄，想起了殷家庄的董家桥，想起了董家桥的董龙董虎，想起了那口枯井……历历往事涌到眼前，一腔怒火腾腾燃烧。他当下决定，大队人马留在马嵬，挑选出二三十个精壮干练、武艺高强的兵士，组成一支精锐人马，由他亲自带领，快马加鞭，火速奔驰，赶在三更之前到达扶风殷家庄。

月色朦胧，四野寂静，月光下，车马店还是那个老样子，只是缺少了干瘦老头儿的哭泣，缺少了卖木炭汉子的挣扎哭叫。

赵匡胤挥挥手，兵士们蜂拥而入，进了车马店。董龙、董虎双双还在被窝里做着美梦，猝不及防，就被擒拿住了。

赵匡胤自从逃出车马店后，就打听过了，这个董家桥车马店里，用的都是与董家有连带关系的七姑八姨、五舅六叔。这些人互有连带，织成一张关系网，唯利是图，手段毒辣。董龙、董虎还仗着妹妹董凤嫁给了县衙里的一个都头，倚官挟势，里勾外连，干尽了欺男霸女、欺行霸市的勾当。

赵匡胤号令手下，凡是这车马店里的人，统统赶出车马店，然后放一把火，烧了车马店。董龙、董虎亲眼看着自己经营的车马店化为灰烬，气得哇哇大叫。

再看看这个领头的赵匡胤，分明就是五年前那个提松鼠笼的小青年，心里纳闷，这人明明已经被扔下枯井去了，怎么还活在世上？莫非这帮人是被我以前害了的鬼魂？于是就问赵匡胤：“凡是被我扔下枯井的人都死了，你怎么还活着？”

赵匡胤为乡亲除了害，报了仇，解了憋在心头的闷气，心里头正得意，见董龙问他，想起枯井里的那个卡住自己的椿树根，灵机一动，随口而出：“告诉你，井里有一条黄龙，将我托了起来。”

董龙听了，疑惑地问：“井里有黄龙救你？你莫非是真龙天子？”

赵匡胤正在兴头上，也就撵着话茬一拍胸膛随口说道：“没错，我就是真龙天子。”说罢仰头哈哈大笑。他手下的这些人，一听说赵匡胤是真龙天子，可高兴了：“呀，原来咱们大哥是真龙天子？怪不得他这样智勇双全！”

姜八郎逃债

◇文／陆春祥　图／段明



平江有个姓姜的富人，排行第八，人都称姜八郎。

不知什么原因，姜家出了一连串的事，生意被骗，投资失算，资金链断裂，家道迅速衰落，讨债的人门外排成队。姜八郎是应付了东，应付不了西，拆墙补屋，也难以为继。

一天夜里，八郎和妻子商量：现在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只有逃跑。

夫妻俩紧接着盘算，如果两人一起逃，马上就会被发觉，怎么办呢？姜八郎是生意人，对债务还是有研究的，他和妻子讲：我写一封休书，表明我们脱离关系，这样你就可以免责，但我们俩约定，这是一封假休书，并不是我要真正休了你，只是用于逃债的借口。

有的说：“大哥是真龙天子！咱们今后要跟着大哥好好干！”

这么一传十十传百，赵匡胤是真龙天子的话头，就这样传开了。他手下的将士都忠心耿耿地跟着他东战西征，以后果然建立了大宋王朝。

赵匡胤重返董家桥，杀董家兄弟为民除害的故事，世代流传着。当年董家桥车马店的遗址，殷家庄的老辈人还能够指点出来，现在遗址上还能捡到断砖碎瓦片。

说也怪，直到现在，也只有殷家庄方圆三五里的一小块范围内，生长着一种松鼠，背上的花纹独特，颜色鲜艳，挺机灵，很难捉到。据说早年间，在西安、宝鸡的宠物市场上，殷家庄的松鼠，要比别处的松鼠多卖一块银圆哩。传说这松鼠就是当年赵匡胤连夜逃跑时留在车马店的。

选自《民间文学》2020.2

休书写好，他向妻子保证：我现在准备逃往信州，投奔一个老朋友，你不要不高兴，如果事情有了好转，我就回来。

八郎逃跑前夜，暗地里发下誓：我如此逃债，实在对不起很多人，假如我能顺利渡过这个难关，以后回家，我一定加倍偿还，欠钱一千，还债两千。

八郎于是逃往信州。

信州道路旁，有一家旅馆，老板娘是位老太太，她夜里做了个梦，梦见有很多羊，盗贼来偷羊，有人大喝：这是姜八郎的羊，不得偷盗！做完这个梦，老太太就醒了，不过梦境清晰得很。

第二天，八郎刚好走到这个道边，一时辨不清方向，他见路旁有家旅店，就到旅店门口问路。

老太太因为梦的场景就在眼前，于是好奇地问：你贵姓？

八郎答：姜。

老太太再问：排行第几？

八郎再答：第八。

老太太大惊，立即请八郎到她的家里，请茶，用饭，嘘寒问暖，一切都照顾得很好。

八郎以为遇上了好心人，见老太太热情，也没别的地方去，就留了下来。

过了些日子，老太太对八郎讲：我有个儿子，不幸早死，儿媳可怜我，不愿意再嫁，要留下来为我养老送终，儿媳待我甚好，如亲女儿，我也很喜欢儿媳。我一直想替儿媳找个上门女婿，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现在，我看你，模样人品都好，也不会一直是个穷困的人，我想将儿媳交给你照顾，让她嫁给你，不知你意下如何？

八郎推辞：不是我不愿意，只是我是有妻子的，恐怕不妥当！

老太太一直坚持她的主张，八郎想，自己现在这个处境，临时找个安身的地方也好，待一切安定下来再说。于是答应了做上门女婿。

夫妻俩相敬如宾，日子过得平常。

有一天，八郎妻子到茶园子里摘菜，回头一看，呀，一只小白兔。嘿，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啊。八郎妻立即去扑兔，一扑没抓到，兔子并不跑远，又扑，还是没捉到，兔子一直小跑，八郎妻一直小追，一追追到了山上，兔子钻进了一个石头洞中，八郎妻将手伸进石洞，兔子没捉着，却摸到了一块石头，光亮照人，很好看，她就将石头带回家。

摘菜扑兔，这么有趣的情节，妻子自然要向丈夫说。

八郎是生意人，走南闯北见识多，他仔细看了这块石头，断定：这是块银矿石呢，用火烧炼，肯定有银。

果然如八郎之判断。

有了些积蓄，八郎带了点钱，往信州去寻找老朋友，他想重新做生意。到了信州，找了一圈，没找到朋友，只好返回。

回旅店后，他想：信州有很多开矿挖银留下的银坑，这里就是信州地界，妻子追兔找到的银矿石，会不会是以前的银坑呢？

第二天，八郎和妻子带上工具，找到那个兔子洞，一直挖，一直挖，果然是个银矿，而且是储藏量十分丰富的银矿。

八郎经营起银矿来，熟门熟路，顺风顺水，并且吸取了上回生意大失败的经验教训，赚了很多钱。

有了钱，八郎带着老太太和妻子，回到了平江老家。

回家后，他首先做了两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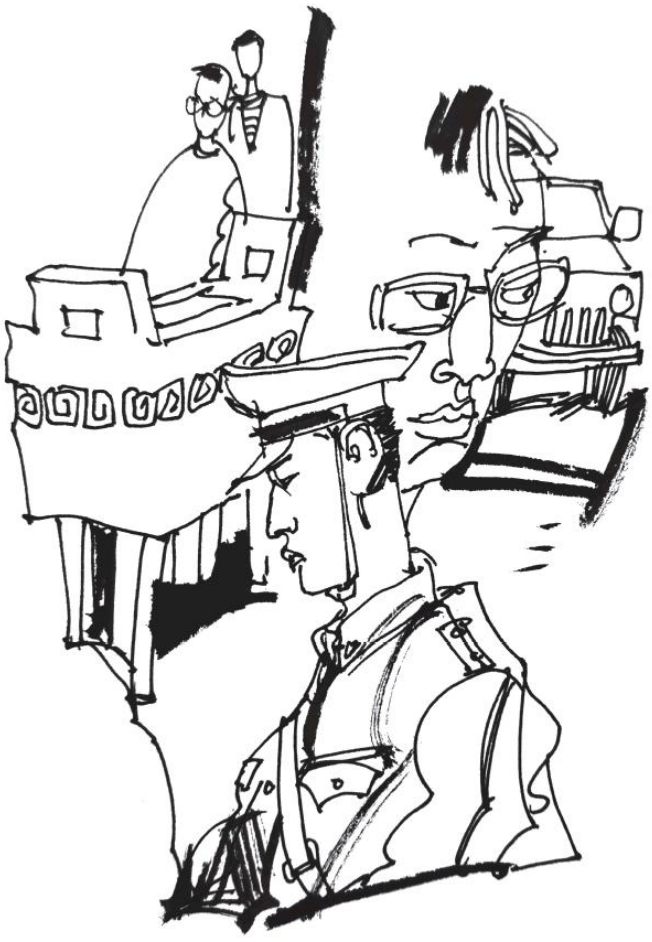
第一件，将前妻接回来，老夫老妻见面，场景自然十分感慨，没有责怪，只有感谢，感谢上苍的眷顾。

第二件，照着债务单子，将那些债主一一叫来，按欠债的数字，全部加倍偿还。

选自《袖中锦》

传国重器“九鼎”失踪之谜

◇文 / 李绍平　图 / 段明



传国九鼎

九鼎原是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的传国重器。根据《左传》《史记》等史料的记载，在夏代初年，大禹德行高尚，治国有方。他身先士卒，率众平治水土，将天下划分为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等九个州，每州设置长官州牧。各地州牧都非常爱戴夏禹，纷纷将本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及珍奇物产等画成图册，连同贵重的金子（青铜）一起进献给他。大禹便将这些贡金铸成九只大鼎，各鼎分别代表一州，并委派工匠按照图册上面所描绘的事物，分别仿刻在代表各州的那只鼎上。这样，人们只要看到九鼎，便能了解全国各地的风俗民情，事物美恶，就知道应该如何避开那些妖魔鬼怪和凶险事物，趋向吉祥美好的东西。民无灾害，就能上下和谐，受到上天的保佑。

另据《鼎录》和《墨子》等文献记载，九鼎是在荆山之下、昆吾氏之墟鼓铸的，鼎下有三足，上面则是方形的。鼎能“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藏，不迁而自行”，神奇得很。这些鼎的个头也很大，据《战国策·东周策》说：“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言辞虽属夸张，而九鼎的巨大，则应当是事实。夏王将这些巨鼎安置在都城（据说禹都在阳翟，即今河南禹州），象征他拥有统治天下的权力，受万民拥戴。从此以后，历代夏王便把九鼎看作是传国宝器，世代相传。

到了夏代末年，由于夏桀昏庸无道，其统治被商汤推翻，商人便把九鼎夺了过来，搬到他们的都城亳邑，作为自己的传国之宝。传了600多年，商纣王暴虐无道，周武王乘机伐纣克商，建立周朝。随即命南宫百达、史佚等人将殷人九鼎、三巫等宝器迁于自己的都城。到周成王时，还在郏鄏（周之洛邑，故城在今河南洛阳市）营建宫室，奉安九鼎。

及至春秋以后，诸侯势力日渐强大，周天子式微，越位犯上的事情时有发生。其中

最著名的莫过于楚庄王“问鼎”了。据《左传》记载，鲁宣公三年（前606年），楚庄王起兵征伐陆浑的戎人时，途经周王朝的都城洛邑附近，陈兵洛水，炫耀武力。有名无实的天子周定王大惊，忙派大臣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军。没想到咄咄逼人的楚庄王竟公然逼问王孙满，打听天子九鼎的大小和轻重，大有取而代之之意。王孙满当然知道楚庄王问鼎的用意，便毫不客气地斥责道：“治理天下靠的是德行，而不在于鼎的大小轻重……上天保佑的总是德行修明的人。自周成王定鼎于郏鄏，已经传了三十代，过了七百年，上天的这个命令尚未改变，所以九鼎的轻重，你也就没有必要打听了。”听了这话，楚庄王悻悻而去。到了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年），秦灭周君，九鼎宝器入于秦（《史记·周本纪》）。而《史记·秦本纪》则说，“（秦昭王）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此年为公元前255年，事实大体相同。而唐代张守节所撰《史记正义》却说：“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馀八入于秦中。”若如是说，则秦昭王带回来的，实际上只有8个鼎。秦王朝灭亡以后，九鼎下落不明。

另据《史记·封禅书》载：“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后来的《汉书·郊祀志》则更记载了具体的时间，谓“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而鼎沦没于泗水城下”。周显王四十二年当公元前327年，其时周尚未亡，而九鼎已经沦没，似乎与秦无关。到了清代，《汉书补注》的作者王先谦则推测说：东周后期，王室式微，为了防止大国觊觎传国重器，加上财政困难，于是销毁九鼎而铸钱币，以解燃眉之急，对外则诡称九鼎亡佚，免得强藩兴兵前来问鼎。此说虽似有理，却仍无事实依据，难以使人信服。

由此可知，夏王所铸传国九鼎，到周秦之际，便已神秘失踪。

篡国九鼎

自秦始皇以后，传国重器采用玉玺，不再用鼎。于是，九鼎逐渐淡化了其作为礼器象征帝王统治权力的作用。然而后世皇帝也有铸造九鼎的大事发生，女皇武则天和宋代徽宗皇帝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武则天称帝后不久，为了炫耀自己特殊的权威，即于天册万岁元年（695年）敕令重铸九州鼎，至万岁通天二年（697年）铸成。元代史学家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指出，这九只鼎中，“神都鼎曰豫州，高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州鼎曰武兴，雍州鼎曰长安，兖州鼎曰日观，青州鼎曰少阳，徐州鼎曰车源，扬州鼎曰江都，荆州鼎曰江陵，梁州鼎曰咸阳；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受千二百石”。武则天统治时期，将都城迁往洛阳，称为神都，属豫州，所以豫州鼎形制最大。

相传武则天命人铸造九州鼎，也仿照夏王之法，将各州的山川物产绘画在相应的鼎上面。九州鼎一共用掉铜材56万多斤。武则天还打算用一千两黄金涂抹在九鼎之上，宰相姚璹急忙劝阻道：“九州神器，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天质自然的美，况且臣下看到这些神鼎五彩明亮，互相映衬，完全不需要再在它们上面涂抹金粉来作为炫耀了。”武则天接受了他的意见。

武则天命令将新铸九鼎搬运到新建的通天宫去安置。由于九鼎个头实在太大，只得敕令宰相和各位亲王率领南北牙的宿卫兵十余万人去搬运，并把仪仗队里的大牛和白象都牵来帮助牵拽，好不容易才把这些大家伙从玄武门搬到了通天宫。唐王朝灭亡以后，

武则天所铸九州鼎亦不知去向。

亡国九鼎

在武则天铸鼎四百多年之后，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也曾两次铸造九鼎。赵佶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崇尚道教的人物，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他宠信道士，大兴符箓道法。当时有个道士叫魏汉津，自称是唐代仙人“李八百”（即李良）的学生，并得到李良鼎乐之法，精通音律。宋徽宗召见他，大喜。崇宁三年（1104年）正月，魏汉津上书请铸九鼎，徽宗同意，鼎于次年铸成。这些鼎起初被安放在九成宫里，后来又徙置于环像徽调阁。放在中央位置的是黄色帝鼐，祭以土王日，为大祠。放在北方的是黑色宝鼎，祭以冬至；置于东北方的是青色牡鼎，祭以立春；放在东方的是碧色苍鼎，祭以春分；放在东南方的是绿色冈鼎，祭以立夏；放在南方的是紫色彤鼎，祭以夏至；放在西南方的是黑色阜鼎，祭以立秋；放在西方的是赤色晶鼎，祭以秋分；放在西北方的叫魁鼎，祭以立冬。上述八鼎都为中祠，规格比帝鼐小些。据说这九鼎还曾一度改名，后来又恢复了旧称。

到了政和八年（1118年），宋徽宗又采纳方士的建议，铸造了神霄九鼎。其中最大的鼎叫太极飞云洞劫之鼐，其余八鼎分别叫苍壶祀天贮醇之鼎、山岳五神之鼎、精明洞渊之鼎、天地阴阳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灵光晃耀炼神之鼎、苍龟火蛇虫鱼金轮之鼎。这九鼎全部奉安于上清宝箓宫神霄殿。道家认为天的最高层名叫神霄。宋代道士林灵素对宋徽宗说：“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称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

宋徽宗用方士言，两铸九鼎，都是崇尚道教，祈求长生活动的一环。可惜没过几年，北宋就灭亡了，宋徽宗也做了亡国奴，十八鼎及其他财宝也被金人劫去，至今下落不明。

选自《文史博览》

志愿军靠什么顶住了美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三军当时兵力2.4万人，他们要在弹药口粮无补充的情况下，挡住5万余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难度可想而知。在半岛中间线附近的铁原，他们利用山峰作阵地，将187师、189师放在一线，188师作为预备队，摆开了防御阵型。

虽然有险可据，但“联军”的炮火过于猛烈。以往在国内打仗，炮弹声音可以分辨，但美军的炮就像刮风，一刻也不停。此时，美军急于向前推进，由于受到189、187师的顽强阻击，他们把所有能用的装备都用到了战场上，进攻接近于疯狂。



那么，志愿军靠什么顶住美军的？原来，他们发现美军打近战不行，于是在美军炮击时，就躲在地下工事，待炮停后美军步兵冲锋，一直等到对方只相隔20多米的时候猛烈反击，打得美军哇哇大叫，基本上每次都丢下几十具尸体就撤，然后又是炮击，又是冲锋，又是撤退……

选自《往事与旧闻》

戴笠『遗嘱』

◇文／陈侃章　图／段明



西安事变的演变在不知不觉中扯上了戴笠，且还是处在向和平转折的关键节点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戴笠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然危难之中的西安一行，毕竟烙上了历史的印痕，而戴笠本人也由此做足了文章。戴笠这一化险为夷的“妙招儿”，是在特定的背景下，亦是在无可奈何之中作出的自我保护之举。

“特务天王”空前惨败

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是戴笠的重点监视对象，戴笠与张、杨周围的亲信主动交往，以钱、色、情、职为手段，布下了不少棋子。

张、杨都是有心机的政治人物，为麻痹戴笠、CC系（国民党内部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代表的派系）所派特务们的监视活动，双方之间的往来采取“暗通明不通，上合下不合”的方法，有时还故意暴露一些双方矛盾对立的事件。老奸巨猾的戴笠满以为张、杨“强龙”和“地头蛇”斗争好戏会随着剧情的深入连续上演，却不知张、杨虚晃一枪，把戴笠他们的注意力转移了。事实也得到印证，由于戴笠这一情报系统的重大受骗，导致西安扣押蒋介石事件的顺利进行。

实际上，扣蒋的军事调配部署还是有不少响动的。自1936年12月8日张、杨决定实行兵谏后，双方分别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东北军方面，以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为临潼行动总指挥，一〇五师第一旅两个团在华清池周围地带警戒，一〇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率孙铭九的卫队第二营和王玉瓒的卫队第一营守卫华清池头道门，用一个连担任扣蒋任务。

对于这些调配部署和目的性很强的军事演习，此前戴笠也得到一些不着边际的信息，但戴笠斟酌后否定了其可靠性。早在戴笠之前，陈诚亦向蒋介石汇报过。或许事前不知情还可推说是张、杨保密工作严密所致，但事后不知情，且应对速度如此之慢，则素以情报灵敏著称的戴笠就无法解释了。

南京得到西安发生兵变的消息，是中央军樊崧甫部于1936年12月12日下午3时多发出的电报：“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戴笠获知西安异动后，如坐针毡，频频向西安秘密电台呼叫，可如泥牛入海。直至次日，特务处西北区区长江雄风才报告戴笠：张、杨异动，校长被押，情况不明。

而此时，公开媒体都报出确切消息，张、杨《对时局宣言》在12月13日西安《解放日报》上刊登；宋美龄已收到张学良发出的电报，连远在香港的宋子文也获知确情。这无疑打了戴笠一记闷棍，他的情报机构全线哑巴。戴笠度日如年，特别是南京当局决定准备对张、杨大肆讨伐，戴笠更感事态严重，一旦战火发生，不仅校长性命不保，而且他的人生之路也将发生重大逆转，前途不仅仅是渺茫而已！

正当戴笠万念俱灰之时，转折却突然到来，宋子文从西安返京后，即邀戴去自己住处，并告诉他将再次返回西安，并请戴一道同去营救委员长，这使他既吃惊又欣喜。

12月22日中午，戴笠随宋氏兄妹、蒋鼎文、端纳、郭增恺同乘一架飞机经洛阳转至西安。

急留遗嘱表忠心

戴笠在西安约为两天时间，从迄今所见的史料看，此行张、杨并没有为难他，反而给予他很高的礼遇、自由的行动。也许为了弥补此前的严重失职、挽回政治和忠心上的失分，心机极深的戴笠却留下一份怪诞的遗嘱，遗嘱是这样写的：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学良）寓地下室。

这份遗嘱实是戴笠城府之深的典型体现，它不是一般的矫揉造作，以便事后攫取遇危不乱、成功成仁的政治资本，为他进一步爬上高位再增加一块高高的垫脚石。

这份“遗嘱”虽未署日期，然从文中“自昨日下午到此”及“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推算，当写于12月23日，戴笠停留在西安的时间只两个晚上和一个多白天而已。那么，这两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先来看戴笠这两天的活动：

22日傍晚，赴西安众人抵张学良公寓，稍作停留，宋美龄去了蒋介石处，而戴则随宋子文、蒋鼎文与张学良洽商有关西安事变之事的处理问题。此事见宋子文日记和蒋鼎文纪念集相关记载。

是晚戴在张学良公馆用餐，一起用餐的有蒋鼎文和“西北剿总”的政训处处长曾扩情。曾扩情在《西安事变回忆》中说：“张（学良）把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三人送到蒋介石处，留戴笠、蒋鼎文和我三人在家晚餐，戴、蒋两人住在他家，我仍回到省银行。”

第二天，也即23日，张、杨提出西安事变谈判建议方案，宋子文感到棘手，于是赶忙召集蒋鼎文、戴笠商议对策，三人紧急会商后提出一个反建议方案，并报蒋介石批准，此事宋子文12月23日日记有较详细述及。

而到了24日，戴笠“不辞而别”离开西安，宋子文12月24日日记作如是载：“戴（笠）的不辞而别令敌手甚为不悦。”

假如事实真如戴笠所述“离死不远”，那么其时的戴笠就是“死囚”监管的待遇，他不可能参加谈判，不可能参加会商，更不可能在24日自由自在悄悄地离开西安。须知，其时在西安，张、杨若要除掉你，就像除掉笼中之鸟一样容易，戴笠纵有三头六臂，也难逃张、杨之网。

历史笑柄

张学良当年为什么同意宋子文把戴笠带来西安，无论从当时的情况看，还是晚年的张学良口述中，似乎都是在对戴笠的特务行径嬉笑怒骂，这位公子哥儿出身的政治家在尽情地戏谑这个不

可一世的特工王。

还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即8月底，在西安的特务们不通过张学良，就抓捕了张学良身边的人，包括东北大学的大学生宋黎、马绍周和关时润等。张学良愤然道：“捉人居然捉到我的头上来了。”于是乘机武力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戴笠这次到西安后，张学良给了他一个小小的下马威。张学良当时的亲信高崇民是如此记述戴笠在机场缴枪以及戴是如何向张诉求的：“宋子文第二次是陪同宋美龄负着和平的使命来西安，蒋的特务头子戴笠亦随机来西安，戴下飞机后，腰中插的手枪被我方战士缴械，到金家巷见张学良时泣诉其事，张立即把自己带的手枪摘下赠戴。戴大为感动，口称副司令伟大不止。”如果张要让戴“殉难”，还会给他手枪？

其后，张学良语带机锋地问戴笠：“老戴，你们的特务工作是怎么做的，我与杨司令搞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

戴笠也许没想到“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宋子文、蒋鼎文、陈诚以及曾扩情等都会有各种文字，通过不同渠道披露出来，梳理分析可知当时真相。足证戴笠的“遗嘱”是沽名掩世的“遗作”。

选自《大河文摘报》

中原大战中的美人计

◇文／民柬　图／颜玮



中原大战是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之间的军阀战争。因为这次战争主要在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及其邻近地区进行，所以又称为“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爆发前后。国内战局十分紧张，但给外国商人带来了大好的商机。大战还未打响，外国商人就忙着把一船一船西方军队淘汰下来的军火运进中国。然而，与那些贩运军火的外国商人不一样的是，在那些观察过中国内战的外国记者的眼里，中国人打仗，不只是用长枪大炮，而且还要用袁大头和烟土。无论各方军阀之间结盟也罢，交战也罢，各自的代表都在烟馆和娼寮里把酒言欢，大大

小小的交易不停地在签字画押，只要价钱合适，袁大头和烟土到位，战争也就结束了。

一边是阎锡山、冯玉祥，一边是蒋介石，一群小军阀首鼠两端，在两边都派有代表。蒋介石出手阔绰，对于这些代表，要钱给钱，要女人给女人，绝口不谈立场，也不要求他们站在自己这边。而阎锡山虽然也给钱，但斤斤计较。结果被蒋介石拉过去的人越来越多，连本来倾向冯玉祥、阎锡山的人，也都纷纷翻了脸。

在蒋介石的手下，有位专门撒钱的高手，大名叫作何成浚，此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位列上将，却没有带过一兵一卒的经历，而专干穿针引线、凿墙洞、挖墙脚的活计。中原大战的西线，蒋介石把何成浚派了过去当总指挥。

何成浚所指挥的军队，都是跟他没有任何渊源的杂牌军，这些如墙头草一般的小军阀，一个不小心，没准就倒戈了。可是何成浚自有办法。他从汉口调来一长列“花车”，停在战线己方一侧，花车里不仅有美酒佳肴、云烟云土，而且还有三千佳丽，几乎把整个汉口有点模样的烟花女子网罗一空；不仅自己这一方的军官可以进去享受，而且还十分欢迎对方的排以上军官过来享受一番，末了，还可以带一摞袁大头走路。

就这样，在中原大战的西线战场，留声机里软绵绵的靡靡之音，盖过了枪炮的隆隆之声。冯玉祥亲率主力在东线苦战之际，西线已经到了全线瓦解的边缘。大战结束后，几乎丢光了老本的冯玉祥在日记里写道，他的西北军哪儿都好，就是一见不得钱，二见不得女人。

选自《读者报》

巧得妙方

◇文／郭卉



一次，年轻的李时珍外出给人瞧病。中午时，他来到一个庄上，觉得口干舌燥，想找点水喝，就到一家去敲门。主人一看是李时珍，忙热情相让。一进院，嗬！满院子都是各种毛色的鸭子。原来，这是一户养鸭人家。主人端上茶，两人边喝茶边唠家常。唠着唠着，门外传来孩子的哭声。接着走进来一个男人，怀里抱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孩子哭个不停。来人对养鸭人说：“这孩子吃鱼，刺儿卡在嗓子里了，您给看看吧。”李时珍一听要养鸭人给孩子看病，心里挺纳闷儿，也没吱声，他想看个究竟。

这时，只见养鸭人从鸭群里抓来一只鸭子，用一根细绳绑住了腿，头朝下吊了起来，又拿来一个小碗，放在鸭子嘴的下方。一会儿，鸭子嘴里开始流口水了。流出的口水一滴一滴地落到了小碗里。接完了口水，养鸭人就把鸭子放了下来。他在碗里兑了水，叫小孩饮进。小孩喝了之后，咳嗽了几声，鱼刺儿吐了出来，也不哭了。李时珍一看，心里赞叹：这简直神妙极了！等小孩走后，就忙问养鸭人这是怎么回事。养鸭人说：“我看到鸭子吃小鱼，一口咽不下去时，在嘴里含一会儿，就咽下去了。我琢磨，这可能是口水起效。后来一试，果然挺灵。我用这个法子治好了不少鱼刺卡嗓子的人。”

李时珍听完养鸭人说的，暗暗记下了这个妙方，就这样，李时珍从年轻时候起，就处处用心记下民间的验方，解除了许多疑难病人的痛苦。

选自《民间故事》

拳师挨揍



1. 这拳师，拳谱背得熟，步法倍儿棒，人们对他既佩服又崇拜。



2. 一天，拳师两口子打起架来。人们都焦急得瞪大眼睛，为拳师老婆捏把冷汗。



3. “扑通”一声，拳师趴下啦！这怎么可能？有人说：“别急，拳师在玩儿虚着儿呢！”



4. 嘿！拳师在和老婆求饶啦！人们这才相信了自己的眼睛……



5. 乡邻们忙上前劝架，他老婆才算松了手，拳师趁机脱身。



6. 人们百思不解地问他，为什么打不过他老婆？拳师愤然地说出了原因……

刘启华 / 绘

（摘自《幽默与笑话》）

小小说月刊

小程序



即扫即读 无需下载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 6.00元
ISSN 1003-255X
9 771003 255209 14>